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卷一 |

天主教史



穆啟蒙 / 編著
Joseph Motte, S.J.

侯景文、陳百希 / 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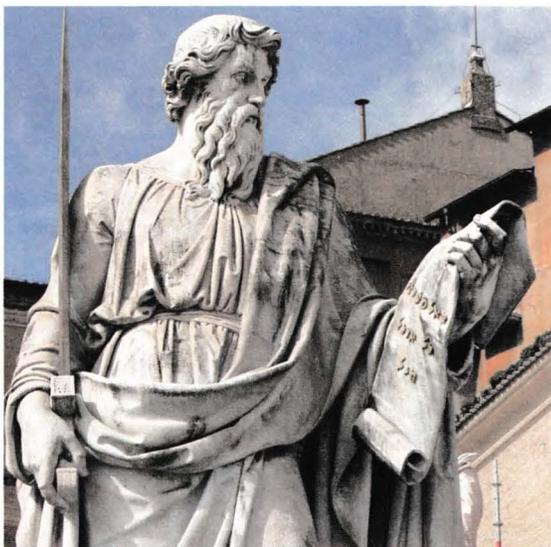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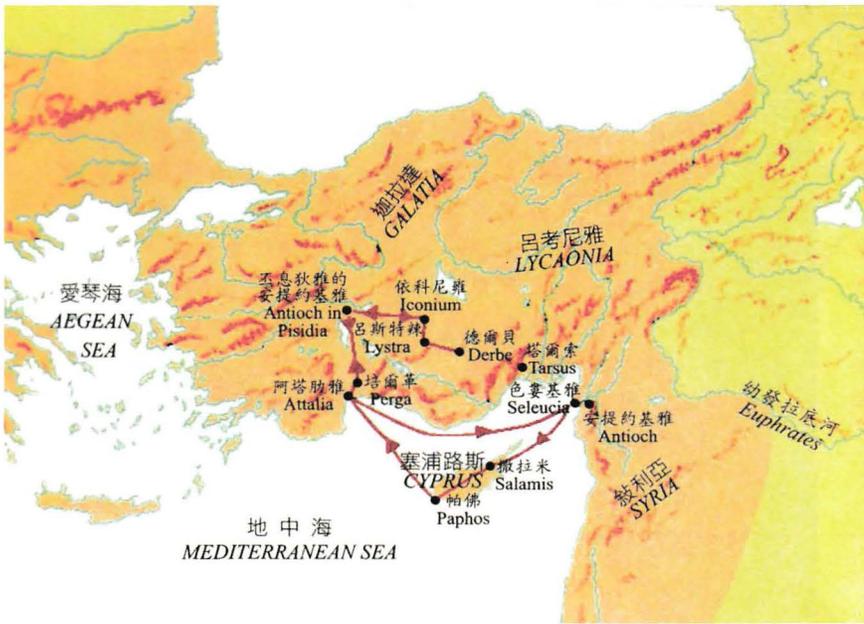
▲ 耶穌時代的巴勒斯坦。



- ▲ 梵蒂岡聖伯鐸廣場前的聖伯鐸雕像，聖伯鐸手拿著象徵掌管天國門戶的鑰匙。



- ▶ 梵蒂岡聖伯鐸廣場前的聖保祿雕像，聖保祿的雕像多佩戴寶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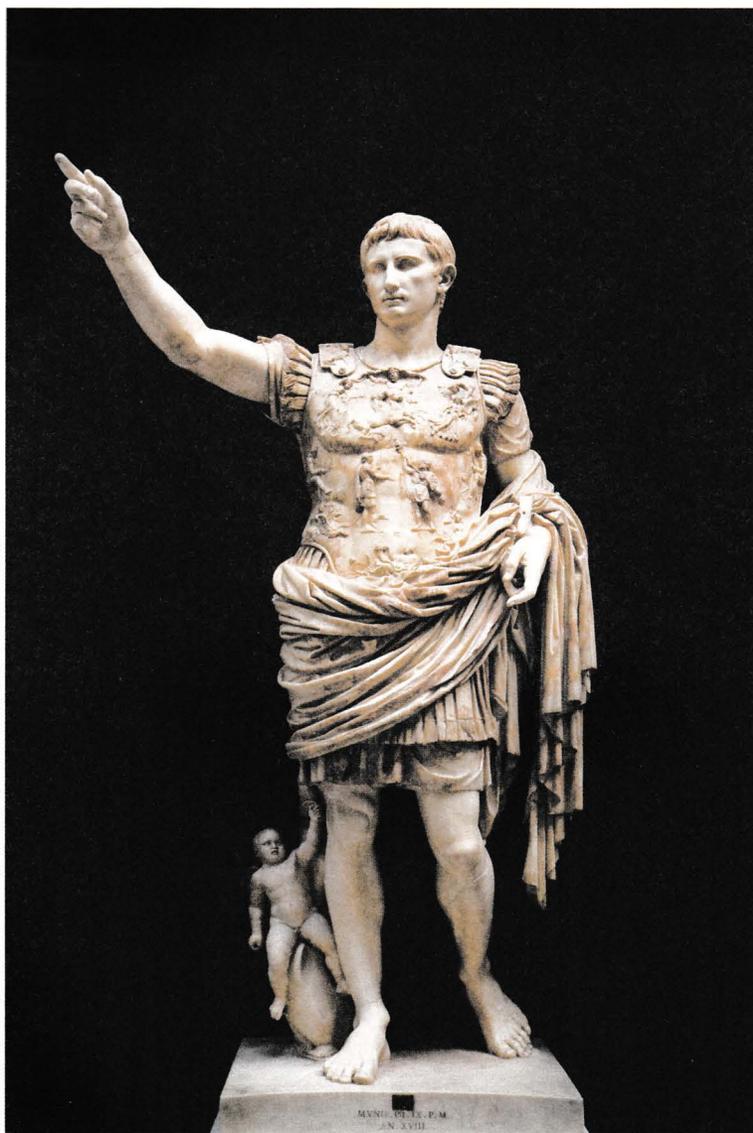




▲ 聖保祿第三次傳教行程。



▲ 聖保祿赴羅馬的行程。



▲ 奧古斯都 (Augustus, 63BC~14AD) 是耶穌降生時的羅馬皇帝。



◀ 基督被釘十字架及教會的誕生，都發生在提庇留皇帝 (Tiberius, 42 BC~37AD) 的統治末期。



▲ 新約時代的羅馬帝國版圖。



◀左圖是凱旋門上的浮雕，顯示羅馬兵丁正抬著由耶路撒冷聖殿內擄來的七叉金燈台，那是經常供奉在「聖所」的物品。（參閱第二章的「耶路撒冷的末日」）

▼下圖是弟督為紀念戰勝猶太人在羅馬敕建的凱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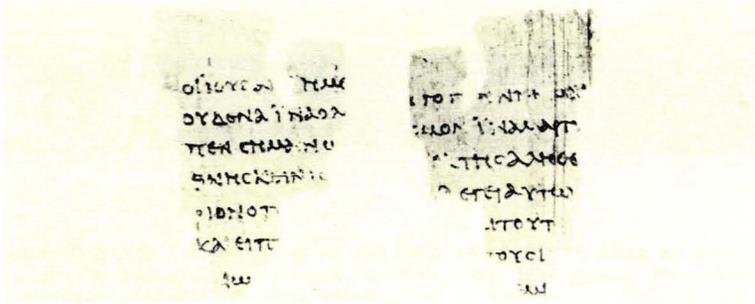




▲這是現在的耶路撒冷。前方是聖殿的遺址，它的基地建築在熙雍山上，公元 70 年時，羅馬大將弟督已把它夷為平地，正應驗了耶穌「石不疊石」的預言。遺址中央的圓形建築是一清真寺，名「俄馬寺」，是七世紀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後建造的。（參閱第二章的「耶路撒冷的末日」）



▲位於羅馬的圓形競技場（Colosseum），為羅馬皇帝威巴先（或譯韋帕蘇）所建，而於公元 80 年由其子弟督行了落成典禮。有四百年之久，這裡曾是劍客競技的角逐場，也是觀賞野獸食人的刑場。當時各省的囚犯解到羅馬來施刑，以供民眾娛樂，不知有多少殉道的聖人在這裡受刑的。這競技場留給後人憑弔的有兩種象徵：一是羅馬帝國的強大，另一個是殉道聖人們的英勇。（參閱第三章的「教難」）



▲上圖是流傳下來最早的福音抄卷（約公元120-140年），記錄在蒲草紙殘卷第52號，稱作 Rylands。這是在埃及發現的，正反兩面都寫有第四部福音第十八章的若干經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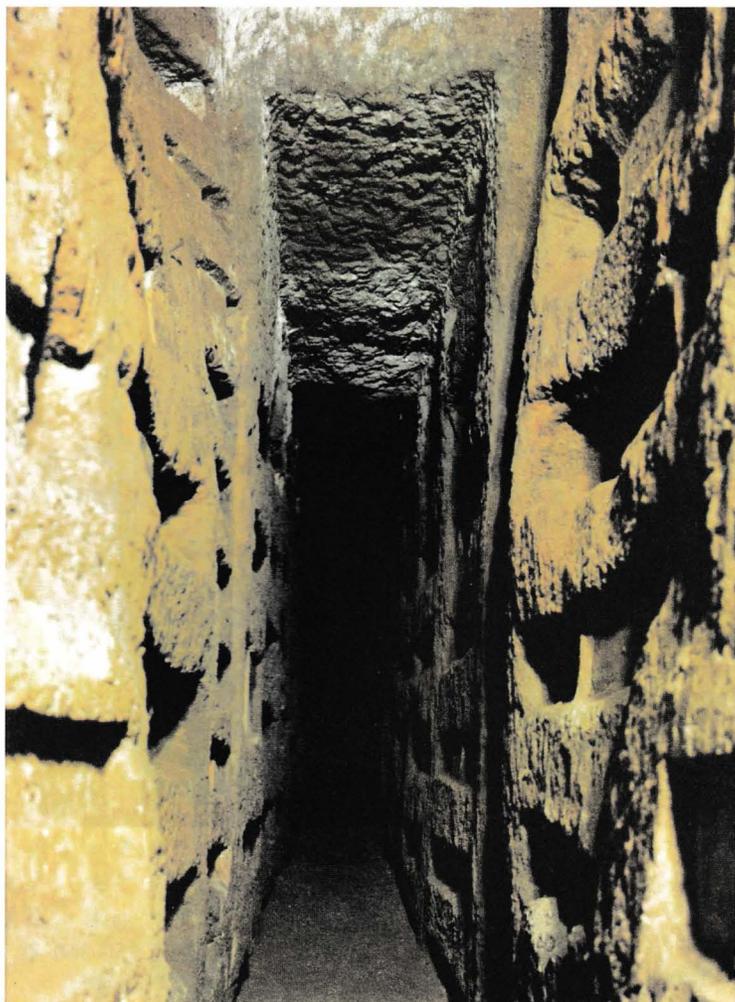


▶這「善牧像」是三世紀後期的作品，收藏於國立羅馬美術館。「牧羊人」本來是當時異教葬禮的象徵，但到了三世紀左右，成了基督宗教信仰的象徵。（參閱第三章的「地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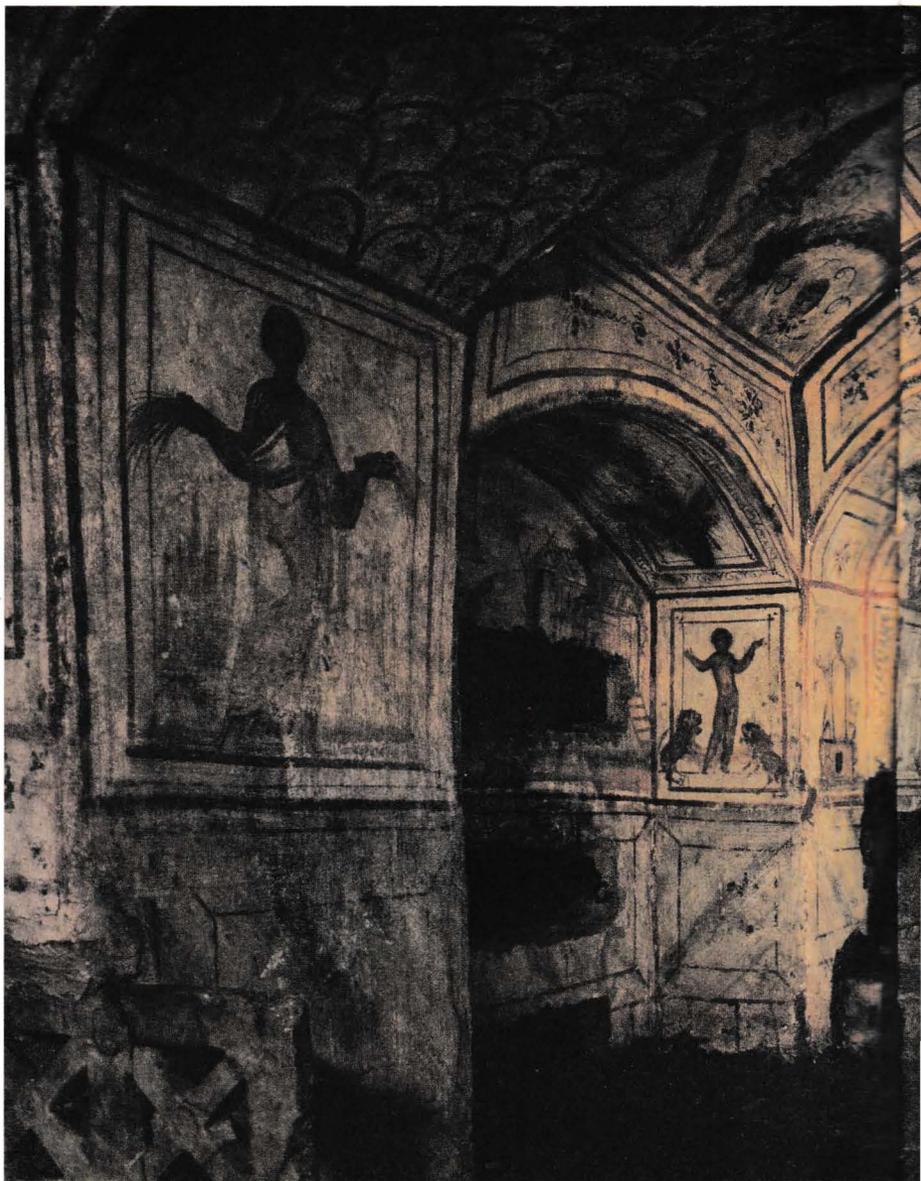
◀ 耶穌時代的墳墓特徵是：巨大的圓形石頭，沿著溝槽滾動，封住墳墓的入口。

▼ 地窟是教友埋葬死人和殉道者遺骸的地下聖地。在教難劇烈時代，也常以地窟為避難所。這是羅馬地窟的甬道，可看到兩旁壁上埋葬死人的墓穴。墓穴通常以石版封閉，上面刻著死者的姓名。（參閱第三章的「地窟」）





▲地窟由許多交錯的甬道組成，通常很低窄，有些是全家的墳塋、小堂或聚會使用。墳墓及牆上多飾以象徵性的圖畫，如以筵席表示聖體；以魚代表「耶穌、基督、天主、子、救世者」。此陵墓約建於公元350-360年。（參閱第三章的「地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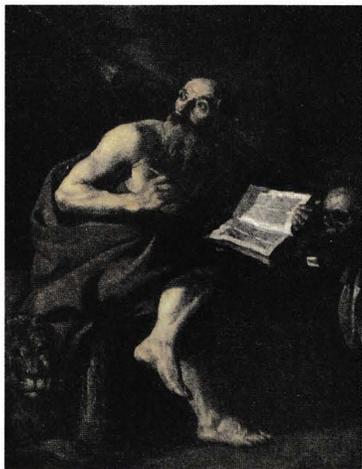




▲《米蘭詔書》以後，聖教會建造了許多聖堂，其中有不少經歷代修葺，至今尚存的聖堂，例如：最古老並保存最好的羅馬聖撒比諾大殿（Santa Sabina Basilica），建於422-432年。（參閱第四章的「禮儀敬禮與大殿」）



▲這是聖撒比諾大殿的原來形式，有兩排圓柱，飾以碎石嵌鑲的半圓聖殿，簡樸石桌形的祭台，留給我們一個君士坦丁時代所建聖堂的構圖。祭台前方以欄杆圍起來的神職班座位，是日後加建的。（參閱第四章的「禮儀敬禮與大殿」）



◀ 聖樂業 (St. Jerome, 340~420)



◀ 聖奧斯定主教
(St. Augustine, 354~430)

天主敎史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卷一 /

穆啟蒙 Joseph Motte, S.J. / 編著
侯景文、陳百希 / 合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 I

By Joseph Motte, S.J.

Translated by Joseph Tarc Hou, S.J. &

Andrew Chen, S.J.

Chinese Copyright © 1964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引言.....	23
教會歷史的分期.....	29
第一期：古代教會	
第一章 耶穌基督和初期的教會.....	33
壹 猶太的環境.....	33
貳 福音.....	39
參 耶穌其人.....	41
肆 十字架和復活.....	49
第二章 宗徒時期的教會.....	55
概況.....	55

歷史的根據.....	56
壹 耶路撒冷初期教會的情況.....	56
貳 教會向耶路撒冷以外發展.....	64
參 外邦人的宗徒.....	74
肆 伯鐸和保祿在羅馬.....	98
伍 其他宗徒.....	105
陸 新約聖經.....	107
柒 耶路撒冷的末日.....	109
第三章 教難時期 （自第一世紀末到 ^六 蘭詔書）.....	117
壹 二世紀和三世紀的羅馬帝國.....	118
貳 教會在公元初世紀的傳播.....	128
參 教難.....	134
肆 教會初世紀的生活.....	157
伍 公教文學與二、三世紀的異端.....	171
陸 最後戰爭與君士坦丁之和平.....	181

第四章 第四世紀教會的勝利

壹	第四世紀的教會與國家	192
貳	教會的擴張	201
參	教會組織與教友生活	204
肆	教會對社會的影響	212
伍	異端	217
陸	教父	226
柒	聖奧斯定	237
結論		245
人名中文索引		252
人名英文索引		262

引言

在公元廿九或卅年的猶太逾越節，耶路撒冷（Jerusalem）城外豎起三個十字架，三名罪犯同時被釘而死；其中兩名是強盜，另外一個的罪名是政治煽動者，至少祂的行刑牌示上是這樣寫的：「納匝肋（Nazareth）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

這種處決當時已司空見慣，不足惹人注意；歷史學家有許多其他事情可做，這類事件似乎根本不足令他們重視，何況被判刑的人往往只是為了微小細故，便輕易被判十字架刑。因此耶穌受審判以及受刑的經過，本來也會像其他案件一樣地湮沒無聞，但事實卻出人意外：祂的屍體雖由幾位生前好友和門徒敬謹安葬，翌日卻又活生生地出現在他們面前了。

自然這種結果許多人不肯輕易相信，連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不例外。猶太的祭司們買通了守墓的兵丁，教他們說屍體是在他們睡覺時被人盜走了。知識分子譏笑那些誠樸的善男信女，說他（她）們輕信幻想，羅馬的官吏也避免談論這事，以免有

損他們的身分：因此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這件事，在官方來說，便算結束了。

但天主教的起源，開始於納匝肋人耶穌宣傳福音，祂生活於羅馬皇帝提庇留（Tiberius）及般雀比拉多（Pilate Pontius）作猶太總督的時候，祂死後數星期，宗徒們便開始宣傳祂死而復生的消息，且有多人信奉；這都是無可置辯的歷史事實。

在記述天主教開始傳播的《宗徒大事錄》一書內，有這樣一段頗富意義的記載：在耶路撒冷，宗徒們不願猶太當局的禁令，堅決地宣傳耶穌復活的事蹟，證明祂就是猶太人所期待已久的默西亞——救世主。但他們被捕了，被帶至猶太最高議會受審，然而法官對此卻左右為難：一方面對宗徒們公開宣稱耶穌是天主感覺非常震怒，因為那個耶穌是他們判處死刑的；另一方面如果嚴厲處罰宗徒，又怕激怒民眾。於是，一位素被人民敬重的法律學士加瑪里耳（Gamaliel）便起立發言了，他先述說了不久以前，在巴勒斯坦（Palestine）興起的幾個搗亂分子，冒充默西亞聚眾作亂，但不旋踵便被消滅：「對現在的事，我告訴你們：『不要管這些人，由他們去吧！因為若是這計畫或工作是由人來的，必要消滅；但若是由天主來的，你們不能使它消滅，怕你們反成為與天主作對的人。』」（宗五34-39）

這話真有見解：假設教會是純粹人為的事業，耶穌也不是如同祂所自稱的天主聖子，猶太人儘可放心，她是站不住腳的，墳墓的封條便可決定她失敗的命運；如

果復活只是幻想，騙局很快就會揭穿，耶穌門徒即使能蒙混一時，不久便會被人唾棄，耶穌的名字也早已如同時其他的假默西亞一樣被人忘懷了！

然而聖教會已經受了二千多年的考驗，歷盡了艱辛阻礙，暴君的摧殘及內部的種種閹弱錯誤，卻仍繼續發揚光大，如芥子一般的小小種子，竟成了覆蓋全球的參天大樹；這實在是來自天主的顯明標誌。

天主教會的成員是人，散布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信仰耶穌基督為主，服從祂在世的代表——教宗，領受同一的洗禮，並按照耶穌給人留下的榜樣，努力習修各種聖德，道高德厚者被尊為聖人，成為人類最完美的模範。

教會是有形的團體，她的成員實行同樣的敬禮，受同樣領袖——教宗和主教們的領導；但這並不是她唯一和最重要的方面，她還有無形的一面，那便是靈魂，完全靠信仰和德行來培養。

所以教會是神的工程，教徒們尊崇信仰她的創立者——耶穌——為天主的聖子；耶穌也給祂的教會許下了永不會被反對的勢力所消滅。

不過教會的成員究竟是人，所以不能避免人類的錯誤和弱點；並且，她既然須在人世間生長，她的發展便與她生長其中的國家民族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為保持教理的純潔，為護衛道德不被私欲摧毀，她必須處處奮鬥。所以不明瞭社會的發展史，

也就不能明瞭教會的歷史；同樣，如果忽視教會的歷史，也無法認識人類全面的歷史。

天主教的歷史，凡是受過教育的人按理都當明瞭；那麼一位教友，如果對它一無所知，更是無可推諉的錯誤；因為那是他精神家庭的歷史，他能漠不關心嗎？

世間有不少的教會，都承認耶穌基督是她們的創立者，可惜各自為政；導致分裂的原因，都有其歷史的不幸背景，可是她們都希望有朝一日，凡信仰耶穌為救世主者，都能聯合起來，匯為一棧。

教會歷代所產生的聖人們，都是我們信仰的先驅，我們當步武他們的芳表。

可惜直到現在，還沒有適當的書籍，能滿足讀者對這一切的求知欲。關於教會的起源，戴業勞（Daniel-Rops）固然寫了不少的書；如《舊約以色列民族史》，《歷史中的耶穌》、《宗徒及殉教者的教會》，不過只闡述了初世紀的教會；于炳南神父編的《聖教會史綱》，也只提綱挈領地撮述了教會史的大要，未免流於太簡。為此著者不揣固陋，在公餘之暇編輯了這部《天主教史》，將教會的傳播、奮鬥，她所遭受的折磨和她的勝利，都予以簡短而扼要的敘述，對中國傳布福音的經過特別詳述，以符國人求知的殷望。不過想把兩千年來的史實彙於小小的一編，絕非易事；倘無先賢的開路前導，我們幾乎不敢下筆嘗試。歐美各國固然有不少的教會歷史善本，倘把它們囫圇翻譯出來，又不能適合中國人的需要；因為它們不是偏重西方，

便是偏重歐洲某一國家；而且往往假定你已熟悉西方一般歷史，為此不得不重新編輯，以求適用。

我們不擬供給專家們考據的材料，然而也非摭拾故事，對每一事件必求信而有徵，始予記述。

至於我們所參考的書籍，也無需在此枚舉，只將三部重要的介紹給大家便了：一是《聖教通史》（*Histoire de l'Eglise*）是在 Fliche et Martin 領導下所出版的教會史料的權威，現已出版二十冊；二是戴業勞所著的《天主教史》，已出版八冊，其中五冊已有英譯；三是 Mgr. Delacroix 蒙席所指導出版的《傳教史叢書》（*Histoire Générale des Missions*）共四冊（一九五六—一九五九）。

這部書是在百忙中急就的，雖自覺不夠完善，但因目下鑑於中文本的迫切需要，乃毅然付梓；尚希讀者教正！

教會歷史的分期

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但改變了教會的生活狀態，也自然形成了教會歷史的分期：

第一期：古代教會（自第一至第五世紀）（卷一）

教會的誕生及其在羅馬帝國內的成長；羅馬皇帝一再企圖消滅教會，均歸失敗，結果整個帝國反而都皈依了聖教。

第二期：中世紀教會（自第六至十五世紀）（卷二）

公元五、六世紀時，由於日耳曼民族的入侵，羅馬帝國終歸瓦解，教會也開始向蠻族施行教化，從而產生了一種新文化，就是中世紀教會。

第三期：近代教會（自第十六至二十世紀）（卷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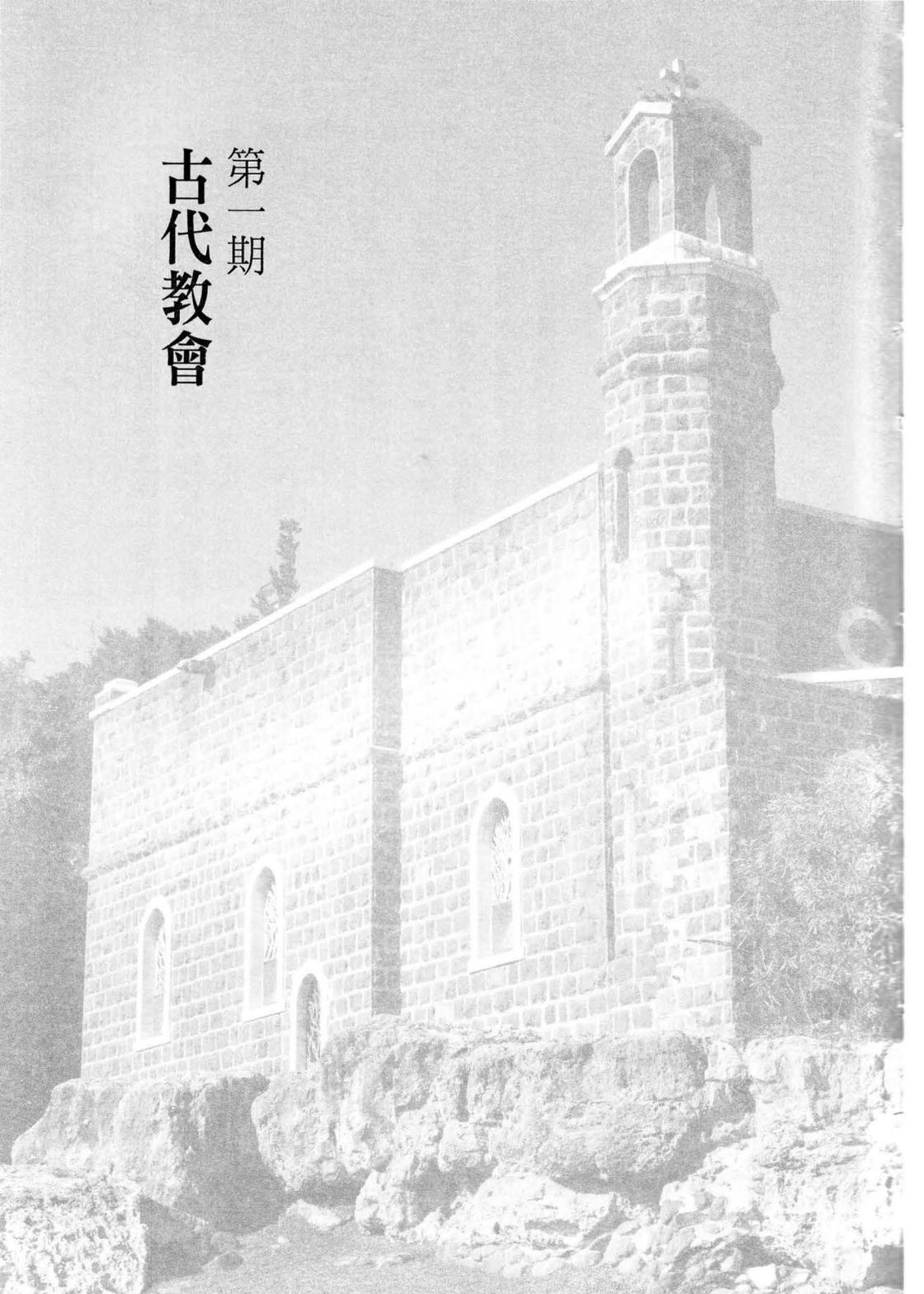
自十五世紀以來，西方民族在思想上起了極大的變化，近代的國家不斷地形成，在各方面爭取獨立自主。教宗的權力對內雖仍舊很大，但一向聯繫很密切的宗教和政治，卻逐漸分裂，歐洲信仰的統一也因基督教（Protestants）¹的產生而破壞。另一

方面，因新大陸的發現，傳教的工作獲得了新的園地，教會便向亞美非各洲大事進展了。

註釋

- 1 基督教，在我國僅指天主教、東正教以外所有信奉耶穌基督的教派。為分別起見，以下以「基督宗教」統稱天主教、東正教及基督教。

第一期
古代教會



前頁圖片說明：

耶穌復活後曾在加里肋亞湖邊顯現給門徒，共進早餐，並立伯鐸為宗徒首長（若廿一 15-19），這個地點可說是教會開始之所在。圖中這座建於加里肋亞湖塔布加（Tabgha）的教堂，就位在事發之地，正是為紀念耶穌所行的這件事。

第一章 耶穌基督和初期的教會

天主教之所以被稱為羅馬公教，是因她的領袖——教宗——兼羅馬的主教，但她的發祥地卻是猶太的宗教聖地耶路撒冷；當時巴勒斯坦已劃為羅馬帝國的行省。天主教的起源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絕非傳說的神話；無數的文獻和古物的證據，都能給我們確切地指明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及羅馬帝國的種種情形。

壹 猶太的環境

巴勒斯坦的猶太教

猶太民族自古所居住的巴勒斯坦，在地中海東岸，小亞細亞南面，同當時以地中海為中心的各國及亞洲的各國都不斷發生關係。西面是地中海，東面是約旦河流域的狹谷，北面是黎巴嫩山，南面的沙漠將她同埃及和阿拉伯隔開；面積還沒有台

灣大。

在他們的聖經中（也就是我們的古經，也稱舊約）記載著他們的宗教生活，以及與他們的民族歷史有關的傳統。約在公元前一千九百餘年，他們的祖先亞巴郎（Abraham）聽從天主的召喚，離開了祖國定居巴勒斯坦。猶太民族（也稱依撒爾或以色列）的歷史真是動盪最劇烈的，因地勢的關係，她無形中成了近東四個強大帝國（波斯、亞述、埃及、敘利亞）角逐的場所。無論就物質文明或武力來說，農牧的猶太民族，絕不能同她的強鄰相抗衡，因此屢屢受她們的統治。公元六〇年前，巴勒斯坦完全喪失了獨立，變成了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相等於今日的保護國。當時羅馬帝國對她所併吞的民族，都給以相當寬大的自治權；在巴勒斯坦，羅馬對一切革命性的行動雖然處置極嚴，但對當地的習俗卻特別予以尊重。國家由七十一名司祭和長老所組成的最高議會治理，他們能審判處罰違犯猶太法律的案件，但對死刑則為羅馬總督所保留。耶穌傳教時的羅馬總督是般雀比拉多。

在猶太歷史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他們總未被統治者同化，在各種困厄中，常能保持著他們特有的民族性和風俗法律，不受外族的影響。這種抵抗力完全來自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四周的民族都是信仰多神的，他們卻堅信唯一的真神——天主——是宇宙的創造者。可以說信仰是他們能生存而未被消滅的原因，他們法律中的

第一條是：「上主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主；你要全心、全靈、全力愛你的主——天主。」一個猶太人否認信仰，不但是背叛宗教，也是放棄猶太國的法律而自絕於猶太社會。

不過自有史以來，因為與崇拜邪神的民族相接觸，偶像的崇拜為他們常是一種可怕的誘惑；當他們喪失自由、淪為羅馬的屬地以後，這種誘惑更加迫切了。可是他們常能不顧一切地保持著對天主和法律的忠實，這實在是猶太民族的光榮，如果注意觀察一下巴勒斯坦居民的情形，便會感覺這種忠實更加難能可貴了。當耶穌在世時，巴勒斯坦共有居民二百萬，猶太人只占半數；沿海及東面的居民都是外族，在猶太人看來他們都算不潔，同他們一切的接觸來往都視為玷污自己，必須洗滌沐浴才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能潔身自好，確非易事。

根據福音的記載，法利塞人對這種隔離特別嚴格，他們是虔誠教徒的子孫，他們祖先在爭取自由的戰爭中表現過出奇的英勇，他們也熱烈護衛猶太的法律和習俗，因此便成了猶太民族的精神領導者。這種對真神和法律的尊敬，本來是堪當稱讚的，他們所自行加添的習慣風俗，也不能說不好，可惜弄得過分嚴厲瑣碎，只知注意外表，反而把愛主愛人的主要目標，棄置腦後了。他們以全力遵守那些外表的細節，而且驕矜傲慢，自以為是民眾的模範；對不懂法律不遵守習俗細節的人，表示極大

的輕視。所以他們不但同外教人自行隔絕，連其他的猶太人他們也盡力遠避。奇怪的是民眾並不嫌他們過分矯飾，反甘心聽從他們。

羅馬人深知猶太人對宗教問題絕不妥協，因此在以前所訂的條約中，承認他們有實行信仰的自由，甚至與羅馬法律有牴觸時也蒙豁免。例如羅馬帝國治下的人民必須敬拜皇帝，唯猶太人可以例外，這是猶太教所享的特權。

期待默西亞的來臨

猶太人對未來抱著極大的希望，這種希望支持他們在一切苦痛中甘心忍受，這是他們宗教生活的特徵。他們把自己的希望寄之於未來，期待著先知們預言的「默西亞」(Messiah)，祂是百姓的救主，天主要派遣祂來世上建立「天主的國」，祂要拯救、清潔以色列選民。默西亞要建立正義和平的國度，赦免人罪，上主要同自己的選民訂立新約，且要擴展到普世。

這種希望在耶穌那個時代更為熱烈，不過在許多猶太人的心目中已經變質；大多數的猶太人，在先知們的預言中已不在精神方面著眼，他們所憧憬的默西亞是一位勝利的君王，祂將把羅馬侵略者逐出以色列國境，建立一個超越萬國之上的富強康樂的以色列國。對於先知們像依撒意亞所描寫的，將來的默西亞是「上主的僕

人」，謙卑而為救人受苦，他們幾乎全忘記了。

猶太僑民

公元第一世紀時，猶太民族不再限於在巴勒斯坦聚居，不少的猶太人散居在全地中海盆地，這種情形從公元前六世紀業已開始。那時美索不達米亞好戰的民族亞述，戰勝了猶太人，把耶路撒冷城拆毀，把猶太人集體放逐到巴比倫達七十年之久。由於他們能委曲求全，終於得到了勝利者的信任，減輕了他們的奴役。猶太人本有經商的天才，許多人因而致富，在政府中也獲得了重要的地位；所以當他們獲准回國時，不少的人竟寧願留居巴比倫不歸。他們逐漸擴充自己的商業，由小亞細亞而埃及，漸及地中海整個盆地，這就是猶太人移居海外的由來。他們雖身居異地，卻不放棄他們的傳統精神和宗教信仰。因為梅瑟（Moses）的法律嚴禁他們和外教人混合，因此在生活的習慣和商業上都自成一派，絕不跟他們生活其中的民族相混合。他們到處受人憎惡，甚至迫害，因為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不免招人嫉妒；但他們在各國仍舊有財有勢，旅居海外的猶太僑民當時有數百萬之多，超過了巴勒斯坦本土的人數。

但這樣在外教人中僑居日久，難免不受影響；他們的思想逐漸開闊，對法律的

細節也不再遵守了。雖說該避免與外教人接觸，以便能維持天主子民的地位，但絕不能因為觸到了外教人的身體而整天去沐浴！現實生活把他們的視野展開了，他們採用了當地的語言，甚至在會堂中，也用希臘文誦念聖經了。

雖然如此，他們卻仍保持著一致的信仰；民族意識也很堅強，人人都期待著默西亞將要降來統治萬民。每年收集各地僑民的捐獻，匯交耶路撒冷聖殿，並派朝聖團去巡禮。根據猶太教規，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祭獻真天主的唯一聖地，每個忠實的猶太教徒必須一生中數次親到聖殿去巡禮。

此外，虔誠猶太人的宗教信仰，對外教人也有了不小的影響。一個唯一的、純神體的、至公至完美的天主的觀念，虔誠、質樸和潛心的敬禮，在熱心祈禱和莊嚴肅穆的歌詠中所熱誠講解的聖經，對在邪神廟的周圍吃喝玩樂的人們，吸引力確實很大。加以傳教士們僕僕風塵的到處說教——普通是些懷著宗教熱的法利塞人——他們也按照耶穌的作風，跋山過海，巡視各處會堂，勸外教人皈依真天主，遵守梅瑟的法律。信奉猶太教的稱為「歸化者」，分為兩種：一種是「及門的歸化者」，他們信仰唯一的天主，也舉行祈禱，遵守安息日，但不參加正式祭祀，算不了完全同化，因此只能到聖殿的門外，不能進入內部；另一種為「同化者」，他們參加猶太人的一切禮規，也領受割損，能分享猶太人的一切權力。

貳 福音

基督宗教起源於猶太教，故在初期二教的分界並不明顯，也不甚引人注意；為此當時的歷史學家對基督宗教很少記載，並不足為奇。

為認識基督，有四部福音，其中有最完美的教義和最崇高的道德律，它改變了全世界的面目，那是盡人皆知的：信徒們尊之為「聖經」。即使以純粹人為的著作來看，它也是歷史的重要文獻。

第一和第四部福音的作者是瑪竇（Matthew）和若望（John the Apostle）二位宗徒；第二部的作者是伯鐸（Peter，或譯伯多祿）的門徒馬爾谷（Mark），第三部是保祿（Paul）的門徒路加（Luke）寫的。四位聖史的記載是確實的信史，因為他們對所教導的事蹟知道得很清晰。瑪竇和若望同耶穌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三年之久，他們所寫的都是自己親眼所見的事實。伯鐸的門徒馬爾谷忠實地記述了老師的宣講，寫得非常生動。至於路加呢，在他的序言內明說「他是從頭仔細訪查了一切」才寫出來的。所以四位聖史為認清他們所記載的事情，是站在一種優越的地位，每次古代教外的歷史學家或考古學家想考證一件事實，都認為聖史們的報導是最寶貴可靠的。

聖史們的誠實，比他們實事求是的心不在以下。他們敘事簡明樸實，據實記載

且分毫不加掩飾。聖史雖明知宗徒們普遍受人尊敬，但沒有把他們誇大或理想化，也沒有掩飾他們的弱點，連宗徒之長聖伯鐸的缺失也赤裸裸地寫出。

儘管四福音書所記載的是歷史事實，但當注意的是古人對歷史的觀念和我們現在迥然不同。福音是先由吾主宣講，以後才記錄下來的，聖史們把耶穌在各時各地所講的道理搜集起來，大體絕對忠實，細節稍有不同；足證他們各照所知的記錄，絕無因襲傳抄之嫌。聖史們正如聖若望所說，並無意將耶穌所言所行的都記錄下來，福音雖說不上是耶穌完美的行傳，卻不失為忠實的寫照；初期的教友們對事蹟的真實性，必定詳加審核，絕不肯掉以輕心，因為那是他們信仰的根據。

事實上，除了超自然能力的事蹟外，沒人懷疑福音的歷史價值；但不少現代的思想家，認為相信那類的事蹟，與科學的精神不合。顯然，若想把奇蹟刪去，福音書已所剩無幾了。若因此否認福音的歷史性，那也不是科學的精神，那是在接受有充分證據的事實以前先存成見，一口咬定奇蹟是不可能的；如果事情與他們的成見不符，雖有充足的證據，也不屑承認。當知絕不能以這種態度觀察歷史，因為那是把歷史看作是哲學的理論了。如要否定耶穌所顯的奇蹟，基督宗教的起源便無法解釋；事實上基督宗教能傳遍全球擁有那麼多的信徒，並不是全靠奇蹟，這便是一件最大的奇蹟¹。

參 耶穌其人

耶穌的身世極平淡，一個普通的人，毫無與眾不同之處，誰也看不出來祂負著什麼特殊的使命；祂的同鄉萬萬想不到像祂那樣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匠人若瑟的兒子」，對民眾竟有那麼大的號召力。

然而不久之後，當他到達三十歲時，竟出乎人意料之外地在短短的數月中，遊遍了猶太全境，吸引了無數的聽眾。祂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天才演講家，民眾對祂始而驚奇，繼而悅服，終於被祂吸引得寸步不肯相離了。所以祂無論經過哪裡，人人都爭先恐後地來見祂聽祂；一次竟有五千人，婦孺尚不計算在內，一連數日跟隨著祂。難怪敵視祂的人們也不得不感嘆地說：「看，我們一事無成！瞧，全世界都跟祂去了！」（若十二19）

那麼，這位突然引起眾人的注意，而祂的影響力突破了時空的限制，直至今日尚在繼長增高的耶穌，究竟是怎樣的人物呢？

祂既非精神病患，也不是一個怪人，實在是一位傑出之士，只要和祂一接觸，就能使人衷心佩服得五體投地，能使信仰祂的人完全獻身，死而不辭。

一位無與倫比的演說家

祂真是一位無與倫比的演說家：這是祂的仇敵給祂的證明。因為一天司祭長和法利塞人差人去逮捕祂，但誰也沒有向祂下手，竟空手而回。司祭長問他們為什麼沒把祂帶來，差役們回答說：「從來沒有一人像祂講得那麼好。」（若七44-46）不過祂的言詞非常簡單樸實，與當時的聽眾甚為合宜，從日常生活中取譬，切合實際，藉目前的事實，講明最高超的真理，能使聽眾了解，毫不感覺陳腐庸俗。祂宣講天國、義德、愛德，及以心神以真理敬禮天主。祂教訓人有比飲食衣服更重要的事，在天大父愛世人，愛主愛人是最重要的誠命。總而言之，祂以淺顯的言詞，講論最含深意的真理，解釋極困擾人心靈的問題；然而卻很清楚透徹，使擁擠在祂周圍的聽眾能聽懂，毫無困難；而且內容異常豐富，直到今日，還使我們對祂言詞所包涵的意義，咀嚼不盡。祂從容不迫地暢談宗教和道德的真理，說來堅強確切，毫不猶豫，聽眾都清晰地看出來，祂說話「有權威」，與法利塞人和經師完全不同；他們只知離題很遠地嘵嘵爭辯，引經據典，毫無主見，總不敢負責地解決疑難的問題。

祂的言論不但有權威，而且能折服人心，富有吸引人嚮往追隨祂的熱力。可是祂絕不徇私也不激怒；道理雖然嚴肅，但祂的聲音和德容道貌，卻處處能吸引人。

耶穌有出奇的能力

這位納匝肋的匠人，對宗教的使命，雖然沒有受過任何栽培訓練，祂卻有一種天賦的奇特能力：大自然的一切潛力好像都在祂的掌握之中，祂能隨意處置，連天主的全能祂也能運用；祂能洞察人心，未到先知，在四十年之前祂已預言了羅馬人要圍攻耶路撒冷，城牆和聖殿都要徹底摧毀，石不疊石。祂用片言醫治了無數的疾，其中有瘋癱、瞎子、癲瘋等人力不治之症，祂卻能一命就好，話到病除；祂能起死回生，聖史們記載了三個。自然界也聽祂的指揮：一次用五餅二魚使五千多人吃飽，還剩下十二筐；一聲喝令便平息了狂暴的風浪。以上種種，並不是祂生活中的插曲，乃是和祂的人生不能分割的重要部分。我們閱讀四福音書，到處能看見民眾對祂的敬仰，門徒們對祂的依戀信服，仇敵們對祂的妒恨，和他們所掀起的爭論：這一切都是由於祂所做的超自然事情。

耶穌對人的態度

耶穌同人的來往，交織著慈善和偉大無比的權威和毫無保留的同情。祂最平易近人，慈祥無比，祂憐憫羣眾如無牧的羊羣；祂雖一貧如洗，見別人的困難卻不能

無動於衷；祂不忍坐視追隨祂的人沒有食物充飢，祂總未拒絕過求祂治療的病人，連最惹人憎厭的癲瘋祂也用手撫摸；許多人不顧祂的勞碌困乏，求見求治，婦女們也舉起自己的嬰兒請祂觸摸祝福，小孩子們也擁擠擠擠，爭欲接近祂；宗徒們有時感覺厭煩加以責備，耶穌卻不以為然，向他們說：「讓小孩子們近前來吧！天國正屬像他們這樣的人呢！」

最使法利塞人嘖有煩言的，是祂接待罪人和稅吏，甚至參加他們給祂置備的筵席；耶穌向法利塞人聲明說：「無病的人不需要醫生，病人才需要，我來不是為號召義人，乃是號召罪人悔改。」祂寬恕悔改的罪人，原諒釘死祂的刑役，赦免和祂一同釘著的右盜。祂雖對心地純潔的人和兒童們慈愛有加，然而卻嫉惡如仇；祂是極嚴肅的道德家，絕不准人離婚，連罪惡的思想也深惡痛絕；祂雖被稱為罪人的朋友，自身卻無瑕可指。然而祂的慈善卻不流於軟弱，什麼也不能阻止祂不顧祂的使命；祂認為當說的，便大膽地說，祂不怕招致仇敵的嫉恨，譴責罪惡，揭發偽善。不過祂並不是為摧毀敵人而故意表示嚴厲，乃是為引他們改邪歸正。祂為迫害祂的人祈禱，並為追求光明的人開路。

耶穌和祂的宗徒

耶穌從追隨祂的門徒中選擇了十二位，要他們放棄自己的職業，離開自己的家庭，完全獻身於祂拯救世人的事業。他們幾乎都是加里肋亞（Galilee）湖上的漁夫和手工藝人，耶穌同他們生活在一起，時刻不離。他們無疑都是些心地善良忠實的人，但有時未免粗率，對老師的教導理解遲鈍，對祂高尚的思想和慈悲的胸懷，往往不能了解。他們幻想著耶穌要復興以色列國，到那時他們便要高踞重要的地位了。不過耶穌很愛他們，絕不願以奴僕的身分待他們，卻待他們如朋友兄弟，並以身作則地陶冶他們，準備作教會的領袖，派遣他們兩人一組去試傳天國福音。這就是祂所預選，要在祂升天以後，監護、傳授、解釋祂教訓的十二位宗徒。

有一天，那是耶穌在世最後的一個夏天了，祂領了自己的門徒去到以色列的邊界凱撒勒雅境內，一路很親切地談著，耶穌問他們說：「人們說我是誰？」他們回答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耶穌直接向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西滿伯鐸（Simon Peter）說：「你是基督（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這種回答使耶穌非常高興，那表示他們已了解了祂，祂也宣稱伯鐸是有福的，並藉機聲明了伯鐸將來所負的使命：「我且給你說，你是伯鐸（磐石）²，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府的門必不

能戰勝她。」（瑪十六 13-16）那麼伯鐸是要作耶穌所建立的教會不能動搖的基石了。隨後耶穌又說：「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這些比喻的話都是表明耶穌把祂教會中最高的權位給了他，並且對他在地上所行的一切裁判，祂在天上都要認可。

耶穌究竟是誰

這個問題，是祂的一切聽眾，和祂聖善無瑕的生活及祂所行奇蹟的見證人都當提出的。祂是一個人嗎？當然，祂同我們一樣生於女人，從兒童慢慢長大起來，受過疲乏飢渴；祂也如同我們一樣，有一顆知道喜怒哀樂的心；祂也為祂的朋友拉匝祿（Lazarus）的死亡，和祂的祖國要遭遇的患難流過淚。不過祂同一般的人類顯然有不同之處。且聽祂自己怎麼說！

祂的行徑和祂的聲明，都使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來，祂不但是天主派遣來的使者，一位先知，先知中的最偉大者，而且是天主的聖子。

耶穌不只是一個人，那是無可置疑的。單從祂說話的氣派，和教誨人的方式去觀察，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祂說話有權威，卻不是像門徒複述老師的話那樣的權威，

不但表現出祂對真理徹底了解，而且表現出祂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並且祂真的也那樣說了：「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誰追隨著我，便不致在黑暗中行走，因為我是世間的光明。」祂雖為人誠樸謙和，但講起道理來卻堅決無比，而且祂的道理大都是前所未聞的新道理，祂也明白知道。祂甚至聲言有權修改天主給祂的選民所頒布的法律。自稱有修改法律的權力；便是自稱有和天主同等的權力了。

祂不僅是宣傳和命人遵守新的教義，且以自己為這新教的中心。祂屢次聲言：必須信仰祂，祂才肯顯奇蹟；如果願意追隨祂，就必須放棄一切，連父母兄弟財產也不能保留。不那樣辦，便不配作祂的門徒；愛慕奉事祂必須超越一切，連最正當合理的愛情也得放在以下。該為祂而工作，為祂而待一切的人如手足弟兄。人犯罪，便是得罪祂，死後要到祂面前去聽審；因為父把一切的權柄都交給了祂，父不審判任何人，卻把審判權完全交付祂手中了；並且祂審判的尺度將以人在生事奉祂的程度為標準。這是多大的口氣！這是怎樣的作風！

祂並且宣稱祂握有只有天主才有的赦罪權。這引起了猶太人極大的反感：「祂怎能那樣說呢？那簡直是侮辱天主！除天主外，誰能赦免罪惡呢！」誠然，如果耶穌不是天主，那真是對天主最大的不敬了。祂不但敢施行赦罪權，還自稱同聖父平等；實在也只有祂認識天主的一切奧祕，並且徹底地認識；反之，也只有在天大父

真正認識耶穌。聖父和聖子完全平等，為此祂說：「我同父為一體。」

不只宗徒們了解祂這種聲明的真實意義，凡聽到祂這種聲明的猶太人，都明白事體的嚴重；但因他們不能如同宗徒們那樣信服祂，所以感覺萬難容忍。為此福音書多次記載，他們要以侮辱天主的罪名，把祂用石頭砸死。耶穌也質問他們說：「我給你們做了許多好事，為了哪一件你們要砸死我？」猶太人答覆祂說：「為了好事我們不會砸死祢，而是為了褻瀆的話；因為祢原是人，卻把祢自己當作天主。」

「祢原是人」就是說祢不過只是一個凡人而已，這正是問題的關鍵！針對耶穌這樣明顯的聲明，只能有三種假設：或者真如祂自己所說的，祂是真天主；或者祂是一個精神病狂者；或者祂是一個大言不慚的騙子。

根據我們對祂所知道的一切，和祂精神的完美正常，可斷定祂絕不是精神病狂者。何況一個瘋癲的人，絕不能對人類的進步，有如此持久的影響。

祂更不能是一個騙子，人人一致承認，祂的偉大和聖德，都達到了極峰。一個瀆神的騙子，怎能行那麼多的奇蹟呢？何況祂又口口聲聲地拿奇蹟作祂神聖使命的證據，也正因為祂明言自己是天主，才被釘死的呀！

肆 十字架和復活

耶穌的死

耶穌的仇敵是法利塞人和猶太人的領袖——司祭：前者因為祂揭明他們的偽善惡意而忿恨祂，後者因為祂對民眾與日俱增的影響而嫉妒祂；加以祂的道理刺激他們很深，祂的純潔更使他們的罪惡彰顯，因此決心鏟除祂。他們多次設計陷害祂，都被耶穌揭穿；挑撥羣眾反對祂，也都告失敗。最後因耶穌甘願犧牲，被祂的一名宗徒猶達斯（Judas）出賣，他們才得以下手逮捕了祂。他們立即組織了法庭審問祂。設法對祂羅織成罪，無奈證人們彼此不符，罪名無法成立。於是大司祭蓋法（Caiaphas）起立問耶穌說：「我因生活的天主起誓，命祢告訴我們：祢是不是默西亞——天主之子？」按猶太人的想法：自稱為天主子，便是自比於天主，便是瀆神的大罪，依法當判處死刑，耶穌明知這個陰謀，但仍毫不遲疑地回答：「你說得對，我是。」於是眾口一詞地說：「祂該死。」

只有羅馬總督比拉多（Pilate）有權執行死刑，因此人們便對比拉多施壓力，教他按照他們的控告定讞；他讓步了。耶穌飽受人們的侮慢凌辱，受鞭打，戴荻冠，

最後被押解到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上，釘死在兩名強盜中間。經過三小時祂便斷了氣，草草地被埋葬了。

祂的仇敵記得祂曾預言死後三日要復活，便請准羅馬總督，把耶穌的墳墓封閉，派兵看守，以免祂的門徒盜屍，然後詭稱祂復活。

其實這種防範未免多餘；因為宗徒們從未想到默西亞會被釘死，現在本國的首長既把祂判處死刑，他們感覺頹喪已極；宗徒的領袖伯鐸竟嚇得三次否認了祂；只有若望一人同幾位婦女追隨祂到十字架下，其餘都紛紛逃避。他們原希望祂解放以色列民族，現在墳墓被大石一封，他們便完全絕望了，盜屍一層，根本連想也不會想！謀殺耶穌的猶太最高會議人員，本可高枕無憂，納匝肋的耶穌已成過去，不足畏懼了。

如果耶穌不是祂所自稱的天主，的確可說已成過去；祂既然已死，祂的事業便完全塌台，可視為一大騙局而已。

復活

完全塌台，只是耶穌仇敵們的希望；實際上教會的奇妙歷史可說剛剛開端。在耶穌受難釘死時逃散的門徒，雖然仍在躲藏，但已重新集合；重大的事蹟便在此時

發生了。仇敵們雖費盡了心機，想阻止耶穌的屍體被盜，而墳墓卻真的空了。祂是否真復活了？宗徒們最初的反應是不信。後來他們既然親眼見了顯現給他們的耶穌，親手觸摸了祂復活起來的身體，又同祂一起吃飯，這才明白了先知所說和耶穌屢次給他們講解過的：「基督必須先受難，然後才能享受榮耀」，祂的死亡乃是救贖人類的犧牲。此後，復活的耶穌屢次現身給他們，同他們相處了四十天之久，給他們講解天國的道理。一次同他們聚餐時，叮囑他們暫時不要離開耶路撒冷，等待聖父所恩許的：「你們要領受降臨於你們的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給我作證。」（宗一4-9）——他們為把福音傳到地極，的確十分需要聖神的德能力量，因為敵人聲勢洶洶，他們的處境極其危險。「耶穌說完了這些話，便在他的觀望中，冉冉上升，有塊雲彩接了祂去。」（宗一9）

遵照耶穌的吩咐，宗徒和其他門徒，還有耶穌的母親和一些婦女，共約一百二十人，每日集合在一個友人的樓房裡，同心同意地專務祈禱，期待著耶穌所許的「施慰的聖神」。

五旬節

耶穌升天後第十日，正是猶太人盛大慶日之一的五旬節（宗二1-41）——是

紀念梅瑟在西乃山領十誡版的日子——忽然隆隆一聲巨響，好像暴風颳來，由天而降，充滿了他們所在的全屋，他們看見好像許多火舌散開來，停在每人頭上，他們便充滿了聖神，照聖神所賜給的，說起各種方言來。

那時在耶路撒冷有各處的朝聖者，不但來自巴勒斯坦各地，還有散居各國的僑民；他們一聽見那個聲音，便都聚攏來。他們聽見宗徒們正在出神地講話，十分驚奇，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於是異口同聲地說：「他們不都是加里肋亞人嗎？怎麼我們每人都聽見他們講我們出生地的方言呢？我們中有的帕提雅人、瑪待人、厄藍人和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及卡帕多細雅、本都並亞細亞、夫黎基亞和旁非里雅、埃及和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亞，以及僑居的羅馬人……怎麼我們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話讚美天主呢！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他們喝醉了嗎？」

伯鐸便站起來，請大家安靜，他高聲向眾人說：「這些人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喝醉了，現在才只是早晨九點鐘啊！（幹麼這麼早就喝醉！）這乃是為應驗先知岳厄爾（Joel）所預言的：『我要將我的神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然後，伯鐸向大家講解宗徒們時常傳布的道理，就是：你們期待默西亞嗎？祂已經來了，就是納匝肋的耶穌，被你們藉外教人的手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祂所行的奇蹟，便足以給祂作證，但最大的奇蹟是天主已使祂復活，我們都是祂的見證人；按照達味（David）

聖王的預言，祂從此坐在聖父右邊，永生永王。

這些話刺痛了他們的心，遂向伯鐸及其他宗徒們說：「諸位仁兄！我們該做什麼呢？」伯鐸便對他們說：「你們悔改吧！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於是凡接受他的話的人，就都受了洗；在那一天教會就增加了三千信徒。

教會就這樣在聖神的吹拂下開始生長。宗徒們也因聖神的德能有了徹底的變化，前後判若兩人；他們以前那樣膽小怯懦，現在任何恐懼、任何勞苦、任何迫害，都不能阻止他們為被釘死而復活的耶穌作證，他們每人最後也都為真理作證而傾流了自己的鮮血。

註釋

1 宗徒及由猶太教歸化的初期信友，信耶穌是天主聖子——也就是真天主，那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猶太教最突出的特色是信仰一神，並期待默西亞降來為王；教他們相信耶穌是天主（接受這樣的教義）絕非易事。耶穌超凡的聖德固然值得信任，但耶穌最初的門徒和以色列的法律學士同樣認為：在天主和人中間有無限的距離；一個人自稱同天主平等，真是瘋狂。一位有科學價值的歷史學家必須答覆這個問題：有什麼顯著的事實迫使猶太人接受同他們的信仰如此相反的教義呢？只有一種答覆能使人滿意：就是耶穌明明說了他是天主聖子，並用奇蹟作了證，奇蹟中最大的是祂死後第三日復活；這是祂有天主權能的最有力證據。除此以外，宗徒們的信仰和基督宗教的起源便無法解釋。

2 這裡吾主對伯鐸的名字，用的是音和義的雙關說法，中文很難直譯。他原來的名字是西滿，吾主給換為「刻法」，那是希伯來音，意即磐石。所以吾主的話若直譯，便是：「你是刻法（磐石），我要在這刻法上（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

第二章 宗徒時期的教會

概況

從聖神降臨日直到最後一位宗徒去世，在這一個階段內，教會蓬勃地發展，信教者日眾，而且非常虔誠。宗徒們把自己所見所聞的事，就是耶穌生平的事蹟，祂的道理和精神，傳授給人，作基督的證人。

這個新教既產生在猶太，最初皈依她的自然都是些猶太人；可是不久就遇到了頑強的阻礙，因為大多數的猶太人很難相信，而外邦人不先行猶太化，如何能信奉天主教？但是耶穌的吩咐非常清楚：「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所以宗徒們便毅然轉向外邦人了。聖保祿——這位外邦人的宗徒——幾乎走遍了希臘羅馬的世界，伯鐸、保祿兩位大宗徒更把基督的信仰帶到了帝國的核心——羅馬，並為真理作證，在那裡傾流了自己的鮮血。

歷史的根據

對於教會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初步發展，以及聖保祿的傳教情形，《宗徒大事錄》一書告訴我們的不少，那是第三福音的作者，聖保祿的同僚聖路加寫的。所記的大部分事蹟都是他親自經歷的，對於不是他親歷的部分，也是得之於直接的證人，所以寫起來生動活潑，表示他對所記載的事蹟完全熟悉。每與考古學家研究的結果相印證，發現完全符合。聖保祿的書信及新經中其他部分，對這個時期的教會也提供了我們不少的資料。

路加的記述，可惜到聖保祿被囚，初次至羅馬時即行中止（公元六一—六三年），對以後的事，我們只能從新經其他部分及普通書籍和不十分確實的傳說中，窺其一鱗半爪而已。因此對這時期，仍有許多晦暗之處，無法解決。

壹 耶路撒冷初期教會的情況

早期教友的團體生活

聖神降臨日三千人受洗之後，教友的人數日增。聖路加對早期教友們的團體生

活，描寫得非常生動。

初期的教友，對猶太教的教規還沒有放棄：他們還按時進聖殿去祈禱；在飲食方面，仍保存著潔淨與不潔淨的分別；仍舊遵守安息日和割損禮。不過也有他們與猶太教不同的集會。最突出的集會，就是所謂「分餅」。因為耶穌在受難前的晚上，同門徒們一起進晚餐時，「拿起餅來，祝謝了，給他們擘開說：『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體。』隨後又拿起酒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拿去喝吧，這是我為你們傾流的血。』隨後又加了一句說：『你們要照樣做，為紀念我。』」宗徒們忠實地遵照耶穌的遺囑常重行這個儀式，信徒們也分享祝聖的餅酒；這就是彌撒聖祭的主要部分，一直到現在，常奉為敬禮的中心。

其次是佈道：宗徒們既和耶穌親密地共同生活了三年之久，每日飲食起居都在一起，因此他們所講的都是所見所聞關於耶穌的事蹟。誰也不能比他們更認識耶穌。他們不是由書本獲得知識的教員，乃是親眼目睹的證人；他們所講的題材，不外是耶穌的所言所行，祂所顯的奇蹟，和祂受難受死及復活等情節；總之一句，他們不過是把所聽和所記憶的老師的教訓，加以複述而已。這樣便形成了一種口授的傳統，也就是四福音所根據的寶貴資料。

但最使教外人驚奇羨慕的，是初期教友們彼此之間的友愛精神：「眾信徒都一

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沒有人說是自己的，他們的一切都是公共的。在他們中沒有一個貧乏的人，因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賣了以後，把所有的金錢帶來，放在宗徒們腳前，照每人所需要的分給每人。」（宗四 32-35）他們這樣做，並非由於任何法律誡命，乃是對耶穌的勸諭：「你如果願作完人，便該去變賣你一切所有，分施給窮人」，慷慨大量地予以實行而已。有一個叫納博（Barnabas，或譯巴爾納伯）的，他有一塊田地，賣了以後就把金錢帶來，放在宗徒腳前，人都稱讚他。可是也有夫婦二人，男名阿納尼雅（Ananias），女名撒斐辣（Sapphira），通同作弊，想欺騙聖神；賣了一塊田地，把金錢扣留了一部分，其餘的交給宗徒。田產賣不賣，完全出於各人的心願，任何人不得加以勉強；既賣了之後，地價也歸各人所有，交與不交，或交多少，全由自己作主。伯鐸嫌他們存心欺騙，罰他們立刻身死，以為欺騙不實者戒。他們中比較富裕的，把自己的房屋借給別的弟兄們住，大家吃夥飯。在吃飯時常恭行所謂「分餅禮」，「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一起進食。他們常讚頌天主，也獲得了全民眾的愛戴；上主就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會眾。」（宗二 46-47）這種互愛的精神，不久便形成了信徒們所特有的一種標誌，引起了外教人一致的稱羨：「看，他們是多麼和睦相親呀！」

最初的教難

(宗三；四1-31；五)

教會的發展不久就遇到了困難，由於最初的教友都是猶太人，所以問題也就出在他們身上。他們雖然奉了新教，卻仍遵守著梅瑟所規定的禮規；但因他們已經信仰了耶穌，於是便和那些不信耶穌的猶太人發生了裂痕。例如，猶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六，最初的教友既然都是猶太人，自然仍舊予以遵守；但他們既然已信奉了新教，當然該慶祝耶穌的復活節，而這個節日卻是在安息日的次日。

不過這個問題還不太大。基本的衝突是因為他們信奉耶穌，而他們的首長撒杜塞和法利塞人，卻以褻瀆天主和破壞梅瑟法的罪名，把祂置之死地了。

這種矛盾非常嚴重，《宗徒大事錄》在前幾章內已有提及；事情發生在聖神降臨後不久。伯鐸和若望在第九時辰（即今天下午三時）上聖殿去祈禱，走過了聖殿外院，在兌換銀錢和販賣牲畜的人羣中穿過，正要進入名叫麗門的殿門時，有一個天生的癱子向他們討施捨。伯鐸向他說：「銀子金子我沒有；但把我所有的給你，因納匝肋人耶穌的名字，你行走吧！」那個癱子應聲跳起來，居然走起來了。奇蹟之聲一出，登時便傳揚開；於是大批的民眾都驚奇地跑來把顯奇蹟者圍繞起來，伯鐸便乘機講道，說明奇蹟的發生，並不是由於他們的能力或熱心，乃是因被釘死的耶

穌的名字而獲得痊癒。他又把當信仰耶穌是默西亞的道理，詳細地解釋了一番。最後結論說：「弟兄們，我知道你們所行的是由於無知……你們悔改吧！好消除你們的罪過……」正當他們宣講的時候，司祭、聖殿的警官和撒杜塞人跑來，大為震怒，便把他們抓去，押在看守所；次日便召開了會議，由大司祭亞納（Anas）主席、蓋法和其他判處耶穌的人也列席，開庭審問伯鐸。伯鐸充滿了聖神，侃侃而談，不怕激怒他們，向他們說：「你們所擯棄的石頭，卻成了屋角的基石。除祂以外，絕無救恩；原來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能賴以得救。」眾司祭的態度十分尷尬，他們不敢苛待宗徒們，深怕激起眾怒，因為奇蹟太明顯了，被治好的人正同他們一起站著。只是恐嚇了他們，不要再因耶穌的名字向人講道。伯鐸和若望卻回答他們說：「我們對所見所聞的，不能不講！我們寧聽天主，不能聽你們！」這個答詞從此便成了宣傳聖道的基本宣言。

這樣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對立，就愈來愈尖銳，猶太首長們也停止了緩和的態度而採取了嚴厲的手段，伯鐸和若望很快就嘗到了，他們又因宣傳福音而再度被捕，甚至受了鞭打。一方面猶太當局想盡方法，先在耶路撒冷，以後遍及各地，企圖阻止福音的傳播；另一方面呢，信友遵照著耶穌的教訓：「不肯把燈光放在斗下」，努力傳揚聖教。人愈迫害他們，他們的勇氣愈大，「以為耶穌的聖名受辱而感覺欣幸」。

建立執事制 (宗六)

直到現在，耶路撒冷的教友生活得相當愉快，教難對他們已變成精神刺激。可是好景不常，由《宗徒大事錄》上的一段記載，可以了解當時的教友不都是聖人，教會的內部也開始發生困難：「那時門徒日漸增多，希臘化的猶太人開始埋怨希伯來人，因為在每天的供應品上疏忽了他們的寡婦。」（宗六1）弟兄當中的小小摩擦，本來不是什麼大事，但後果卻愈來愈嚴重。

所謂「希伯來人」，乃指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土著，他們深以能保持自己的純粹血統為榮，講的是亞拉美語（同聖經的希伯來語極相近），受過法利塞教派的薰陶，雖然皈依了基督，仍舊保守著他們民族固有的精神。

所謂「希臘化的猶太人」呢，是其他散居國外的僑民，他們說的是希臘話，受過希臘羅馬文化的薰陶，思想比較開明。他們雖還遵守梅瑟的法律，但本能地覺得真宗教並不限於遵守外表的儀式。耶穌所講「當以精神真實敬拜天主」的話，在他們身上獲得了很深的反應。

以下是事實的經過：當時是希伯來人負責分配救濟品和教團的飲食（誰也知道這種工作是費力不討好的）。他們表現不夠稱職，有偏袒本族寡婦，歧視希臘派寡

婦的嫌疑，於是希臘派教徒便到宗徒面前去申訴。宗徒們召集眾門徒說：「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經管膳事，實在不相宜。所以從你們中間檢定七位有好聲望，充滿聖神和智慧的人吧，好派他們管理這些事實；至於我們，我們要專務祈禱，並為真道服務。」他們便在聖神的佑助下，選了七名執事：有德範（Stephen，或譯斯德望，是位充滿信德和聖神的人）和斐理（Philip the Deacon，或譯斐理伯）等，他們都出身希臘派。宗徒祈禱以後，便給他們覆手，祝聖他們為執事，派他們管理公共膳事。不過他們不只負責物質的事物，也兼顧些神靈的工作，就是講道和付洗。這些新選的執事都是精神強幹的能手，不像希伯來人那樣保守，他們給了新生的教會一種堅強的新動力。《宗徒大事錄》在敘述了他們被選的經過之後，又加了這麼富有意義的一筆：「天主的聖道漸漸發揚，門徒的數目在耶路撒冷增加的很多，連許多司祭也服從了信仰。」（宗六7）

聖德範殉道

（宗七）

德範是執事中最熱心最活躍的一位，耶路撒冷城有許多會堂，來自羅馬各地的猶太人，經常在那裡聚會，也是德範活動的場所。他講的道理對希臘化的猶太人很有吸引力，他們的反應良好。

德範所講的，無非是宗徒們傳授下來的耶穌的教訓，可是他特別強調這幾點：這個新教會是要以精神和真理來信奉的；梅瑟的法律已經廢除；精神的教會不可再迷信外表的儀式，如同猶太人那樣繫戀物質的聖殿和牛羊的犧牲。這些話猶太人最不受聽因而惹起反感。

猶太人對德範的智慧和聖神的靈感既無法反駁，便對他動了殺機；他們設下了假見證，控告他褻瀆聖殿毀謗梅瑟的法律。他們於是召集公議會，把德範捉來聽審。但他絕不設法逃生，也不為自己辯護，一味宣稱自己的信仰：這是殉道聖人的一貫作風。

他向猶太人高聲說道：「你們常以保有梅瑟的法律自誇，卻不遵守法律；你們以有聖殿自豪，不過天主並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內。」最後他結論說：「執拗和心耳未受到割損的人們哪！你們時常反抗聖神；你們的祖先怎樣，你們也怎樣。哪一位先知你們的祖先沒有迫害過？他們殺了那些預言義人來臨的人，現在你們卻成了那義人的出賣者和兇手。你們這些人接受了藉天使所指定的法律，卻不遵守。」（宗七 51 ~ 52）

「他們一聽這些話，怒從心起，向他咬牙切齒。德範卻注目向天，看見了天主的光榮，並看見耶穌站在天主右邊，遂說道：『看，我見天門開了，並見人子站在

天主右邊。』他們都大聲亂喊，搗著自己的耳朵一致向他撲去，把他拉出城外，用石頭砸死了。證人們脫下自己的衣服，放在名叫掃祿（Saul）的青年人腳前。當他們用石頭砸德範的時候，他祈求說：『主耶穌！接我的靈魂去吧！』遂屈膝跪下大聲呼喊說：『主！不要向他們算這筆罪債！』說了這話就死了。」（宗七54-60）

這第一名為信仰而殉難的德範，也是最相似耶穌的一個。他如同耶穌一樣被拖至城外，無罪而被判死刑；證人控告的罪名是褻瀆梅瑟法律和聖殿。怎樣對付老師，也怎樣對付門徒。耶穌最後的一句話也出現在門徒口裡：「主！接我的靈魂去吧！不要向他們算這筆罪債。」

為我們這異邦人，聖德範可稱為信德之父。他是納博和保祿的前驅，是在耶路撒冷第一個完全脫離猶太教，宣布基督宗教獨立的人：這是異邦人加入教會的必要條件。

貳 教會向耶路撒冷以外發展 （宗八）

截至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都是宗徒們在耶路撒冷工作的情形；教會的基礎立定以後，便立即向外發展，從未停止過。教會不是凍結在一處的東西，限於一地，永無更動；她乃是一種活力，能適應環境，利用時代和地域的種種情形而擴展進步，

不忘她所負的使命，是擴建天主的神國。

教會建立不久，便向耶路撒冷以外擴展。猶太人慣常旅行；每當宗教節日，便有無數的朝聖者，或自巴勒斯坦各地，或由僑居的各國齊集耶路撒冷慶祝，也由此互通聲氣。洗者聖若翰（John the Baptist）所提倡的懺悔，以及稍後納匝肋的耶穌所宣傳的天國福音，都震撼了人心，播下了崇奉聖教的種子。及至聽到了耶穌確實已從死中復活，且多次顯現給伯鐸及其他門徒，又曉得聖神已在五旬節降臨在他們身上；於是希望的浪潮便由耶路撒冷，蔓延到巴勒斯坦，漸及於猶太僑民所散居的各地。從聖城返回的信徒，把新生教會的熱烈信仰，和彼此如兄如弟的愛德，傳到了各地；於是便仿照耶路撒冷的典型，建立了各個教會團體。

隨聖德範之死而來的教難，並未能阻止教會的傳播：特別受窘迫的希臘派教徒，紛紛離開聖城，回到出生地去找安身之所；這樣一來，反而大大地助長了教會的傳播。正如吾主所說：「你們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給我作證。」（宗一8）

在這次教會向外發展的過程中，執事們似乎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根據《宗徒大事錄》的記載，斐理去撒瑪黎雅一帶傳播福音。這在我們看來似乎很自然，但為猶太人則是奇恥大辱；原來被視為半猶太人的撒瑪黎雅人，在耶路撒冷及其他所謂

熱心的地方普遍受人憎恨，因為他們曾建築過一座聖殿，以與耶路撒冷對抗，那是猶太人認為不可寬恕的事。這由當初耶穌同撒瑪黎雅婦人交談，而引起宗徒們詫異，便足以說明。這個執事竟想去歸化這些被詛咒的人，聖城的信徒要有怎樣的感想呢？

斐理在撒瑪黎雅遇到了一個強有力的對頭，就是術士西滿（Simon Magus），他以妖術蠱惑羣眾，撒瑪黎雅人甚至想他握有天主的德能。然而斐理以奇蹟作後盾，能驅魔癒病，成就很大。西滿見自己信徒的數目日減，也要求受洗。

消息傳到耶路撒冷，使他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他們認為撒瑪黎雅新生的教團，是希臘人大膽的結果，於是便打發伯鐸和若望前去視察。

兩位大宗徒對斐理的成績表示讚賞：因為新領洗的教友還沒有領受聖神，於是就為他們祈禱，然後給他們覆手，他們就領受了聖神。我們看出來那就是堅振聖事；斐理無權給人付堅振哪！

西滿看見宗徒們一覆手，就能賦給聖神，便拿出錢來獻給宗徒，請他們把那個權柄也讓渡給他。伯鐸一聽，非常震怒，並且以天主的懲罰威嚇他；因為他心存惡念，妄想以金錢收買天主的恩惠。這就是「褻聖貿易」（也稱西滿罪，Simony，中世紀時，乃指「聖職買賣」弊端，即「買官」之意）的由來，沿用至今。

上主的天使命令斐理去耶路撒冷到戛匝的路上，那裡有厄提約不雅（Ethiopia，

即今衣索比亞)女王甘達刻(Kandake)的太監驅車經過；是一個皈依猶太教的人，他正從耶路撒冷禮拜回國。他在車上高聲朗誦《依撒意亞先知書》論默西亞受難的一段事蹟。斐理上前問他對所誦讀的是否了解。他坦白地承認說：「倘沒人指教，我如何能懂？」於是請斐理上車和他同坐。由於斐理懇切地為他講解，該大臣立即感動皈依，要求在路旁池邊就地受洗。據傳他回本國後，便成了他同胞的第一位開教宗徒。

最初進教的外邦人 (宗九31-11-18)

這時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平靜地過了幾個月，也許幾年，等候著暴風雨的來臨。教會在猶太、撒瑪黎雅及加里肋亞各省繼續發展著。

伯鐸在巴勒斯坦各地巡視了一周，他所行的奇蹟也有助於信德的增進。在里達(Lydda)他治好了一個癱子；在臨近里達的約培(Joppa，即現在的雅法)有一位慈善好施的寡婦名叫塔彼達(Tabitha)適才去世，她實在是窮人的救星，人們就去通知伯鐸請他快來幫忙。伯鐸一到，他們就領他到停放死人的樓上；所有寡婦都在那裡，哭著把塔彼達給她們所製的內衣外衣指給他看。伯鐸教眾人都出去，遂跪下祈禱，轉身向死人說：「塔彼達，你起來吧！」她便睜開眼睛看著伯鐸，隨即坐了起來。

伯鐸在約培住了些日子，住在一個名叫西滿的皮匠家裡，靠近海濱。聖神在這兒準備他，要促使他對教會採取一種嶄新的措施。事情經過是這樣的：那時他正在房頂上祈禱，可能放眼到地中海上，瞭望著那些出口的船隻……想起有多少外邦人等待援救？……忽然出神了，他看見天開了，降下一個器皿，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到地上來，裡面有各種四足獸，地上的爬蟲和天上的飛鳥，其中有猶太人所謂清潔的和不清潔的，混在一起。這時有一個聲音向他說：「伯鐸，起來宰了吃吧！」（剛才他餓了，希望進食，人正給他備飯。）伯鐸答說：「主，那絕對不可！我從來沒吃過污穢和不潔的東西。」那個聲音又向他說：「天主稱為潔淨的，你不可稱為污穢！」這種情形，一連發生了三次。

這些規定食品潔淨與不潔淨的法律，在我們看來好像無關重要，然而為一個以色列人來說卻非常嚴重，稍有信仰的人都寧死不敢觸犯，因此伯鐸竟致大惑不解。這種異象竟連續發生了三次；這是否表示天主已為教會開闢了新的途徑？舊的制度已失其效用？

正在這時有人來叩門；有人詢問是否有一個號稱伯鐸的西滿。他們由凱撒勒雅（Caesarea）來，是駐防那邊的義大利軍隊一名百夫長叫科爾乃略（Cornelius）派遣來的；他蒙天使指示，特來請伯鐸去講解教會的道理。這麼一來，伯鐸所見的異象便

很顯然了。他便同派來的教外人一起去，接受科爾乃略的招待，那算放棄猶太的嚴格法律，這很顯明是天主的聖意。

科爾乃略以天主的使者接待伯鐸，跪伏在他腳下叩拜，伯鐸拉起他來說：「我也不過同你一樣是一個人哪！」於是科爾乃略把一家所有的人都召集來，伯鐸便開始講道：把耶穌的事業、所留的教訓、所行的奇蹟，以及祂的死亡復活等都簡略地述說了一遍；最後還說：「我真明白了，天主是不分人的；在各民族中，凡是敬畏祂而又履行正義的人，都是祂所喜悅的……一切先知都給祂作證：凡信祂的人，賴祂的名字都要獲得罪赦。」

伯鐸還沒講完，聖神便降臨到所有聽道的人身上了。這使那些受過割損與伯鐸同來的信徒們非常驚奇，想不到聖神的恩惠竟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為他們聽見那些人都說各種語言，並頌揚天主。

現在該伯鐸來加以解釋了：「這些人既和我們一樣領受了聖神，誰還能阻止他們領受水洗呢？」遂吩咐他們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此時伯鐸既已確切明白了天主的旨意，對自己以前的狐疑也已釋然，以後對歸化外邦人的問題他便毅然加以擁護了。

耶路撒冷方面聽見凱撒勒雅這段經過，便起了騷動，以為伯鐸以神聖團體的領

導之尊，竟同未受割損的人同桌共食，未免太說不過去。伯鐸便挺身起來迎接這次風暴，說明自己是遵照聖神的指示行事，不該遭人非難。何況那正應驗了主所說的話：「若翰固然用水施了洗，但你們卻要因聖神受洗。」而今聖神洗滌了猶太人以後，又直接去洗外邦人，對割損和猶太教規毫不理會。「我是什麼人，能阻止天主呢？」

我們要明白宗徒這次大膽決定的意義，關係實在重大。把默西亞的恩惠——亞巴郎後裔的財產——分施給未受過割損的人，而不先行割損禮，便是表明基督教已脫離古教而完全獨立。精神和真理的教會，不可能同耶路撒冷的聖殿黏連在一起而受它的約束。外邦人和猶太人同樣被邀去赴天主在天國給人準備的筵席，此後無需乎先進猶太人的外圍去準備，可直接進去了。

黑落德·阿格黎帕迫害教會（公元四四年）（宗十二）

聖德範殉教後，風波時起時伏，總未全面安定，乃至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Herod Agrippa I）於公元四一年登極後不久，劇烈教難又告爆發。這個黑落德是耶穌誕生時為王的大黑落德的孫子，是殺害聖若翰的黑落德·安提帕（Herod Antipas）的姪子，他少年時代一直是在羅馬宮廷內度過的，放蕩不羈的生活早已使羅馬人側目。他是藉欺詐與陰謀恢復了他祖父的王位。他從羅馬剛到任時，為了獲得民族的

好感，就曾偽裝過對宗教熱誠，後為堅強民眾對他的信任，也曾逮捕過教友，用劍殺了若望的哥哥雅格（James，或譯雅各伯），這是十二位宗徒中第一位殉教的。他一看猶太人贊成他這種作風，便逮捕伯鐸。不過他一想十二年前逮捕監押的宗徒曾經神祕地脫險，翌日便又出現在聖殿中講道的事，這次便格外小心；他把伯鐸交給了四班兵丁——每班四人——看守著，等逾越節過後，再給民眾提出來。

這時耶路撒冷的全體教眾都懇切為他祈禱，無分晝夜地為他呼求天主。在黑落德要把他提出來的那天夜裡，伯鐸正被兩道鎖鏈聯鎖在兩名兵丁間睡覺，門前還有衛兵把守著監獄；四更天時（早上三點至六點），主的天使忽然來至監獄，一道光明照亮了監房，天使拍著伯鐸的肋膀喚醒他說：「快些起來！」鎖鏈便從他手上落下了。天使又向他說：「束上腰，穿上鞋，披上你的外氈，跟我來！」伯鐸只顧跟著天使走，也沒想是怎麼一回事，好像在作夢。他們經過了第一道和第二道崗，來到通往城裡去的鐵門前，鐵門自動地打開了。伯鐸到了大街上這才清醒過來，發覺是天主用奇蹟把他救出來。但是漆黑的夜裡上哪裡去呢？他想起了先往若望——號稱馬爾谷——的母親那裡去吧！她那裡經常是耶路撒冷的教友聚會祈禱的地方。那裡正有許多教友，雖然天已很晚，還在祈禱。他就去敲門，有一個使女聽見了說：「你是誰？」伯鐸說：「是我。」她認出來是伯鐸的聲音，高興地忘了開門，就進

去報告說伯鐸正在大門前。別人說她瘋了，她堅持說是。別人說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是他的天使……伯鐸不住地敲門。他們一開門，看見是他，都驚呆了。伯鐸擺手教他們別作聲，遂給他們述說上主怎樣領他出了監獄，他先命人把這事報告給雅格——耶穌的表弟次雅格（James the Less），便立即往別的地方去了。

次日天明，證實囚犯不見了，黑落德遷怒於衛兵，把他們處決了。但不久他也遭受了天譴。一日，他穿了國王的盛服，向提洛（Tyre）和漆冬（Sidon）二城的代表耀武揚威地演講，人民歡呼喝采說：「這是神的聲音，而不是人的聲音！」假如他是猶太虔誠的教徒，便該起而抗議那種褻瀆天主的諛詞，因為真神只有一個，就是天主。但他傲氣沖天，妄想自己理當受人稱揚；不料立刻遭受了天主的打擊，罰他腹痛難當，活活被蟲子咬死。

教難反而助長了教會的傳播，這真是黑落德始料所不及的。因為教難嚴酷，迫使教友離開了聖京，到別的地方去尋覓避難所，這樣一來，天主的聖言傳播得更遠了。《宗徒大事錄》說：「天主的道卻逐漸發揚光大。」（宗十二24）特別是安提約基雅（Antioch）——一個較遠的教團——收容了不少逃難的教友，據說伯鐸當時也到那裡去了。

安提約基雅 (宗十一 19-26)

今日早已衰落的安提約基雅，當時是羅馬敘利亞省的首府，僅次於羅馬和亞歷山大 (Alexandria) 的第三大城。它是商業繁盛的都市，希臘、敘利亞、馬其頓，以及其他各地的商販都有；羅馬的許多富紳在那裡都有別墅，真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富庶之地。城中有著名的書院，文化頗高；但娛樂場所也不少，風俗之奢靡，一如其他商業繁盛的都市；那裡猶太的僑民很多，也很富足，他們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特別區；在那腐敗的羣眾中，還能維持他們的信仰。

在這猶太的僑團中，基督的信仰很早已有了基礎，在聖德範殉教時，耶路撒冷的教友因窘難而四散的，經過各地來到腓尼基 (Phoenice)、塞浦路斯 (Cyprus) 和安提約基雅。他們在此開始宣傳福音，但只是對猶太人。隨後有些塞浦路斯和基勒乃 (Cyrene) 人來到了安提約基雅；他們已習慣和外教人同居共處，於是便開始向希臘人宣傳基督的福音。天主顯然很贊成他們這種嘗試，因為祂恩賜他們能行奇蹟，信而歸主的人，數目很多。這樣，在這個希臘文化的大城裡，一個完全脫離猶太教，純粹的基督教會便成立了起來。這個教會現在已以嶄新的姿態出現，需要給她一個獨特的名稱了，教友既已不是外教人，但也不是猶太教徒，他們是信仰基督的門徒，

「基督徒」的名稱就這樣首次在安提約基雅出現了。

這事傳到了耶路撒冷，那邊的宗徒曉得聖教會已衝破舊日的形式，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便派了聖納博來調查真相。聖納博生於塞浦路斯島，雖然是肋未族人，但講的是希臘話；他是一個心地善良，充滿聖神和信德的人。他到達了安提約基雅，一見天主所施的恩寵，非常喜歡，便勉勵新教友堅持信心，恆心不懈。

根據最古老的傳說，聖伯鐸曾在此駐蹕，雖不能確定年限，但他到過那裡，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迦二11）。

無論如何吧，安城地勢衝要，交通便利，當教會開始傳播的時期，它的確占了重要的地位。往日耶路撒冷為巴勒斯坦的中心，很易傳遍全境；現已進至希臘文化的區域。由此而漸及於羅馬，已不能囿於聖地一域了。對此開發工作，誰也沒有聖保祿擔任的角色重要。

參 外邦人的宗徒

保祿歸化

（宗九1~19，廿二5~16，廿六10~18）

這位給基督向教外世界開疆擴土的保祿，上邊已經提過，他就是聖德範殉教時，

給兇手們看守衣服的那個名叫掃祿的青年；他對戕殺德範無疑是贊同的。以後他更巡行各城市鄉鎮，蹂躪教會，把所有搜查出來的教友，不論男女，都加以逮捕，解送到耶路撒冷，予以監押。下面便要敘述，這個瘋狂反教的人，怎樣變成了最熱烈的佈道宗徒。

在德範去世不久，掃祿由大司祭處領了文書，去大馬士革（Damascus）搜捕教友。大馬士革是敘利亞當時的首府，位於耶路撒冷之北，約二二五公里處；那裡有一猶太經商的重要僑團。

由耶京到這城，有五六日的行程。在一片乾燥不毛的沙漠地帶，大馬士革城好似一個綠洲，遠遠望去，呈現著一幅青翠肥沃的景色。掃祿已接近目的地，城垣已經在望，忽然一道奇光由天而降，將他包圍起來，他便跌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向他說：「掃祿，掃祿！你為什麼迫害我？向刺錐踢踏，為你是難堪的。」掃祿問說：「主，祢是誰？」那聲音答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掃祿說：「主，祢要我做什麼？」那聲音答說：「你起來進城去，在那裡有人要告訴你，你當做什麼。」掃祿便起來摸索，他睜開眼，什麼也看不見了。陪他同行的人驚奇地看著他，說不出話來，他們只聽見了聲音，卻分辨不出字句。然而掃祿卻看得清聽得清，明瞭了一切，已完全被征服，無條件地向基督投降了。以前他瘋狂地摧毀教會，現在卻決

心盡力衛護她了。剛才他還痛恨教友，恨不得把他們殺光滅盡，憎恨這種道理，視為梅瑟法律的仇敵，剎那之間變成了基督的信徒，終其生為傳揚祂的聖名而奮鬥。他從地上爬起，雙目已失明，由他的旅伴帶領著向城內走去。距離城門不遠，在所謂「直街」上住著一位名叫猶大（Juda）的，保祿在他家住了三天，不吃不喝，只在祈禱中等候著天主的指示²。

當時在大馬士革城中，有一位基督信徒名叫阿納尼雅（Ananias），天主指示他說：「阿納尼雅，你起來，往那條名叫『直街』的地方去，要在猶大家裡找尋一個叫掃祿的塔爾索（Tarsus）人；看，他正在祈禱。」阿納尼雅很驚奇地說：「主，關於這個人，我聽許多人說：他在耶路撒冷對祢的聖徒行的多少壞事！他在這裡還有從大司祭得的權柄，要捆綁一切呼求祢名字的人。」主卻向他說：「你去吧！因為這人是我所揀選的器皿，為把我的名字帶到外邦人、國王和伊撒爾子民前。因為我要指示給他，為我的名字他該受多麼大的苦。」阿納尼雅便去了，進了那一家，給他覆手說：「掃祿弟兄！在你來的路上發顯給你的主耶穌打發我來，教你看見，教你充滿聖神。」立刻有像鱗片一樣的東西從他的眼中掉了下來，他便看見了，遂起來領了洗。

一位出生於希臘地域的猶太青年

這位被遴選把福音傳到外邦去的器皿，從小天主便準備了他為祂將來要負的使命。「我是猶太人，是塔爾索人，基里基雅省（Cilicia）的一個並非無名城市的公民。」這是保祿的自我介紹。他出生於一個希臘文化的商埠，所受的卻是最純粹的猶太教育，因此他兼有西方當時繁榮的兩種文化：這是天主奇妙的安排，為教他把基督教義，從狹隘的猶太教環境中，擴展到希臘化羅馬的世界去。

保祿是在公元五至十年之間，生於小亞細亞基里基雅省的首府塔爾索城。這是一個商業繁盛、文化發達的都市，是學術思想的中心，也是一個風俗奢靡的城市；它是聯絡歐亞的橋梁，陸路可以通達敘利亞、巴勒斯坦及小亞細亞各省，水路可達地中海沿岸各港口。我們可設想幼年的掃祿在碼頭上與同伴們嬉戲，見到從厄弗所（Ephesus）、亞歷山大、格林多（Corinth）、得撒洛尼（Thessalonica）、羅馬以及西班牙等地運來的各種貨物，那些地方都是他將來傳教的地域。這位一生在外教地域宣傳福音的傳教士，不分其對象是猶太人或外邦人，自由人或奴隸的偉大宗徒，便生長於這個大同主義的都市，那裡有羅馬帝國內的各種民族，頗有四海一家的風味。在塔爾索流行的是希臘話，因此保祿講希臘話，無論對學者或者普通百姓，同樣地

自然而流利。塔爾索有些尚武的精神，宗教的氣氛也很濃厚，對於救世者也有一種模糊的希望，然而對於淫靡的祭祀也很興盛。

保祿的父母屬於這城的猶太社團，因此在他誕生時便給他起了一個猶太名字掃祿。這和羅馬式的保祿一名音很相近，於是二者便兼用了。他的家庭享有羅馬公民的一切特權，這無疑是由於對羅馬帝國的優越貢獻，因為當時享此特權的很少。羅馬公民在帝國的領土內形成一種特殊階級，享有各種特權和方便，不名譽的肉刑不能加之於公民身上，這為便利傳教是不小的幫助；因此當保祿認為與傳教有利時，不惜要求他應享的合法權利。

保祿的父母既是忠實的信徒，絕不願使他受外教惡風的感染，很早便把他送進了塔爾索的教會學校；在那裡他開始學習誦讀希伯來文聖經和希臘的譯文，同時也學會了編織帆布的手藝。按當時猶太人的風氣，人人都會一種手藝，連最富有的人也不例外，博學鴻儒也以學得一技之長為榮，這樣在風雲不測時可以補助生活。保祿所學的是基里基雅的特技，即用羊毛織成一種堅厚的布，是做帳篷或行旅斗篷的料子。

大概在十五歲左右時，保祿被送到耶路撒冷，以便在名師加瑪里耳門下完成他的學業。加氏學問淵博，對忠實信守傳統有一種開明的看法。猶太人的教育全部是

宗教性的，無論修身、法律和歷史，都以聖經為根據。保祿在此不久，便成了一位標準的法利塞，對梅瑟的法律及法利塞派所增加的繁文縟節，皆忠實地信守不渝。他立志巡行各處，使人信奉唯一的真神，但對不肯信服他的，未免過分剛直，絕不遷就妥協。

可能在廿四、五歲時，保祿便出外旅行了；因為他從未見過耶穌，耶穌受難時他也不在耶京，當他回返耶京時，見新興的基督教會甚形活躍，並曉得了這股熱潮，在一名叫德範的煽動下，想取締梅瑟法律，並對聖殿漸漸表示輕視。因此便以狂熱的心情參加了公審聖德範的大會，並躬行參加執刑。從此他便自信受命自天，使他去撲滅納匝肋的耶穌所創建的這個新教會，擺出了最慘酷的姿態。天主也就在這時以奇蹟制服了他。

保祿學習的時代

(迦一15~21；宗九19~30，十一27~32)

大約過了八年或十年，保祿才正式去傳教。他在受洗以後，在大馬士革勾留了數日，乘機安慰鼓勵該城的教友，並給基督作證。他巡迴城內各會堂，向猶太人聲明耶穌的確是天主聖子，並且作證說：「祂由死者中復活了，我親眼看見了祂，親耳聽見了祂向我講話。」這實在使猶太人萬分驚愕。

保祿此時感覺有暫避塵囂的必要，他需要祈禱和反省，渴望同天主單獨晤對，並願藉從大馬士革所得的光照，重新去研究聖經。他於是離開了大馬士革，前去附近的阿拉伯曠野。大約在阿拉伯隱居了一兩年，以後重返大馬士革，在會堂中講道。反對他的人既不能反駁他的理論，便陰謀拘捕他，他們串通了本城的官府把城門關閉起來，以防他逃走，然而保祿賴信友們的幫助，終於縋城逃走了。

保祿逃出以後，便去耶路撒冷拜見聖伯鐸和其他宗徒。信友們還是不敢信任他，直到納博挺身而出，予以保證，才把他收留下了。但不久又遭受攻擊，差一點兒喪失了性命；於是不得已便返回了出生的本鄉，在那裡充實自己，準備擔負天主派遣他的傳教工作。

納博被派去巡視安提約基雅的教會，感覺需要助手，便去塔爾索找保祿；他們倆一起工作了一兩年，保祿對人的影響力逐漸增大。當時有一批安提約基雅的救濟金需要護送至耶路撒冷去，納博和保祿被推選擔任那份差事。及至安提約基雅發展到自立的狀況時，天主聖神便指派了保祿和納博擔任那方的傳教工作。

保祿的書信

有關保祿的事蹟，除《宗徒大事錄》的記述外，我們還可參考保祿致當時各教

會的書信；那些教會都是他和他的同事所創立的。那些書信頗具權威；他去世不久，教友們便爭相傳抄，以廣流傳。

每主日彌撒中，教友們可聽到有人朗誦書信中的一段，但必須閱讀全部，始能體會到他的精神。不過聖伯鐸也明明說過：保祿的書信的確不大好懂，含義深邃，感情豐富，有如龍門急湍，急瀉而下；他是不計較文法的，但若參考註解，細心研讀，也真覺「其味無窮」哩！

由他的書信我們可看出保祿的非凡性格：他的感情熱烈，心中對基督和人靈燃燒著一團又強烈又溫柔的火焰；他對所欲感化拯救的人，有慈母般的熱烈，又有嚴父般的剛強。他給斐理伯人寫道：「我所親愛的和所懷念的弟兄，我的喜樂和我的冠冕。」（斐四1）又說：「天主為我作證：我是怎樣以基督耶穌的情懷愛你們眾人。」（斐一8）向得撒洛尼人說：「我們當基督的宗徒，雖有權利叫人敬重我們，但我們在你們中卻成了慈祥的，像撫育自己孩子的母親。我們如此眷愛你們，不但願意將天主的福音交給你們，而且也願意將我們的性命交給你們，因為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你們也同樣知道：我們怎樣對待了你們中每一個人，就像父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勸勉、鼓勵、忠告你們，叫你們的行動相稱於那召選你們進入祂的國和光榮的天主。」（得前二7-8，11-12）他為愛人，甚至準備完全犧牲自己。

由他給教友們的建議和指責，我們不難明瞭最初教友們的情形，他們的精神和他們的困難。他們也給保祿提出了他們在生活上所遇到的問題，比如：對教外人和罪人該割斷一切關係嗎？祭肉能不能吃？結婚好呢，還是守貞好？奴隸對主人，主人對奴隸，父母對子女該持什麼態度等等……保祿給他們的答案，為我們仍舊大有用處。

對教會的若干基本道理，保祿比任何人都發揮得深，尤其對救贖的奧祕、肉身的復活、信德對救靈的重要和基督的妙體等等。

這些書信當然不是有系統的倫理或神學問題的論文，乃是對隨時所發生的問題的具體解答；但既是由聖神的靈感所推動寫的，便有普遍性的價值；聖教會對歷代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幾乎都能在保祿的書信裡找到答案，或至少找到答案的根據。

外邦人的宗徒

保祿周遊各處，度了二十二年傳教的生活。他身體瘦小，貌不驚人，加以常被一種慢性的疾病折磨，就是他所說的「肉身的芒刺」；那是一種瘡疾，還是眼疾？至今得不到確切的答案；但他對此常有自慚形穢之感。雖然如此，他既委身於宣揚福音的事業，他便全力以赴，可說他完全為了基督而生活。他的身體雖苦，心中卻

燃燒著熱火，使他有不怕一切的驚人活力。他不停地展開宣講、辯論和說服的工作，凡他到達的地方，不久便產生了新的教會；一處剛剛成立，便急急地又去他處播種。但他絕不放棄新成立的教團，常焦急地找機會去巡視；如果他本人不幸被阻，便派一位助手去代辦，或給他們寫一封信，以便鼓勵、訓誡或糾正他們。

為盡這樣的職務他有什麼資本呢？他是一名卑不足道、靠手藝生活的猶太人，但他有百折不撓的勇氣，對任何艱險阻礙都毫無畏懼。且聽他自己怎麼說：「冒死亡，是常事。被猶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四十下少一下；受杖擊三次；被石擊一次；遭翻船三次；在深海裡度過了一日一夜；又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由同族來的危險、由外邦人來的危險、城中的危險、曠野裡的危險、海洋上的危險、假弟兄中的危險；勞碌辛苦，屢不得眠；忍飢受渴，屢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體；除了其餘的事以外，還有我每日的繁務，對眾教會的掛慮。」（格後十一 23-28）何況他寫這些事時，還正在奮鬥，離結束工作尚遠。

在這位偉大的宗徒身上，哪一種優點不令人驚奇？他努力奮鬥，他那英勇，他那恆心不懈和他的智慧，他的眼光敏銳，一看便知該採何種步驟，該在何城建立中心基地，然後再向四方發展。我們也該承認，天主不斷用靈感和異象光照堅強他；如果他不是認為念念不忘自身的軟弱可憐更能榮耀天主，他很可以因那些異象而自

豪哩！

他的芳表自然也喚起了好多人委身事主，決心同他合作，分擔他的工作和勞苦。其中有馬爾谷，第二福音的作者；在他第一次巡行小亞細亞佈道時，馬爾谷面對那些困乏危險，曾表示過退縮膽怯，但在保祿被解往羅馬時，他又勇敢地和他同行。還有一位早期皈依的信友迪德（Tius，或譯弟鐸），一位羅馬公民息拉（Silas）；他以後作了保祿二次行程的伴侶；還有他最親愛的門徒茂德（Timothy，或譯弟茂德）；聰明而又細膩的希臘醫生路加，他後來寫了第三福音和《宗徒大事錄》，而大事錄的後半部所記載的，幾乎都是保祿的事蹟，直到他解往羅馬為止。此外還有幾位婦女，就如格林多的猶太人普黎史拉（Priscilla）和她的丈夫阿桂拉（Aquila），她曾保護過保祿，也曾供養過他。

保祿在各城傳教的方式，都是大同小異：他通常先在一個猶太朋友家裡安插下住處，如果有多餘的時間，便在那裡織布，以便賺錢養生。到安息日便去會堂，先念一段聖經，然後講解發揮，證明那段聖經已應驗在耶穌身上。若遇到猶太人強烈的反對，不得不放棄在同種人中傳教的工作時，便轉向外邦人佈道。他設法建立一個真正的教團，教他們每主日聚會；聚會時光聽念聖經，然後聚餐，以領聖體來結束。進入教會的條件是信仰耶穌和領受洗禮。對外教人，並不命他們遵守梅瑟法律

的種種禮規。為施行教會的奧蹟和管理教會，保祿建立了長老或監督³及主教的制度；迪德和茂德便是保祿最早所祝聖的主教。

保祿的傳教工作可分為兩大時期：第一期他只在地中海東部盆地、小亞細亞和希臘一帶佈道；在這期間他完成了三個傳教行程。第二期他利用解往羅馬的機會，得以在羅馬展開傳教工作。

第一次傳教行程 (宗十二~十四)

保祿同納博的第一次傳教行程，是自安提約基雅起身，先到塞浦路斯島，那是納博的出生地。在那裡遇到了羅馬總督色爾爵·保祿 (Sergius Paulus)，他對宗教很感興趣。總督身邊有一衛士，名叫巴爾耶穌 (Bar-Jesus)，他想從中作梗，不讓總督皈依。保祿予以嚴厲的斥責，並罰他眼目失明，以示懲戒。總督一見便歸化了。保祿從此以後，便常用他那羅馬式的名字「保祿」，而不再用希伯來式的「掃祿」了。他也由此看出來，天主給他指定的使命不是給猶太人宣傳福音，乃是給外邦人；因此為便利傳教起見，他也拋棄了他那猶太式的生活，完全向希臘人看齊。我們理會納博也認清了保祿所負的使命，所以從此以後他常讓保祿出頭領導，自甘退居副手。

這兩位傳教士自塞浦路斯轉往小亞細亞，越過道魯斯山脈，到達了一個盜匪出

沒、冬季嚴寒、夏日酷熱的高原；他們常是步行，沿途向不息狄雅（Pisidia）、依科尼雍（Iconium）、呂斯特辣（Lystra）等城宣傳福音。保祿在呂斯特辣還治好了一個患軟腳病的人。羣眾一見奇蹟便大喊說：「這是神取人形降到我們這裡！」居然還想向他們獻祭，宗徒們盡力拒絕，好不容易才阻止了他們。不料人心是那樣善變；昨天還敬禮他們如神明，次日便聽信安提約基雅和依科尼雍來的猶太人的挑撥，用石頭向他亂拋，直到他們認為他已死了，才把他拖出城外。門徒們把他包圍起來，他立起身來進了城，次日便告康復；不過從此一生，他身上常帶著耶穌的傷痕，和這次被石擊的傷痕。

耶路撒冷會議

（宗十五 1-35；迦二 1-10） 4

保祿和納博向外邦人傳教時，耶路撒冷的教友還牢守著猶太教的舊習。他們對聖殿和梅瑟法律的戀戀不捨，雖無可厚非，但基督的教會畢竟已完全獨立；他們雖已贊成收外教人進教，但對斐理伯城的工作，安提約基雅教會的產生，以及保祿和納博的傳教成績並不加重視。及至保祿同納博由傳教的第一行程歸來，照耶路撒冷的教友看起來，情形似已大變：基督的教會已脫離猶太教而完全獨立了。如果讓事態這樣發展下去，新的教會不是要取舊教會而代之嗎？可是割損禮和梅瑟法律也是

天主所制定，對猶太人來說，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呀！以後猶太人不是也要起而效尤，放棄梅瑟的法律嗎？現在伯鐸、納博、保祿及其他在外邦建立教會的人，居然以便利傳教為藉口，生活儼然教外化，已不遵守法律的規定了。那麼，禁止猶太人同外教人廝混的條文豈不等於虛設了嗎？難道是基督把梅瑟征服啦？於是在皈依的法利塞人中便起了不小的騷動。

因此有些人從耶路撒冷到安提約基雅去聲明說：「如果你們不接受梅瑟法律的割損禮，不能得救。」這些法利塞人自稱是傳達雅格宗徒的旨意。

這位雅格就是耶穌的表弟次雅格，當時是耶路撒冷的主教。他既是耶穌的親屬，最初的信徒便認為他具有更大的權威了。他的熱誠的確堪當受人尊敬，真是新興教會的模範；他在耶路撒冷有「義人」和「聖殿的保障」之稱。他不喝酒，不吃肉，從來不理髮，幾乎整日都是在聖殿中為民眾祈禱。

從耶路撒冷來的這些法利塞人的聲明，在安提約基雅引起了很大的騷動；使那些由外教歸化而未曾受割損禮的人，大為作難。他們以伯鐸的權威和保祿的作風為自己辯護，於是決心到耶路撒冷去尋求問題的解決。

這就是耶路撒冷會議的由來。納博和保祿代表外邦教友，雅格和他身邊的長老們代表耶路撒冷的教會。伯鐸要大家注意：所有的人都是靠耶穌基督的恩寵才能得

救，所以不可把梅瑟的重擔，加在由外教皈依的教友身上。

雅格提出了一種過渡的辦法：已經准許外邦人不受割損的成命固然不當收回，但猶太教友和外邦教友之間的關係既然日益密切，那麼便該議定一種辦法，以免那些仍願完全遵守梅瑟法律的教友們心中不安。所以，外邦教友固然沒有遵守梅瑟法律的責任，但他們仍當戒避偶像的玷污和奸淫，戒食窒死的動物和血，免得使猶太人起反感，而不願同他們接觸。

這些要求，大致還算合理。教友當然該戒避偶像和不潔，但再諄諄告誡一番，似乎不算多餘。至於說不准吃窒死的動物，也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犧牲，這樣可以使猶太教友毫無顧慮地同外邦的弟兄們來往接觸。

雅格的提議通過了，也擬定了第一道宗座通諭。通諭的形式也標明是在聖神的指導之下寫的：「聖神和我們決定不再加給你們什麼重擔，除了這幾項重要的：即戒食祭邪神之肉、血及窒息之物，和戒避奸淫。」

耶路撒冷派了猶達（Jude）和息拉二人，負責去安提約基雅傳達這道諭旨。由外教歸化的教友聽到論文，才大大地舒了一口氣，從此算獲得了正式的保障：割損和梅瑟的一切法律及慣例對教友已失去了約束的力量，而愛德也從此復燃，教會的統一也由此奠定。

這實在是一個劃時代的日子，基督的教會正式擺脫了猶太教，完全獨立為另一個新的教會；她既不分種族，不分國籍，對人類一視同仁，也沒有任何文明野蠻的分別，所以稱得起是名副其實的公教。

安提約基雅事件（迦二11~14）

耶路撒冷的論文雖然對猶太人當時的態度，隻字未提，但根據結論，自然他們也沒有再遵守梅瑟法律的必要了。何況看聖伯鐸來至安提約基雅的作風，也和保祿、納博一樣，同由外教皈依的信徒來往及一起用飯，毫無顧忌。不料從耶路撒冷雅格處來的教友一到，伯鐸為避免他們的責怪，卻一反常態，再不敢同外邦人同桌共席了；甚至納博和其他安提約基雅的猶太教友，也爭先效尤起來。

保祿一眼看去，覺得事態嚴重，伯鐸的喬裝雖然用意未可厚非，後果卻不堪設想，很可能由此引起教會的分裂。他對宗徒領袖的謙沖、公正和心胸的闊大，知之素稔，伯鐸的錯誤雖與教義無關，但言行不一致，實與領袖的身分相乖，於是不惜公開指責他說：「你既是猶太人，你還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猶太人的方式生活，你怎敢強迫外邦人猶太化呢？」毫無疑問，伯鐸謙虛地接受了這種善意的諫諍。

第二次傳教行程

(宗十五卷一八二)

耶路撒冷會議以後不久，保祿便又開始了他傳教的行程。他帶了息拉先去巡視他第一行程在小亞細亞所建立的各教團。他在呂斯特辣收了一位門徒名叫茂德，約他和自己同行；以後茂德成了他最親信的助手之一。他們向北推進，直至迦拉達地區（Galatia），就是現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Ankara）。保祿不幸在此臥病，迦拉達人對他特別關懷照料；以後他曾對這個心愛的教會致函感謝。

保祿曾兩次被聖神阻止，不准他去他所計畫要到達的地方，他仍一直西行，抵達特洛阿（Troas），這是小亞細亞的西端盡處，隔海西望便是馬其頓（Macedonia），那已是福音還沒傳到的歐洲了。夜間保祿見了一個異象，有個馬其頓人站在面前請求他說：「請來馬其頓援助我們吧！」他便過海到馬其頓各城去宣傳福音：先到斐理伯（Philippi），隨後到得撒洛尼和貝洛雅（Beroea）。

在斐理伯所遭遇的事件，足以證明保祿真是一位熱烈而又堅強的大宗徒；當傳教事業遭受危險時，他任何犧牲加以維護。在斐理伯城有一個附魔的女奴，她以占卜算命預言未來，給她的主人賺了不少的錢。她天天跟著保祿大喊：「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的僕人，他們來給你們宣傳得救的道路。」保祿不耐其煩，把她身上

的魔鬼驅走了。這樣一來，主人見搖錢樹倒了，便異常忿怒，把保祿和息拉告到官廳。昏官不問青紅皂白，便把他們打了幾十棍棒，然後銀鐐入獄。約在午夜時，保祿和息拉正在祈禱讚頌天主，忽然發生地震，獄門大開，鎖鏈也自動滑落。獄卒醒來，誤以為囚犯已逃，想要自殺；經過二位傳教士竭力制止，始免於難。於是保祿就在深夜向他們宣講福音，獄卒和他全家都受了洗。天明以後，官長派侍衛傳達命令，把他們釋放。保祿回答說：「我們是羅馬公民，沒有審問宣判，就公開把我們打了一頓，下在監裡；現在竟要祕密地把我們趕出去嗎？那絕對不行！他們得親自來領我們出去！」保祿的目的，是不願使人看他們為作奸犯科的罪人，而使教會蒙不白之冤，受人輕視。長官一聽他們是羅馬人，大驚失色，因為羅馬公民是不能受杖刑的！於是親來向他們道歉，請求他們離去。

馬其頓的教友異常熱心，給了保祿莫大的安慰。他給得撒洛尼人寫過兩封信，給斐理伯人一封，稱他們為「自己的喜樂和光榮」。

保祿在雅典

(宗十七15-34)

保祿因猶太人的敵視，被迫離開馬其頓前往雅典。雅典自被羅馬征服後雖失掉了政治的重要地位，但仍不失為文化美術的中心；帝國各處的富家子弟多齊集該城，

學習文學美術。假如該城一旦皈依基督，可成為世界的燈塔。城中的各個山頭上都矗立著美麗的廟宇，即使在今日的廢墟上，行人旅客仍能欣賞它的高度文化。保祿看見街衢廣場以及廟宇中，到處是神像，都是些藝術的傑作，據說在雅典城內，神多於人哩；可惜都是些怪誕不經的邪神。保祿怵目驚心，痛苦異常。但他毫不遲疑地到處散布福音的種子，或在會堂同猶太人辯論，或在街市上向市民宣講；因為雅典人最喜在街上閒蕩，搜奇探勝。有些哲人學士，聽說他「宣傳外國的神鬼」，便願找個適當的地方，一聽其究竟。於是有人便把他領到最高法院，保祿在那裡發表了一篇充滿智慧的透闢講詞，大意是：「諸位雅典人，我看你們在各方面都是最敬禮神明的。因為我行經各處，遍覽你們的殿宇，竟發現有一座祭壇，上面寫著『給未認識之神』。現在我就將你們所敬拜而不認識的這位，報告給你們。」保祿於是向他們證明，創造宇宙及其中一切萬物的天主，並不住在人手所建築的殿宇中，且引希臘詩人為證；最後把他演講的主要點指出了：天主給我們派遣了一個人，為教人信服祂，而叫祂從死者中復活了等語。為那些自由思想的人，復活簡直是不思議的事，所以復活二字剛出口，保祿還來不及提出耶穌的名字，他們便哄笑起來；但也有人說：「關於這事，我們將要再聽你講講。」

這是保祿傳教最失敗的一次；直到現在，凡他所佈道的城市，常有大批的民眾

皈依基督，並且到處成立了教會。但在雅典卻幾乎毫無收穫；只有少數的幾個人依附保祿信從了，其中有法院的法官狄約尼（Dionysius），和一位名叫達瑪黎（Damaris）的婦人，還有其他幾個人。而所謂文學家哲學家，卻只是一笑置之。

保祿絕不因失敗而沮喪，不過他體驗到了雅典人的輕浮，絕不適宜接受福音；於是便離開該城，前去格林多。他由此領悟：所謂哲學口才及美麗的言詞，絕不能使世人歸化；以後他只講耶穌，而且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避免使用「人類智慧的修辭」去說教了。

保祿在格林多（宗十八）

那時格林多是一個商賈雲集、五方雜處的大港口，而雅典卻是學府林立的文化城，兩者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在這裡各種人都有，財富愈充沛，風俗也就愈敗壞，真是放浪奢靡達於極點，連最不顧儀節的外教人都看不順眼。因為居民敬拜愛神——維納斯——為本城的保護者，風俗的淫靡便更變本加厲。

然而奇蹟出現了！保祿在文化城雅典所失敗的，竟在格林多成功了。他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很稱心的教會，他雖為她操了不少的心，日後卻發展為宗徒時代最興盛的教會之一。這充分說明：思想的驕傲，比生活的糜爛更難治療。

在格林多，保祿同剛從羅馬來的阿桂拉和他的妻子普黎史拉住在一起，他們跟保祿是同行，也是以織帆布為業的。他在那裡停留了十八個月（自公元五〇至五二年）；又因猶太人的作對而迫他離去，他遂打道回程，在小亞細亞岸邊的厄弗所作勾留，便轉往耶路撒冷。這是他的第二次行程。他去安提約基雅住了幾個月。

第三次傳教行程（宗十八²³廿一¹⁶）

不怕辛勞的保祿又在公元五三年開始了他的傳教行程。他在這第三行程中，走遍了小亞細亞山區和高原，巡視以前他所建立的各教區，堅固門徒。他停留在厄弗所。厄弗所今日雖成廢墟，但當時卻是近東最繁盛的名城。該城的阿爾特米（*Atemis*）廟被稱為「世界七大建築」之一，全希臘的信徒都經常來此巡禮。保祿在這裡住了兩年；他早上織布，賺錢維持生活，白天其他時間外出講道，夜晚則同教友作個別談話。他行了許多奇蹟，作他講道的後盾。不只是厄弗所的居民常聽他的道理，連四方來的商人旅客也不時加入羣眾中聽講，待他們回到本家，又成了熱誠的宣講員。保祿在此兩年的宣教工作，收穫很大，致使製造神像的銀匠，感受了歇業的威脅，因為保祿不斷宣稱「用手製造的並不是神」。於是那些忿怒的匠人便激起了事變，幾乎喪了保祿的性命。

保祿為免風波，不得不暫離厄弗所。這在他的仇敵們看來，好像畏罪潛逃，其實這位不怕辛勞的宗徒，是為到別處去宣傳福音，巡視教友。他又啟程去馬其頓，然後到達格林多，他決定由那裡逕回耶路撒冷，以便把教友們的捐款帶回耶京。他雖感覺到危險四伏，將遭不測，但仍不顧一切地返回馬其頓，然後經由愛琴海的島嶼，向目的地進發。他到了米肋托（Miletus），然後「派人到厄弗所，請教會的長老們來」，為致他最後的訓詞。他把以往為他們所做的工作扼要地述說了一遍，最後向他們說：「現在，看！我被聖神所束縛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裡要遇到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聖神在各城給我指證說：有鎖鏈和患難在等待我。可是，只要我完成我的行程和完成受自主耶穌教給我天主恩寵的福音作證的任務，我沒有任何理由，珍惜我自己的性命……現在，看！你們不能再見我的面了！」他們聽畢，大哭起來，並伏在保祿的頸項上，用口親他。他們最傷感的是保祿所說：「你們以後不能再見我的面了。」那句話。他們送他上了船。到了凱撒勒雅，那裡有一位先知名叫阿加波（Agabus），預言了「他要在耶路撒冷被捕。教友們一聽，便請求保祿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祿回答說：「你們幹麼啼哭，使我心碎呢？為了主耶穌的名字，我不但準備受捆綁，而且也準備死在耶路撒冷。」

保祿在耶路撒冷被捕
(宗廿一17-廿三32)

預言不久便應驗。保祿到達耶路撒冷，教友和他們的主教雅格自然是熱烈歡迎他了；可是猶太人，尤其是小亞細亞的猶太人——他在傳教的行程中曾多次和他們爭辯過——早欲得之而甘心，只是需要一個藉口而已。他們控告他曾經把一個未受割損禮的希臘人帶入聖殿，於是煽動羣眾說：「以色列人，快來幫忙！這就是到處教訓眾人反對民眾、法律和這聖地的那個人，他還領了希臘人進殿，褻瀆這聖地。」於是全城騷動，許多人把他圍起來，一時拳打腳踢，正要把他殺死的當兒，羅馬兵趕到了，立時捉住他，用兩條鎖鏈把他綁起來，帶到營裡去。走到台階時，保祿用希臘話要求千夫長准他向民眾講話，千夫長准了，保祿便站在台階上向民眾揮手，請他們靜下來聽他講話。他先述說自己原是猶太人，在加瑪里耳足前，對祖傳的法律受過精確教育，又迫害過這個新興的教會等語，及至他說出「天主派遣他到外邦人那裡去傳教」一語，民眾便「喧嘩吶喊，脫下自己的衣服，向空中揚土」，忿怒異常，幸羅馬兵以強力把他劫去，才不致被他們殺死。千夫長不懂希伯來語，因此也就不明白他究竟為什麼如此激起眾怒。他命人鞭打保祿，叫他說明真相。但保祿抗議說：「一個羅馬人，又沒有判罪，你們就可以鞭打嗎？」他一聽說保祿是羅馬

公民，便害怕起來，趕快命人給他解綁。千夫長願意知道究竟猶太人為什麼控告他，次日便召集了司祭長及全體公議會人員，命保祿在他們面前自陳。保祿很機警，他深知法利塞和撒杜塞兩黨對死人復活爭執甚烈，於是便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並說自己今天受審就是因為希望死者的復活。他們聞言，果然大譁，很激烈地彼此爭辯起來。爭辯愈來愈大，千夫長深怕保祿被他們撕裂，便命兵丁把他搶救出來。千夫長覺得把保祿押在耶路撒冷，異常棘手，而且有幾個狂熱的猶太人，曾賭咒發誓，不殺死保祿，絕不進食；千夫長為避免責任，遂以重兵將保祿護送至凱撒勒雅，交羅馬總督去處理。

保祿在凱撒勒雅被囚

（宗廿三 33 ~ 廿八 14）

總督名叫斐力斯（Felix），是一個壞蛋，他因保祿是羅馬公民不敢虐待他，但又不肯把他白白釋放；為了希圖受賄，竟押了保祿兩年之久。公元五七年，斐斯托（Festus）接任斐力斯的職務，他雖比較公正，但為人懦弱，不敢負責釋放保祿；他為推卸責任，想把保祿交還耶路撒冷羈押。保祿見官司拖延不決，甚感厭煩，於是利用他羅馬公民的特權，聲言向凱撒上訴，那就是說要求到羅馬去解決。

這次航行，真是險象橫生，驚心動魄；路加既然同行，所以給了我們一筆

動的描述。那時正值秋季，是航行地中海最惡劣的季節。抵達克里特島時，保祿建議在那裡過冬，不幸未蒙採納，繼續航行，果然剛出海口，便遇上了一場大風暴，在海上漂流了兩個星期，終於在默里達（Malta，即今馬爾他）島海岸擱了淺。當時所有的人，都異常沮喪；保祿雖身為囚徒，卻挺身而起，給眾人打氣；他那種堅定、果決和精明的態度，深為眾人所佩服。

公元六〇年春天，保祿才離開默里達島繼續向義大利進展，他們在那不勒斯（Naples）附近登了陸，再由陸路抵達羅馬。羅馬教友到六十公里外去郊迎，保祿雖身戴枷鎖，心中深受感動，他就在眾弟兄的護送下進了羅馬。

肆 伯鐸和保祿在羅馬

羅馬教會

保祿對羅馬教會非常重視，他之所以堅持要到羅馬，絕非偶然，是他久蓄的素志。當他在格林多時，便給羅馬教友寫了一封很著名的信，表示他有去探望他們的深切願望，並讚美他們活潑的信德已馳名全世界（羅馬帝國）。保祿深知，如要使世界人類歸化基督，非把十字架大纛樹立在帝國首都不可。

羅馬當時實在是一個四海一家的大都市，帝國的各種民族，摩肩接踵地羣集羅馬，真是外邦宗徒活躍的大好園地。在各個民族中，猶太僑民表現得特別團結有力，人數大概有四五萬人，多半經商或操手工業，受到皇帝的保護。他們擁有十幾座會堂和幾處埜地，散布在城中各處。

這個羅馬教會是怎樣開始產生的？我們沒有確實的考證。可能是由五旬節在耶路撒冷皈依的猶太人傳至羅馬的；或是由來自安提約基雅的教友傳布的；也可能是伯鐸在保祿以前先到了羅馬⁵。

保祿在羅馬的初期囚犯生活 (宗廿七15-31)

保祿在羅馬被囚兩年，並非監禁入獄，而是被拘留在他自己所租賃的一所住宅內，戴著手銬腳鐐，同一名日夜看守他的兵丁鎖在一起。他當然不能隨意出入，更不能去會堂講道，也不能出外去探望親友了；不過他的精神卻極超脫，而且那還是他傳教成績最豐富的一段時期。

他一到達羅馬，便立即召集了猶太民族的領袖，向他們說明他來羅馬的經過：他既從未攻擊過自己的民族，也未曾違反過傳統的習俗，更非為了控訴自己的國家而來羅馬；乃是因為他認為必須向所有人傳布福音，外邦人也當有聆聽的機會。

這時保祿的忠實朋友始終陪伴不離；其中有他「最親愛的醫生」路加，他正在這幾年內寫了第三福音和《宗徒大事錄》；他恆心一致的助手茂德；納博的表弟馬爾谷，他是第二福音的作者；此外還有從遙遠的小亞細亞及希臘等省分來的門徒，代表著他所建立的教會。

正如保祿自己所說，這次的囚禁對傳教的工作實在裨益不小。他的堅強效力影響很深，給了羅馬教友莫大的鼓勵。在這兩年期間更番看守他的兵丁，對他的言談舉動全都知道，他們也認識基督。好奇者和追求真理的人，甚至朝廷中的官員，棄邪歸正的也不少。

除了言語和善表外，保祿還寫了許多書信，就是出名的所謂「獄中書信」，其中充滿了沸騰的愛主熱火和溫暖的人情味。《厄弗所書》、《斐理伯書》和《哥羅森書》，闡明天主教贖全人類的計畫，邀請萬邦繼承祂的產業，使他們作基督妙身的肢體。在致費肋孟的信中，保祿用一種情誼纏綿的詞句，要求他的朋友寬恕一名逃走的奴隸。

保祿的晚年

保祿被拘禁看守了兩年，大約在尼祿(Nero)教難前(公元六二年)，恢復了自

由。他預覺那不過是一種短暫的喘息，致命之期已不在遠，於是便立刻再度啟程去完成他傳教的使命；他趕忙先去巡行各處，視查他先前所建立的教會。可惜《宗徒大事錄》的記載到此截止，關於保祿晚年的事蹟，因為文獻不足，我們所知有限。很早以前，他便蓄意去西班牙，大概在此時得償宿願了；然後去小亞細亞和希臘等處巡視。他致迪德和茂德的信，是在這時寫的；顯見他已知終期不遠，願對他的門徒，留下最後的遺訓。

他二次被捕可能是在特洛阿，由那裡解往羅馬。他致茂德的後書是在特洛阿寫的，好似給他鍾愛的門徒一篇熱情動人的遺囑。這次囚禁嚴酷多了，他被禁錮在所森嚴的牢獄中，受盡了冷漠和孤寂的痛苦。在忠誠可讚的教友中間，竟也出現了變節和叛逆的事件，實在重創保祿的心；他只有仰望永賞，作他最後的支持了。他曾這樣寫道：「因為我已被奠祭，我離世的時期已經近了。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賞給我的；不但賞給我，而且也要賞給一切愛慕祂顯現的人。」（弟後四 6-8）

這封情誼纏綿的信，是保祿最後寫的一封信了。不久他便在羅馬殉難，在羅馬同他先後殉難的，還有在耶路撒冷作他宗徒事業第一位證人的聖伯鐸。根據最早的

傳說，保祿致命的地方是羅馬郊外去奧斯弟亞的路上，是按照他羅馬公民身分死於劍下的。

伯鐸在羅馬

根據歷史的記載，宗徒之長伯鐸曾到過羅馬，且是該城的第一任主教。據古老的傳說，他在羅馬居留了廿五年之久。這個年數可能不一定可靠，他到達羅馬的日期和他居留的年限，我們姑且不論；但這位宗徒的領袖曾在羅馬宣教，並統治羅馬教會直到他在尼祿王朝在羅馬殉教，則是千真萬確不容否認的事實。

吾主曾向伯鐸說過：「你是磐石，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正是因為伯鐸——這塊基督教會的磐石——把他的座位安置在羅馬，基督的真正教會，才不但是「至一、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而且還被稱為「羅馬教會」哩！也正因為伯鐸是羅馬的第一任主教，所以繼承他在羅馬主教職務的主教們，直至今日，都被公認為教會在世的有形領袖，羅馬教會也才因此得了「各教區之母和導師」的頭銜。

尼祿教難

尼祿於公元五四年即羅馬皇帝位。他即位的初期，遵照他老師大哲學家塞內加

(Seneca)的教訓，政治尚寬，但不久便罷黜了他的老師，他殘忍的天性也占了上風，因嫉妒而戕殺了他的義弟、母親和妻子。他自以為有藝術天才，終日沉醉於鼓琴弄瑟，尋章摘句，不理國事；對賽車及各種公開競技更是流連忘返，愛此不倦；以皇帝之尊，竟穿上御者的衣衫，馳騁在露天劇場中，以博觀眾們的鼓掌喝采。此外他還酷愛蒐集藝術品和建築豪華的宮殿。

公元六四年夏，羅馬城內發生了一場駭人的火災；由於風勢強大，房屋櫛比，街道狹窄；致使火勢迅速蔓延全城，這個人口稠密的城市頓時變成火海，雖然有時救熄，但不久又死灰復燃，此落彼起，這樣連續燃燒了六日六夜。結果，全城十四個區域中三個夷為平地，七個燒為廢墟，只有四區幸免，死傷的人數，簡直無法估計。

人民對此次浩劫，忿恨之餘，不免產生疑問，咸認為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於是要求調查真相。傳說尼祿在大火熊熊燃燒時，身穿戲裝，坐在高塔頂上，彈琴唱歌，面對著大火欣賞；這自然難怪人民懷疑他是故意放的火，目的是為把破舊的建築毀滅，以便起建新式寬大的市區。尼祿聽說他的殘酷奸計行將敗露，不免心生恐懼；於是異想天開（或者有人獻計），便把這場大禍嫁在教友們身上，硬誣他們為火主了。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這種無根據的誣讞，終難令人置信，但必須有犧牲品，才能平息眾怒啊！於是便以種種惡毒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的教友。他想出了種

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和花樣百出的場面，使民眾觀賞，以便轉移他們報復的目標，在教友們身上洩忿。在梵蒂岡小山腳下，原有一處遊藝場，他便以它作了殘殺教友的刑場，有的釘在十字架上，有的活活燒死，有的用各種獸皮裹起來，投給野犬野獸，令牠們咬死撕爛……為了增加場面的熱鬧，他命令表演希臘神話中各種淫穢血腥的醜劇，使女教友們充當下流的角色，任人譏笑、污辱、咒罵，最後處以極刑；或者把他們縛在野牛角上任牠們蹂躪。以上種種慘劇，夜以繼日的表演，他命在受刑的人身上，塗上松脂蠟油，高高懸在十字架上，然後用火點著，充作照明的活燈。尼祿甚且穿上御者的裝束，親身去參加賽車，以娛觀眾。羅馬的人民，雖習慣以觀賞血腥的慘劇取樂，但這次也動了惻隱之心，從觀眾中，竟揚起了抗議不滿的喊聲，而尼祿也就從此一蹶不振了。

據說第一任教宗聖伯鐸就是在這時殉教的。根據古老的傳說，伯鐸看見給自己準備的十字架，想起了主耶穌的刑具，覺得自己不配同神聖的老師同樣被釘，因此請求監斬官，把他頭朝下倒釘起來。所以他是在梵蒂岡小山下的遊藝場被釘死的，死後便就地埋藏，就是在今日聖伯鐸大殿的下面。這樣便應驗了耶穌對他的預言：「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給你束上腰，帶你到你不願意去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祂將以怎樣的死，去光榮天主。」（若廿一18~19）

尼祿王朝教難的犧牲者可說是羅馬教會的第一批戰利品。梵蒂岡這塊飽染殉道者鮮血的土地，在教友們的眼中便成了聖地：君士坦丁皇帝在尼祿的遊藝場上建造了一座聖伯鐸堂，也就是公元十六世紀重建的現在這座聖伯鐸大殿的前身。

看來聖伯鐸和聖保祿大概不是同時殉教的。何況他們二位在羅馬所負的使命也不相同：伯鐸是羅馬的主教，保祿可說是傳教士；但傳統把他們拉在一起，共同予以敬禮，每年六月廿九日慶祝他們⁶。

伍 其他宗徒

關於教會初期的情形，除了新約聖經之外，其他可靠的資料很少；我們只能由《宗徒大事錄》，和散見於宗徒們書信中的一鱗半爪，窺見一點兒宗徒們的活動。他們是在黑落德·阿格黎帕教難後分散到各處去的。根據最古老的傳說，聖多默（Thomas the Apostle）到巴爾弟（即今波斯）一帶去傳教，聖安德（Andrew，或譯安德肋）去黑海北面的錫第，聖瑪竇去愛提約比雅，聖祿茂（Bartholomew，或譯巴爾多祿茂）去印度西部，他們都相繼殉道了，至於他們傳教的情形和成績，我們幾乎一無所知；這些傳說雖很模糊，也不敢說絕對正確，但也不可完全忽視。根據另一種傳說，聖多默曾到過印度；在印度半島西岸馬拉巴（Malabar）地方，有些很古老

的教團據說是聖多默宗徒建立的，他們也自稱是「聖多默的教友」；不過也有人否認這種傳說。

初期的教友對宗徒們的事蹟不甘承認無知，因此自公元第二世紀起，便有許多宗徒的偽傳，如雨後春筍般地相繼出現，例如：伯鐸行傳，保祿行傳，安德、斐理、多默行傳等等，那些作品都是些虛構的宗教小說，其中可能有些片段具有歷史的價值，不過實在真假難辨，大部分可說是作者們豐富想像力的傑作。

聖若望

除了伯鐸、保祿和兩位雅格外，只有對若望宗徒一人，我們有些簡明正確的記述。他是宗徒中最年輕的，是雅格的弟弟，「耶穌的愛徒」。自聖神降臨後，他一直同伯鐸在一起，被視為「聖教會台柱」之一。以後，他移駐厄弗所，統治小亞細亞各教會，權威很大，也是宗徒中最後去世的一位。他在羅馬皇帝道米先（Domitian）教難時，被充軍至巴特毛斯（Patmos，愛琴海中一小島），在那裡寫了《默示錄》。

刑期滿了以後，若望又回到厄弗所，他的福音便是這時寫的。他活的年紀很大，差不多至公元百年時才去世。他雖年事很高，還常去巡視鄰近的各教團，堅強他們的信德，防範他們免受異端的傳染；因為有些人否認耶穌取了真正的人性。他晚年

常用吾主的話諄囑教友們說：「我的孩子們，你們要彼此相親相愛呀！」教友們聽他常反覆同樣的叮囑，未免感覺厭煩。他卻說：「這是基督的誠命，如果能守好這一樣，其他便不成問題了！」

陸 新約聖經

新約聖經是耶穌生前，在街衢廣場、在山野、在猶太會堂和私人聚會時所宣講的救靈福音，再加上聖史們的敘述補充，以及宗徒們的書信等彙集的總稱。聖保祿給各教團的書信，大部分都是耶穌升天後廿五年左右寫的，可說是新約中最早的部分；現在我們最珍視的四部福音，雖占著新約聖經的首要地位，卻不是最早問世的。如上所述，耶穌的生平和祂的言行，起初都是先由口頭傳授下來的；後來新教已經傳開，為了環境的需要，才用文字摘要記錄了下來。瑪竇以前是稅吏，他的福音是為自己的同胞猶太人寫的，為給他們證明耶穌是先知們所預報的默西亞。馬爾谷是伯鐸的門徒，他把老師所講授的福音記錄了下來。路加是由外教皈依的希臘醫生，保祿的傳教旅伴；他的福音主要是為外邦人寫的，目的是為說明耶穌是全世界的主，祂為救贖全人類而死在十字架上，沒有任何種族的分別；在他的福音中處處表現耶穌對待罪人的慈善。

這三部福音都是公元七〇年以前完成的，各有各的特殊目標，都是按照給教友們口講的方式記錄下來的，而且大致彼此相似。但若望的福音卻完全不同，它是在以上三部福音流傳很久後才寫成的。若望認為大事已屬人盡皆知，只把瑪竇、馬爾谷和路加所遺漏的加以補充說明而已；不過他所抱的宗旨，是願從自己青年的回憶中，將那有關吾主的性體、思想和意向的各條搜集出來，使閱者獲得更深的了解，使人相信天主聖子降生成人，是為賦予人超性的生命。

新約的最末一卷——《默示錄》——也是聖若望寫的，對於這種文字不大熟悉的讀者，似乎覺得深奧難明。但這種將宗教的教訓，寓於象徵性的異象中的寫法，在當時的猶太人中卻很流行。《默示錄》是在教難時期寫的，目的是為給教友們說明，藉著現世的困苦，能獲得天主為自己的子民所準備的永賞，以增進他們的勇氣；可視為被迫害的教會的凱旋之歌。

四部福音、《宗徒大事錄》、宗徒書信及《默示錄》，都被聖教會視為「天主的言語」。若問經典的卷帙或信仰所依據的聖經書目是如何建定的，可說非一朝一夕所成，乃是逐漸經最初教團一致承認的；教會首長所領導的教團如果一致認為某書對真聖傳忠實，並直接來自耶穌的門徒，便算歸於聖經之內。

彙集以上各書稱為新約，就是天主和自己的子民所立的新盟約，以天主聖子的

寶血簽名蓋章的，它代替了天主往日藉著亞巴郎和梅瑟，同以色列民族所建立的舊約。在新約最後的幾卷尚未寫成之前，舊約事實上已告結束……救主在加爾瓦略山的祭祀，名義上已取消了舊約的司祭和祭祀，後因耶路撒冷和聖殿的毀滅，事實上便完全歸於消滅。

柒 耶路撒冷的末日

當新興的教會開始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的當兒，在巴勒斯坦的發展好像癱瘓了。聖神降臨約二三十年後，在聖地已經看不見聖教早期的活潑氣象了；初期的教團似乎只在暗中生長。

耶路撒冷的教會，卻始終在主的表弟聖雅格領導之下，繼續成長。但在公元六六年新的教難一再地爆發，大司祭少亞納（耶穌受難時的大司祭亞納之子）自信足以摧毀耶路撒冷的教會，乘羅馬總督不在的期間，以破壞梅瑟法律的罪名，將雅格同若干教友逮捕，處以亂石擊死的酷刑。為了這種違法的判決，總督將他革職，不久之後，這個「殺戮先知的城」便遭受了悲慘的毀滅命運。

猶太人對羅馬人的統治，終不甘屈服。公元六六年革命終於全面爆發，羅馬駐軍盡遭慘殺，亂事迅速蔓延各地，羅馬先遣彈壓的部隊不得不退卻。

羅馬當然不能坐視，皇帝威巴先（Vespasian，在位期間69～79，或譯韋帕蘇）派其子弟督（Titus，或譯提圖），統率大軍，攜帶攻城工具，來與這個反覆的民族決一死戰。這樣耶路撒冷的居民，便親眼看見了耶穌向京城痛哭預言的實現：「恨不能在這一天，你也知道有關你平安的事；但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隱藏的。的確，日子將臨於你，你的仇敵要在四周築起壁壘，包圍你，四面窘困你；又要蕩平你及你內的子民，在你內絕不留一塊石頭在另一塊石頭上（徹底拆平），因為你沒有認識眷顧你的時期。」（路十九42～44）

耶路撒冷城本來建築在險峻的山上，現在利用地勢，又在裡面構築了堅強的防禦工事，於是合力同心，決意死守；幾次用火摧毀了敵人的工事，擊退了敵人的進攻。敵人既然無法攻破，便在城外築了一道泥石混合的牆垣，把它團團圍住，實行飢餓的圍困政策。凡突圍採辦食糧的都被活捉，面對著城濠被釘在十字架上，被釘死的如此之多，以致木料缺乏，連十字架都無處樹立了。饑荒的嚴重，甚至母食其子，事雖如此，仍沒有結束戰爭的跡象，三重防禦工事雖然依次攻破，他們仍舊不肯投降；遂至逐屋作戰。以後堡壘被毀，仍據守聖殿，且曾擊退了羅馬軍隊的進攻，為了結束戰事，敵人在聖殿圍牆的各門都放了很大的火，致使殿外場地無法接近。最後又退至殿內，決心戰至最後一人。弟督本來有意保留這座世間有名的建築，無

奈一名羅馬兵抵死不聽號令，將一火炬投入殿中，登時燃燒起來，弟督命令撲滅，他也抗不從命；終至連聖所也化為灰燼。最後被俘的人，或被殺戮，或被擄為奴。

大火熄滅以後，羅馬兵把他們的軍徽「鷹」集合在一起，在聖殿的廢墟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祭祀，以慶祝勝利。這樣一來，親眼目睹的猶太人，便明白了這就是達尼爾先知（Daniel）和吾主耶穌所說的那「使地荒涼的醜惡之物立於聖地」（瑪廿四15）。

然而耶路撒冷的教友，因為認清了耶穌所預言的浩劫先兆，事先逃到了約旦河彼岸的伯拉，得免於難。大難之後，他們有的回到耶路撒冷，有的去加里肋亞；但終久未能發展，便無聲無息地消滅了。從此新教的重心便脫離了它的發祥地而漸趨世界化，成了名副其實的天下大公的教會。

註釋

1 新經內好幾處提到了雅格這個名字，計有：

1 雅格是載伯德（Zabedee）的兒子、若望的哥哥，他是遭黑落德·阿格黎拍的劍殺害三

2

殉教的。人稱之為「長雅格」。

(2)阿耳斐(Alpheus)的兒子雅格宗徒。

(3)號稱「主的弟兄」的雅格，他是聖母的姊姊瑪利的兒子，耶路撒冷的第一任主教。聖保祿稱他和伯鐸、若望為「教會的(三大)柱石」。他是在公元六二年殉教的。聖經註釋家一般都說阿耳斐的兒子雅格，和吾主的表弟雅格原是一人；不過從聖經上也找不出絕對的根據。人們稱他為次雅格，是《雅各伯書》的作者。

聖保祿的歸化，除救主復活的奇蹟外，可說是最大而又證據最確鑿的奇蹟，絕不能用自然的現象去解釋。唯理論的學者雖絞盡腦汁，希圖抹殺它的神奇性，歸之於日光照射在沙灘上的強烈反射作用；或者說由於思想德範殉教的情形，同自己所負的使命彼此對照，精神受了很大的刺激等……然而你對《宗徒大事錄》所敘述的情形，以及聖保祿在他的書信上所自行交代的態度，稍加研究，便很顯明地看出來，那些歪曲事實的解釋是怎樣不值一顧了。因為如果否認耶穌顯現的奇蹟，便無法解釋保祿思想的根本變化。他在歸化以前，嚴格地執行法利塞主義；歸化以後，百折不撓地篤信基督教義，而且一生歷盡了千辛萬苦、虐待迫害，以全力去宣傳福音，最後竟不惜拋棄頭顱，灑盡鮮血，為基督作證，這豈是一時的幻覺所能解釋的！何況保祿的歸正是突發的、毫無準備的，耶穌以猝不及防的、閃電式的感應將他制服，使他無法抵抗；他很坦白地承認：我以前迫害教

會是由於無知，我之所以得有今日，是由於天主的聖寵。這種斬釘截鐵的聲明，足以粉碎唯理學派們的薄弱遁辭；否認顯現的奇蹟，反而使心理的奇蹟更無法解釋。

3 在新約的希臘原文中，長老 (Presbyteroi) 和監督 (Episcopi) 兩詞好像意義相同。

4 耶路撒冷會議——據大多數聖經註釋家的意見，《宗徒大事錄》十五章 1-35 節的記述，和《迦拉達書》第二章 1-10 節的記述，完全是一件事。雖然在細節上有些分別，大體上沒什麼衝突，路加和保祿所敘述的是同樣的題目，辯論的人都在場，時地的光景也都相同。

5 關於伯鐸駐節羅馬一節，聖經上沒有顯明的記載；這正是基督教徒在十六世紀反對羅馬教宗為伯鐸繼位人的藉口。不過新經並沒有把各處教會的起源一一記載出來。但在聖經以外，卻有許多有歷史價值的記述，證明伯鐸確實曾駐節羅馬，並在該城殉教。最著名的基督教歷史家今日也同意此點：如哈爾納克 (Harnack)、列茲滿 (Lietzmann) 和最近的古爾芒 (O. Cullmann)；最後一位在他的著作《聖伯鐸、門徒、宗徒和殉教者》(Saint Pierre, Disciple Apôtre et Martyr, 1952) 一書內也曾提及。歷史的證據可分兩種：一是教會古代的著作，一是考古學的發現。

文獻的證據：

甲、我們在伯鐸自己所寫的書信上，可以找到他駐節羅馬的暗示。他在致小亞細亞信友的第一封信中曾這樣結尾：「與你們一同被選的巴比倫教會問候你們。」這個巴比倫不

可能是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比倫，它當時早成廢墟，絕對找不到任何證據，暗示伯鐸在巴比倫廢墟上建立過教會；但在新經上別處經常都以此名稱羅馬，意指其為敬拜邪神和奢靡的首都。

乙、與史實最近的教會著作家的證明也當予以重視。比如伯鐸的第三位繼承人教宗聖克勉一世（Clement I）在公元九五年致格林多教友的信上，曾提到伯鐸、保祿在羅馬殉教的事蹟，他很可能是親眼目睹的證人。

不久以後，安底約的聖絜爵（St. Ignatius of Antioch）在寫給羅馬人的信上，也提醒他們記憶，伯鐸和保祿在他們當中所享的威望。公元一七〇年，格林多主教德宜（Dionysius of Corinth）在致羅馬人的信上，也說伯鐸、保祿創建了羅馬和格林多二城的教會。公元一八〇年，里昂主教宜仁（Irenaeus of Lyon，或譯依雷內）——一位對聖教早期歷史最具權威的人士——也正式證明羅馬教會是伯鐸、保祿二位宗徒所建立的。

考古學的發現：

前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曾下令在聖伯鐸大殿下挖掘，以便搜尋確實證據。工作於一九四〇年開始，一直進行到一九四九年，證明現今伯鐸殉教處的祭台下十公尺處，的確是聖伯鐸的墳墓所在地。今日的聖伯鐸大殿，原來就是在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所建的聖伯鐸聖殿的原址上擴建的。可是那個地址最不適宜建築規模大的聖殿。

6

因為它正在一個小山坡上，地勢傾斜，需要非常大的工程，才能使它牢固；而旁邊的地勢卻非常平坦，並且在聖伯鐸墳墓的四周發現了墳場的遺址，其中教內教外人都有。然而君士坦丁竟不惜毀去墳場的一部分，非在那裡建造聖殿不可，究竟為了什麼？況且根據羅馬人的傳統，也和我國一樣，認為聖地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絕不可任意糟踐毀滅，使亡人不安。他必定有最重大的理由才能使他這樣毅然不顧傳統，不怕干犯眾怒。理由就是教友們都相信那塊地方正是聖伯鐸的墳墓所在地。

兩位宗徒殉教的確切日期，已無法斷定。伯鐸很可能是在尼祿六四年的大屠殺中殉難的，保祿的殉難大概是在六七年，即尼祿去世的前二年。

第三章 教難時期（自第一世紀末到米蘭詔書）

基督宗教的誕生是在亞洲的巴勒斯坦，當時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她的開始傳播主要也只是在帝國境內，並沒有向東方進行。到目前為止，我們已見到這個新教，建立在小亞細亞、希臘及幾座重要的城鎮，甚至已伸展到羅馬；雖已在帝國的一部分展開，也才算剛剛開始，第二和第三世紀才傳遍了帝國全境，帝國當時的情形，固然有利於傳教，但同時也遇到了不少的阻礙；假如只靠人力的話，不但不能繼續發展，恐早已被摧毀消滅了。羅馬的文化只知追求現世的幸福，而教友在信德和道德的問題上，卻絕對不能妥協讓步，這是羅馬人所不能了解的。他們拒絕參拜邪神和神化的皇帝，因此招來了殘酷的迫害。不過那些窘難迫害，不但不能阻止教會的進步，反而愈迫害愈興旺，十足地證明了她是天主的工程。

壹 二世紀和三世紀的羅馬帝國

疆域

自奧古斯都（Augustus，在位期間 27BC~14AD）時，環繞地中海各地已盡入帝國版圖：東至幼發拉底河，南至阿拉伯、利比亞和撒哈拉沙漠，西面由直布羅陀海峽至英吉利海峽，與大西洋為界，而且過海占領了大不列顛直至蘇格蘭，北自萊茵河口至多瑙河口，幾乎將這兩河內的區域全劃入版圖。這兩條河在歷史上對保衛羅馬疆土所負的任務，就和中國的長城差不多：這面是羅馬文化的世界，那面是所謂日耳曼蠻族所橫行的區域。這在今日的地圖上包括以下各國：即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比利時、德國一部分、瑞士、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保加利亞、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伊拉克、約旦、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及摩洛哥等。

這些不同的地域，全賴地中海維持統一。橫行海上的盜匪已清剿絕跡。各地的來往運輸，均賴船舶，陸上交通，也有密如蛛網的道路；而且那些鋪石的道路非常堅固，至今遺跡猶存，現在歐陸的許多交通幹線，仍遵循著羅馬時代技師所劃的路線。

羅馬的安定

羅馬帝國的安定維持了數百年。這並不是說帝國境內武力衝突停止了，那些衝突一般是爭奪皇位的人以武力制服政敵的戰爭，所動搖的只是領導階層高級職員及朝廷的侍臣而已。此外也得擊退渡過萊茵和多瑙河入侵的蠻族，東面波斯帝國蠢動也得制止；但這項保衛帝國的責任是軍隊的事，百姓都未受重大損失。羅馬人很明智，對治下的各地域，都給予比較寬大的自治權；隸屬的民族，對帝國的治安也很滿意，且以得為羅馬公民為榮。

在歷代的皇帝中，的確也有幾位，如尼祿和道米先之流，沒留下什麼可令人懷念的政績，但英明仁厚的君主，的確也不在少數。安東尼王朝（96～192，包括七位皇帝）是帝國的極盛時代。圖拉真（Trajan，在位期間 98～117）、哈德良（Hadrian，在位期間 117～138）、安東尼·皮亞士（Antoninus Pius，在位期間 138～161）、奧里略（Marcus Aurelius，在位期間 161～180）可稱為四位英明傑出的皇帝，政治極隆，御下也和平無比。

新興的教會就是要在這樣的治下取得地位。聖教會的思想家自始便認為這樣安定的時局最易傳播福音。事實上聖保祿也的確利用了那種平安而很快速地完成了他

傳教的行程。民族的流動為散播新奇的思想也很容易，統一的語言也供給不少的助力。除窮鄉僻壤以外，其他大小城鎮只要會說希臘拉丁語，便能應付裕如。任何國民，在帝國任何角落，都不感陌生。

不過，如果認為帝國對傳播福音是理想的園地毫無困難，把教會的成績都歸功於環境的順利，那就錯了；並且阻礙還相當大哩。因為中央集權，大權操於一人之手，皇帝對新教會一表示仇視，整個帝國便展開了有步驟的壓迫。何況這個新興的教會又和當時的迷信相牴觸，尤其與希臘羅馬這個混合的文化，格格不入。

羅馬的宗教

古代希臘和羅馬的宗教，都相信人死後，靈魂仍然存在；根據他們最初的迷信，人死後靈魂並不離去而繼續生存在墳墓裡，住在骨骼所定居的地方；所以敬拜亡人是希臘羅馬宗教最古老的信仰。隨後希臘人憑他們的想像力，捏造了許多神，那些神都有人的形體，不過比人更莊嚴偉大，更幸福，永不衰老；然而也有同一人一樣的情欲和弱點，像什麼邱比特、維納斯、米娜瓦等。在大神之下，還有許多次等的神，職司家庭、田地的生物、麥田、葡萄園和牲畜等等。

他們古代的信仰，都是同家庭和國民的生活分不開的；既然所有的國民都是家

庭和國家的一分子，自然就該對這二者的守護神加以敬禮了。所以嬰兒一落地，就該抱到供奉衛護民族的神明祭壇前去舉行奉獻禮；到達成年時，當再舉行一次類似的儀式。之後，如果他要擔任國家的公職，在就職時仍當舉行宗教儀式。此外，無論宣戰出征或簽訂條約，都當以政府的名義昭告神明。

然而外教人所敬的神祇，卻不像猶太人的上主那樣忌邪；祂們不要求獨享的敬禮，不反對人同時敬拜其他的神。一般來說，每個城邦都有自己特敬的保護神，在他境內儘可起造其他廟宇和神壇，以敬拜其他的神，愈多愈好，毫無顧忌；只要對本城的敬禮不怠不荒，便可任意舉行其他敬禮，不過對本城應行的敬禮，卻絕對不能豁免；否認國神，便是背叛國家。

帝國時代，人民雖仍信仰許多神祇，但對品行已無多大影響。上等社會的人已不那樣迷信，他們相信那些所謂「神祇」，只不過是唯一真神的各種屬性而已；可是在言談寫作上好像他們還存在一樣。敬禮古代的神，為他們只是傳統的習俗，照例應予保留；這在當時人民的生活中，還占著重要的地位，在宗教性的日曆上，還規定著各種節日及各節日應行的祭祀和遊藝節目，因為一切公開儀式還保存著宗教的色彩。廟宇林立，舊的時加修飾，新的也不時添造。當皇帝出諭建築一座新城時，工程師必不忘籌畫，在廣場、市場、公共浴所及戲院等附近，建築許多富麗堂皇的

廟宇。

羅馬和皇帝的敬禮

在各種敬禮中最突出的，是對神聖的羅馬城和皇帝的敬禮；因為皇帝常被視為帝國的威權和光榮的化身。他們給皇帝以「神聖」的尊號，不只是獻媚，實在是視皇帝為神權的替身，或受命於天的表示；這和中國稱皇帝為天子一樣，在古人心目中忠君和愛國被視為人民的天職。日本人對他們天皇的尊敬恐較羅馬人尤有過之。

對神祇、羅馬城和皇帝的敬禮，在帝國的各城鎮內普遍奉行；不過實際上只限於外表的敬禮，對人民的道德並沒有什麼要求，主要的是由祭司們舉行例行的儀式；他們都是由貴族的家庭內選拔出來的，秩祿很優厚，他們的職責是監督按時舉行遊行、祭祀、奠酒和宗教節日最重要的節目——遊藝會。

東方的宗教

這種純形式的敬禮，不能滿足虔誠人的宗教熱誠；理智愈是高尚的人，愈希望一種合理而相稱神明尊威的敬禮。誰能相信神明會歡享燔燒犧牲的煙氣呢？所謂「齋戒沐浴以事上帝」的話，是說人必須虔誠清潔，品行端方，然後才能希望上帝歡享

他的祭祀啊！所以宗教必須和身後的禍福有關才成。由帝國東部新產生的教門，所以能迅速地傳開，就是因為它們能滿足人這種熱誠的希望。依西斯 (Isis) 的敬禮來自埃及；西伯肋 (Cybele) 的敬禮來自小亞細亞；米特拉 (Mithra) 的敬禮起自伊朗，且盛行於軍隊中……這些教門的共同點就是都自稱：對信仰它的人，能啟示一種得救的祕訣，就是幸福的永生。不過在那些教門中，有很高尚的道理，也有極不合理的邪說：一方面有信仰一神的純正思想，並宣稱有一位神明為贖人罪而受苦致死，且死而復活，另一方面卻有奇怪而野蠻的禮儀。這裡只引證一件便夠了。西伯肋教給入教的人付洗，施洗的地點是在一個用鐵篋覆蓋的坑中，上邊宰殺牛犢，下邊便用牛血施洗。在敘利亞的某些教門中甚至殺嬰兒祭神，邪僻不端的行為也在許可之列，那更是駭人聽聞了。

慶幸信仰這些邪教的人數還不多，不過在全羅馬社會中卻漸漸喚起了一種心靈的不安，使人懷疑在物質的世界以上，一定該有更高超的東西……就這樣給福音開路了。

希臘羅馬的文化

其實新生的基督宗教所遇到最嚴重的阻礙，是羅馬偉大的古文化和羅馬人以此

自豪的心理。帝國的偉大也實在有賴於這種文化，而非單靠武功；即對今日西歐的各民族來說，這種崇高的文化，仍算是傑出的「古典文化」。它由詩人荷馬（Homer）時起（相當於我國的周朝），便在愛琴海岸勃興，在雅典展開，隨後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東征而伸展到近東各地；最後被羅馬人承繼而又予以發揚光大。它使後人瞻仰憑弔的是在中央集權的組織上，在政治上，在強有力的軍事組織上，及在建築上所表現的種種傑出天才。

再說羅馬人能把地中海周圍各不相同的小國統一起來，實賴哲學家、醫生、博學士、藝術家及文學家等的努力，逐漸形成了一種文明，能解決人的各種問題，供給人一種理想的智慧，使人所抱的目的居然能實現，就是發展人本性的全部能力，以享受完美的幸福。在公元初期，有一種所謂「羅馬式的生活」，就是大家所公認的一種文明人的生活方式，整個社會必須同意接受而不准懷疑的一種理想；凡在這種生活習慣以外的，統稱之為「夷狄」。

這種理想在許多方面都易受感染，基本上它能滿足最粗俗的人心，因為既有物質的享受，又有各種娛樂；可以用兩個詞來表明羅馬低級百姓對國家的要求，就是「麵包和遊戲」。這兩件政府都能免費供給，就是從戰敗民族所擄來的戰利品。所謂遊戲就是在環形遊藝場上，由劍客、奴隸或傭兵與獅虎等野獸，或彼此角鬥，或

將被判死刑的人投給野獸，或賽車，或表演淫猥的戲劇，或在公共浴池內沐浴，然後令人按摩等。總之都是些供大眾觀賞的殘酷猥褻節目。

至於比較高尚的人呢，則有精神的娛樂以資消遣，例如富麗堂皇的宮室牌坊，飾以藝術傑作，奢靡的社交生活，文學詩歌美術，以及風花雪月等，這都是所謂文人騷客的優閒生活。

然而這種文化並不能實現人追求世福的理想。為達到它的目的必須付出痛苦犧牲的嚴重代價。試想能完全充分享受這種高尚幸福的有幾人？不過有限的幾個特殊階級的人而已；其他都是供他們娛樂的犧牲品，大多數的民眾無法染指。所以羅馬帝國的社會階層最不均匀。少數的公卿巨室掌握著政權和大量的財產，所有可耕種的良田，幾乎都被他們壟斷；富室連楹，別墅遍地，成百成千的奴隸供他們奴役驅使。大多數的國民只是經營些小商販及手工業罷了。他們的生活或靠勞工，或仰給於豪門巨室，或賴政府的津貼。

此外便是大羣的奴隸。在奧古斯都王朝，這樣的奴隸幾乎占了羅馬居民的三分之二，在亞歷山大則幾乎占了半數。奴隸的來源多半是戰爭的俘虜，成千成萬像牲畜一樣地公開拍賣。至於他們的命運，則隨環境的轉移而時有不同；有的主人殘虐，有的比較溫良；但共同的一點則是在法律前不能視為人類，主人雖比較善良，也無

能為力；他們在政治和信仰上毫無權利可言，生殺予奪，悉憑主人的喜怒。只是在公元二世紀時，法律才規定了，不經審判，主人不得濫殺奴隸。古哲人賈東曾說過：「人欲擺脫老而無用的奴隸，不過如放棄老馬廢鐵一樣。」奴隸對人格也毫無權利，一位外教的作者普勞特曾說：「不貞為自由人是一種罪惡，為奴隸則是需要。」他們沒有家族的姓名，只有一種綽號以資區別。他們對配偶和子女也談不到權柄，任由主人隨意取去，因為他們的結合不能稱為婚姻，法律不予承認。奴隸取得人權的唯一途徑就是被解放。解放奴隸的慷慨主人倒是偶有所聞；有時他們工作特別努力，因而節省一部分金錢，也可用以贖身；不過這類的事件絕不會多，因為政府常監督著維持奴隸制度，以策社會的安全。這種制度也漸漸增加了自由工人的失業，因為所需要的工作都利用奴隸去做；這樣中產階級的人也逐漸絕跡，只剩下豪富的貴族和可憐的賤民。

帝國的解體不盡然種因於奴隸制度。古羅馬社會的力量，就如中國一樣，完全建基在宗法社會的家族制度上，家長的權力特別大。但奢靡閒散卻是引致風俗敗壞的原因。公元最初的幾世紀，富豪的家庭已被奸淫和離婚的毒素所侵蝕，以後不過變本加厲罷了。

天主教的革命性

我們在二十世紀後觀察希臘羅馬的文化，很容易發現它所含的衰退因素，但以奧古斯都和安東尼王朝同時代的人的眼光觀察，則只能見到它燦爛輝煌的一面，認為它已達到文明的高峰，絕不會衰退。羅馬建設者的天才已使他們不朽的傑作，遍布帝國各地（我們今日站在它們的廢墟上猶驚嘆它們的偉大），所以帝國認為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萬不料這種自認不朽的文化，卻遇到了天主教這個勁敵；兩者根本不同之點是，天主教的道理認為天主造人的目的是為身後的永生，而不是為享受暫時虛浮的世福。她大聲疾呼地向這個具有不平等階級的社會宣布說：人類都是天主的兒女，耶穌基督的弟兄，沒有「猶太、希臘和奴隸、自由人」之分，更不容有文明、野蠻或富貴、貧窮之別。她對那些貪戀財富而輕視謙卑弱小的人們，一再重複著耶穌的教訓：「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對敗壞的社會說：「心地清潔的人是有福的」。她把「工人之子」且身為工人的基督榜樣，展開在好逸惡勞的人面前，並用聖保祿的話警告他們說：「誰不工作，便不配吃飯。」面對著冷酷無情，欺凌弱小的社會說：「良善的人是有福的」。耶穌也說過：「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因此聲明：人的良心是天主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絕不能將皇帝神化而要求

人無條件的服從。

羅馬皇帝對這個處處反對固有秩序的宗教，決心要加以血腥的迫害，當時所謂的輿論自然便要對她仇視痛恨了。然而基督神聖的教會，卻不顧這滿途的荊棘，進而征服了這希臘羅馬的世界：三世紀之久，懸為厲禁的教會，經過了三百年不屈不撓的奮鬥，居然一躍而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外教對暫世的古老思想竟大部分被拓清，逐漸蛻變為符合福音的思想。這種革命的經過，就是我們以下要說明的。

貳 教會在公元初世紀的傳播

傳教方式

傳播福音的人利用什麼武器呢？他們也像各時代的革命黨散布仇恨，採用暴力嗎？絕對不是。他們的口號常是吾主所說的這幾句話：「你們要彼此相親相愛……要寬恕得罪你們的人……要善待迫害你們的人。」這種道理不是要求人在感情方面覺得仇人可愛，只是要求人理智的諒解。它具有高尚的真理，按聖保祿的說法，外教人對這個真理只是暗中摸索，希臘的哲人也只能發現片段的真理；只有天主教能給尋求真美善的人心，貢獻它在別處所找不到的，就是靈魂的得救和罪過的赦免。

教友們的美德，尤其是愛德，引起了普遍的驚奇羨慕：「請看他們多麼相愛！」新奉教人所表現的快樂幸福，他們的信德，以及他們為信德準備流血致命的熱情，在外教人眼中看來，都是真宗教的最好證據。

福音是怎樣傳開的呢？除了宗徒和耶穌的其他門徒之外，自始便有熱心的教友，認為自己從天主接受了致力傳教的使命；他們放棄了一切俗務，周遊各處去宣傳福音。此外一般教友，雖不負傳教士之名，卻都利用各種機會，將他們所得的寶藏分施於人。實在是有賴於這種普遍的努力，聖教會才在不滿兩個世紀內，便贏得了那麼多的信徒。每位教友都必須作宗徒：他們個人一獲得了真理，便不知休止地去把自己的幸福，分施於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工作的同伴。這樣，人人都有傳教的資格，連最貧窮、最無知、最被人輕視的也不例外；奴隸對同病相憐的其他奴隸，僕婢向自己的主人，水手向他們船上的奴工，商人向自己的主顧，兵丁向其他兵士，甚至囚犯向自己的看守人等等，都展開了宣教工作。社會各階層都有這種現象。傳教最力的並不是最富裕和最有學問的知識人，這些人往往多所瞻顧，怕人評論譏諷。反之，階級較低的民眾，倒能彼此諒解，能推心置腹地彼此傾訴，彼此談心。他們沒有階級的顧慮，認為經耶穌的寶血所救贖的人類都是天主的兒女；他們只想參透人生的奧秘和人生的歸宿，而基督的福音正好給他們滿意的解答，因為：「永生就是：

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派遣來的耶穌基督。」（若十七3）

可惜這種傳教的方法鮮為人所知，那些無名英雄也不希圖後人的讚揚，也沒有歷史家替他們傳述；我們只能從成績上證明這種傳教方式的偉大效力。至於某年在某地增加了多少教友，我們卻無法一一指出，只能在帝國的幾個行省內，從某些進步的明確事實上，曉得教會興盛的大概情形而已。

教會在羅馬帝國行省內發展的情形

義大利：耶路撒冷毀滅以後，教會的中心便自然轉移到了羅馬，從羅馬再向四方推進。信德傳布得很快，尤其在義大利南部，迅速地組織了起來。在第三世紀中葉，教宗高略（Cornelius）在羅馬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主教竟有六十多位之多。

高盧：高盧開教可能很早，馬賽（Marseilles）是希臘和亞細亞商旅經常出入的大港口，福音大概由此傳入，先在尼羅河流域傳布，第三世紀才傳入其他地方；起初只在城鎮，到聖瑪定（St. Martin）時始逐漸傳入鄉間。

西班牙：聖保祿大概曾親至西班牙開教。對第一世紀的情形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但第二世紀已有多位主教；在三百年左右曾召開會議，計有三十五位主教參加，可見此時教會已奠定了堅固的基礎。

北非：北非開教的情形，我們不得而知，但知它一定很早開始，因為在第二世紀末葉，在相當於現在的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等地，教會已完全組織起來，神職人員甚夥，活動的中心也很多，甚至有多處教會公墓。在第三世紀初，曾召開一次七十位主教的會議。當時非洲的教會是最興盛的一處，曾出過像戴都良（Terullian，或譯戴爾都良）和聖啟廉（St. Cyprian，或譯聖西彼連）等首屈一指的教父。

埃及：根據古老的傳說，第二福音的作者聖馬爾谷曾作過埃及及第一任主教。這雖不能確定，但埃及開教最早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因為在第二世紀末葉，該地教務異常興盛，且擁有第一流的神學家。在第三世紀中繼續發展，有多位主教分散在全國各地，可說在第三世紀末葉全國已信奉公教；以後埃及竟成了修會生活的發祥地。

巴勒斯坦和小亞細亞：如上所述，耶路撒冷毀滅以後，教會在巴勒斯坦極少發展，但在小亞細亞卻進展得極為可觀，不但瀰漫於各城鎮，鄉間也很盛行，甚至有幾處的外教人深嘆他們的廟宇，已很少有人光顧了。

在帝國的周邊：此時福音已漸傳至萊茵和多瑙河流域，以及大不列顛等地，甚至越過多瑙河以北，傳入哥德民族中。帝國東面的阿茲美尼亞及波斯等國，教會也已盛行；可能在第一世紀福音便傳至波斯，印度最遲在第三世紀聖教已經傳入。

教會在社會各階層發展的情形

慣常聽說，最初的教友只是社會下階層的小人物。起初大多數皈依的人，固然下層社會的人居多，像什麼手藝人啦，織布和壓榨呢絨的人啦，皮匠啦，而且多數是奴隸。這倒不足為奇，因為絕大多數的國民都是這一類的人。例如，就我們所知，自公元六二年起，甚至尼祿的朝廷上都有皈依公教的奴隸。有些奴隸竟能說服而歸化他們的主人，也有恢復自由後得升神父的；教宗聖嘉禮一世（Callistus I，在位期間217~222）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殉教的奴隸更是不計其數了。

然而在教會開始時，在社會其他階層，便已有了教友。保祿是一位猶太知識分子，那是我們早已知道的，他忠實的合作者路加是一位醫生；他曾使塞浦路斯島的總督色爾爵·保祿和雅典最高法院的德宜皈依了聖教。此外在羅馬和其他地方，常見社會各階層的高等人物逐漸領洗入教。

公元第一世紀末葉，有兩位教友做過執政官（這是羅馬當時的最高官吏）。其中之一還是道米先皇帝的堂兄，但他竟在公元九五年殉教，夫人也被充軍。自第二世紀起，在羅馬富紳的家庭中，常有贊助教會和濟助貧乏的記載¹。

在中層社會內，很早便有法官和律師等皈依聖教。至於正式的文人（即以哲學

或其他學問為職業的人)，似乎多所瞻顧，不敢遽然進教；直到第二世紀末和第三世紀初才逐漸有人皈依。但他們皈依後，卻貢獻了他們全部的才智來服務教會；因此當時曾有不少傑出的護教人士，或以著作或以言論保衛聖教；其中最著名的有聖啟廉，他是雄辯術的教授，後為迦太基（Carthage）的主教，戴都良是一位佼佼法律學士，猶定（Justin，或譯儒斯定）是哲學教授……

軍人的生活對遵守教規雖然不易，但在最初的三世紀中，卻有不少奉教的士兵；在教難的末期，竟有全體奉教的整隊士兵，聖茂利斯（St. Maurice）和他全隊士兵集體殉道便是一例。當時帝國境內治安良好，軍隊普通多去戍邊，這為傳播聖教固然頗有助益；但士兵對遵守教規很難，因此當教難時軍人殉教的也很多。

總之，聖教傳播得非常迅速，公元二五〇年間已遍布全國，且流傳至帝國境外。教友的數字雖無法統計，但社會各階層都有教友則是事實。為此戴都良在第三世紀初曾寫過下面膾炙人口的詞句：「我們不過從昨天才開始，但已布滿了你們的城鎮、家庭、場所、議會、兵營、朝廷、元老院和市場；只給你剩下了邪神的廟宇。如果我們同你們分離，你們便被棄置於荒野啦！」這話雖有些誇張，但在第三世紀末葉，教友的數目的確異常龐大，致使皇帝們感覺到威脅。

最堪注意的是身為教友必須放棄當時的放浪生活，必須背棄國教，遠離廟宇和

遊藝會；尤其按照當代某作家的說法：「身為一名教友，當時常準備著犧牲性命。」在這種種情形之下，仍有那樣驚人的進展，可說絕非人力可以倖致的。

參 教難

教主早預言了祂的門徒要遭受迫害，在教會開始時這個預言便已逐漸實現。在最初三世紀的期間，教會時斷時續地遭受了極殘酷的血腥迫害，因此這一個時期稱為「教難時期」。第二世紀的教難多屬地方性的，且是間歇性的；第三世紀的教難則是由皇帝明令發動的，普遍性的，幾乎普及全國，情形慘烈，但為時頗短，且使教會有喘息的時期。

教難的起因

既然如上所述，羅馬帝國不禁止多神的敬禮且准許不同的教派存在，那麼對天主教的敵視不是令人駭怪的事嗎？究竟原因何在？

第一就是教友雖生活在羅馬人中間，卻不能追隨他們的風俗習慣。一個羅馬人雖然對他的神祇失掉了信心，但也仍要按照慣例舉行外表的敬禮；一個外教人同時對各種不同的神祇奉獻祭祀，並不感覺有什麼不對，反之可能還以為因此多蒙庇佑。

至於基督信徒則大大不同了，他既信仰唯一的天主，便不能再敬禮其他邪神偶像；羅馬人最愛好的遊戲，是露天劇場的殘酷猥褻表演，教友自然不能參加。外教人既不了解他們所以拒絕參加的理由，便不免對他們發生惡感：因此稱他們為「第三種人」，這就是說既非羅馬人，又不是猶太人，簡直是無以名之的怪人。所有的人既然都不願和他們接近，自然便處處被人歧視憎厭了。戴都良曾這樣給我們描述當時的情形：「人說王某人還不錯，可惜他是個教徒！另外一個人說：想不到張某人那樣聰明，竟信奉了基督宗教！可是誰也不想，王某人張某人所以然不錯，所以然聰明，正是因為他信教的緣故啊！」

其次對皇帝拒絕欽崇叩拜，不但是冒犯尊嚴，且表示自己不是好公民，另外還算是褻聖。因此早期的教友往往被控告為不信神明，未免不倫不類了。

此外教友還顯得非常神祕，不能當著外教人舉行聖事；外人對祕蹟既無從知曉，自然便要加以嘲笑了。何況保持祕密也是招人誣蔑的原因；因此告他們祕密集會時荒淫亂行，叩拜驢頭，舉行魔術。舉行聖體聖事被人控告為以嬰兒作祭品，然後分食其肉。像這種不通的誣蔑，竟有人置信，連所謂有知識的人也不例外。

以上都是這個新教會被人敵視的原因。前面我們已敘述過尼祿如何利用了外教人這種敵視的心理，誣陷他們縱火因而開始了第一次教難。從此在帝國內便制定了

一條法律：「嚴禁人民崇奉基督宗教。」不過在實施方面，皇帝的作風各不相同罷了。

圖拉真的詔書

第二世紀的幾位羅馬皇帝對天主教所持的態度，被圖拉真在下列的情形下清楚地說明了。公元一一一年普理尼（Pliny）被任為比提尼亞（Bithynia）總督，地在小亞細亞，瀕臨黑海。他是我們所認識的外教人中最富同情心的一位，精通拉丁文，慈善謙和，對他的奴隸特別寬宏。他剛到省，便有許多人來控告教友。他不曉得該怎麼辦，便向皇帝請示。普理尼的奏章和圖拉真的詔書一直保存到現在，實是一種耐人尋味的史料。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教會發展的情形；教主去世才八十年，教會竟發展到全境，不但在城鎮，連鄉村也傳遍了；以致廟宇門可羅雀，幾乎無人過問了，連販賣供祭祀用的牛羊的商販也受了影響。然而我們可以從這些文獻看出來，當時外教正人君子的看法，以及第二世紀中教難的實際性質。

普理尼審訊被告的教友。他是一位飽學的法律家，但以前從未坐堂審問過教友；他只知道基督宗教違法，而且信奉的人可判死刑。這便足以指示他當如何處理，他只有依法行事而已。他三次詢問過被告，問他們是否為基督徒；有的堅決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他對這「固執於惡」的人，判處了死刑。但使他猶豫不決的案件急遽增

多，控訴的人如潮湧而至；而且被告的各種人都有：有男人，有女人，甚至有兒童，各階層各年齡的都有。他認為把這夥人不加審訊地悉數判刑，未免太不合人道了。於是他便深入調查。發現他們中間有的甚至以能作基督徒為榮，為這樣的人不難解決，按法治罪而已。但也有其他的情形，例如某人被告為基督徒，他本人否認或者承認以前曾加入過這個教派，但已退出多年，並且甘心向皇帝的肖像及廟宇的神像低頭叩拜，且否認基督。普理尼且進而查詢教徒被控告的敬神儀式，以及他們的風俗習尚，看其中是否有犯罪的嫌疑；他們矢口否認，連婦女也不例外，雖行刑拷打也不承認。他們被指證違法的只是黎明前聚會，唱經讚頌基督，矢志不偷竊、不殺人、不行邪淫，並在一起用飯，只要當局不禁止聚會。

於是普理尼便上書皇帝請示：是否凡是教友都當受罰？若然，那麼是否連背教的也一律處以死刑？

圖拉真的答覆非常簡短清晰：一、國家當局不當自動去搜尋教徒；二、依法被控而自認不諱的便當依法懲辦；三、叛教且肯拜神的應予赦免。

這樣一來，圖拉真便算無形中承認：教友被控告的其他種種罪名，皆屬無稽之談，應不予深究了。信教係一種特殊的罪名，只須懺悔，便可邀得赦免；絕不能與偷竊或殺人等罪相提並論。

戴都良指證這種諭令為自相矛盾的謬論：「這真是一種怪誕而不合邏輯的判詞！既說信教無罪而不當自動搜尋，又說被人控告便當懲罰，簡直是又要寬恕，又要迫害；閉上眼睛施罪……世間只有基督徒可如此對付；本身不當究辦，但被控便可受理！你所加罰的既然只限於被指控的，那麼任何罪犯都可以不追究了！其他被指控的如果不招承，你便施刑迫招承；對教友呢，你卻設法使他不招承……如果一名教友說：『我是信徒！』那麼他是說老實話，承認他的實在身分；你卻寧願聽他否認自己的身分……」

這個在位時表現了特別英明和仁民愛物的皇帝，是否自己不覺得這些矛盾？他當然覺得嘍！那麼他怎樣解釋自己的決定呢？圖拉真遵守羅馬的傳統，對帝國很負責。他深知基督宗教的天主不容與其他的「神祇」或現世平分秋色，也不能同帝國所依據的觀念妥協。因此在原則上禁止信奉基督宗教，所以下令處罰被檢舉的教徒，便認為能杜絕眾口，使人民滿意了。另一方面呢，他那比較人道的心理禁止他多行殺戮；因此為謹慎起見，他以為與其增加殉道者，不如增加叛教者，更為國家有益，同時打擊這新生的教會也更為有效。總之，從教外人的眼光看來，這樣的手腕，如果是為打擊任何「不合法的迷信」，這不失為賢明；只是圖拉真萬萬沒想到，基督徒有護衛真理的特殊勇氣，和保持信仰的力量啊！

圖拉真的政策在第二世紀中，一直被他的繼位者追隨著，因此那段時期教難的性質，可以說是地方性的，隨各地控告的情形而時起時落。隨地方官執行法律的態度而有寬嚴的不同。偶然觸怒了鄰居或親戚，便可被他檢舉告發到官。民眾稍有不滿，或遇有什麼災難，便可嫁禍教友，觸發教難。甚至台伯河氾濫殃及羅馬、尼羅河氾濫損及豐收、地震天災、瘟疫流行等，都可委罪於信徒，將他們投入獅圈。因此教難雖不常是普遍性的，但為教友們則常是一種威脅；人人曉得奉教便是冒殉教的危險。

第二世紀的殉道者

在無數可歌可泣的殉難教友中，有許多是無名的英雄。我們只從《致命聖人錄》²中選擇幾位特別著名，其英勇事蹟特別突出的，作為教會光榮象徵。何況舉一可以反三，多屬雷同，因為不分年齡、地位、性別，或為教宗主義，或為奴隸，大家作證的是同一信仰，渴望的是同樣的犧牲，英勇的情形也屬大同小異。

安底約的聖納爵（或譯安提約基雅的聖依納爵）——聖納爵是安提約基雅的第二任主教，也是宗徒們的親炙弟子。公元一〇七年他在安提約基雅被判死刑，和兩位同伴解往羅馬以膏獅口；他在旅途中，給小亞細亞及羅馬等教會寫了七封信，可

稱為教會早期文學的珠璣，都是些不朽的名著，能使我們藉此明瞭他熾烈的心情。那些酷刑的遠景不但不足使他驚懼，反使他充滿了超性的神樂。他說：「在刀鋒之下、野獸之中，能使我更接近天主。」他寫給羅馬教友的那一封信的動機，是因為他聽說羅馬的教友正在設法營救他，他盡力制止他們千萬不要那樣做：「……祭台既然準備好了，請讓我去流血獻祭吧……請讓我被猛獸吞噬，如此我能親近天主。我是天主的麥粒，希望在野獸的牙齒間，磨成麵粉，成為基督無玷的麵餅……你們為我懇求吾主耶穌，肯藉野獸的牙齒把我做成犧牲獻給天主……希望牠們快來咬死我，不要像對待其他殉道者那樣，不敢下口。如果那樣，我要激怒牠們……巴不得最酷烈的刑罰加在我身上，只要我能享有基督便夠了！」

聖力康——在安底約的聖納爵之後半世紀，小亞細亞又出了一位類似的主教，就是斯米納（Smyrna）的主教聖力康（St. Polycarp，或譯玻里加）。他在八十歲時曾見過聖若望宗徒。公元一五五年斯米納有十二名教友被捕，且判處死刑；除一人外，都表現了驚人的英勇；其中一人在競技場中曾拳擊野獸，嫌牠怯懦顛預，不將自己快快吞下。狂怒的民眾要求其他的犧牲品，喊道：「不信神的人該死！把力康逮來！」當他聽見捕快來逮捕他時，他本能夠逃避；但他不願，只說了一句：「承行天主的聖意吧！」便下樓來和捕快們交談。他的高齡和安詳教他們非常驚異，不曉

得為逮捕這樣一位老人，何必那樣勞師動眾。聖力康要求准他做一小時的祈禱，他們答應了；他便開始站著祈禱，儼然一位洋溢著天主聖寵的人。就那樣一連大聲祈禱了兩小時。他們在斯米納使他騎上了一匹驢；那時在競技場上正表演著一場遊藝；到達之後便把他推下廣場，開始加以審問，法官向他說：「看你這把年紀，趕快悔悟吧！因凱撒的名發誓吧！高聲喊：『不信神的人該死！』」

他轉身向著羣眾，可說他們真是不信「神」的人，他注視著他們揚起了手說：「不信神的人該死！」顯然他的意思正和羅馬人的思想相反。

法官再催促他說：「叛教吧！你如果發誓叛教，我便釋放你。你詛咒基督啊！」

「我事奉了祂九十年，祂從未虧負我，我何故要凌辱我的君王和我的教主呢？」

「因凱撒的名發誓吧！」

「你想要說服我，未免太白負啦！我現在當眾聲明：我是基督徒。」

「我要把你投給野獸！」

「那你便下令吧！我們信徒若有改變絕不能由好變壞，如果由罪惡而反正，那卻是好事。」

「你如怙惡不悛，而又不怕野獸，我要用火燒你。」

「你用來威脅我的火，只能燃燒一個鐘頭便歸熄滅。你知道惡人要受的刑罰嗎？」

不必遲疑啦，速做決定吧！」

法官的判詞一出口，羣眾便把柴薪堆積起來；刑場堆好，刑役便要把他釘在上面。他向他們說：「那位賞我勇氣使我不怕火焰的（天主），也要給我在柴堆上屹立不動的力量，用不著你們釘我。」他們便把他捆綁在木樁上。當他高聲祈禱的時候，熊熊的火光便由四面升起，形成了一個穹窿，好似被風鼓脹的布包一樣；聖人的身體如在爐中烤熟的麵包，又像傾銀罐內鍛鍊的金銀，潔白澄黃，飛升天國。

里昂的殉道聖徒——高盧（即今日的法國）當時最活躍的教團，便是里昂（Lyon），公元一七七年便遭受了教難的打擊。為首的教友首先被捕，民眾控以莫須有的罪名；他們的幾名教外奴隸受刑不過，便妄加指證。法庭叫一名受洗的年輕女奴卜郎娣納（Blandina）出來作證。因為她是一名脆弱的女子，主人們有些擔心；不料她因天主的助佑，表現得非常勇敢，她堅決地說：「我們是基督的信徒，像這樣的壞事，我們當中一條也沒有。」雖施以各種酷刑，終歸無效。教友們見一名女子有那樣的神力，一名奴婢有那樣高貴的德行，感覺非常驚奇，便更加認清了耶穌的教訓：在人眼中視為卑賤的，天主卻能光榮舉揚他。

一開庭，第一位犧牲品便是里昂的主教保丹（Pothinus），他年已九十歲，原籍小亞細亞，作里昂主教已經多年。他身體非常衰弱，呼吸都很困難，但精神卻很好。

省長問他天主是誰；他答說：「你配曉得的時候，你便曉得了。」對他這樣的回答，刑役猛然把他推倒在地，不顧他年齡的老邁，有的用腳踢他，有的飽以老拳，亂打了一頓。兩天以後便死在獄中了。

以上只是舉的幾個例子而已，其他英勇的表現，真是指不勝屈。當然也有因一時害怕，否認自己是信徒的；那樣的人多為人所不齒，以後悔悟了，恢復了信心，又做了殉教的犧牲品。他們走向刑場時，大都是精神愉快，面帶笑容，真是視死如歸。他們所戴的鐐銬刑具，都如同最貴重的裝飾品一樣，使他們愛不忍釋；有的甚至身放異香，致令人懷疑他們是用了大量的香油香膏之類的東西。他們受了各式各樣的刑罰，好像是各色的花朵，組成了一頂美麗的花冠，呈獻於天主台前。不只有鞭打、被釘十字架、砍頭、投置猛獸等酷刑，還有千奇萬怪的非刑。比如，坐火椅上，植立在刑場的中央，如同釘在十字架上一樣；她卻大聲祈禱，以壯一同受刑的人們的勇氣。

眾人都斷氣以後——共有五十來名——只剩下年輕的奴婢卜郎娣納和一名十五歲的少年名叫崩弟古（Ponticus）。起先多次把他們帶至刑場，讓他們觀看其他教友們受刑的慘狀，希望他們因害怕而叛教，所以他們是最後受刑的。卜郎娣納如同一

位高貴的母親一樣，支持勸勉著崩弟古，他在受遍了各種酷刑以後才斷氣。那麼只剩下卜郎娣納一人了，人先用皮鞭打她，繼而投給野獸，後又教她坐火椅，她仍然不死；最後把她用網罩起來投給野牛。她被野牛東衝西撞，數次拋在空中，她總是不斷地大聲念著經，最後被割斷喉嚨才結束了性命。連外教人也不得不承認，從未見一個脆弱的女子，受過如此重大且多的酷刑。

一切結束以後，曝屍六天，任人凌辱詛咒；最後將聖屍焚毀，將骨灰投於河中。他們知道教友相信復活，因此譏諷地說：「我們看他們的天主如何使他們復活吧！」

第三世紀教難的性質

第二世紀是羅馬帝國的極盛時代。早已埋伏的衰頹種子便在第三世紀逐漸萌芽：社會漸失平衡、國勢日見衰弱，家庭逐漸解體，風俗日壞；於是爭奪王位者屢次興起內戰，結果是人口銳減。雖賴幾位比較英明的君王，勉強把殘局支撐了兩世紀，但帝國顯然已走上了衰落的斜坡。

反之，教會雖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痛苦奮鬥，卻日漸興旺。耶穌所預許的諾言：「你們信賴吧！我已戰勝了世界」，眼看著一步一步地實現了。教友的數目日見增長，他們打入了社會各階層，甚至朝廷也不例外；他們已公開活動，證明教會有征

服世界的力量。既然這小小的種子能在這樣磽薄的土地上發芽生根，還能愁它不長成擎天大樹嗎？因此在第三世紀便常聽到有人評論說：「看吧！整個兒羅馬帝國要皈依基督了！」

實在，教友並不反對羅馬政權，更不是文化的障礙，他們對宗徒勸他們奉公守法的叮囑，常信守不渝：「每人要服從上級有權柄的人，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羅十三1）他們對皇帝的命令，哪怕是尼祿的，只要不令他們違反良心，他們常忠實地服從。他們所拒絕遵守的，是羅馬人所奉行的異端，是把皇帝當神明崇拜，是他們傷風敗俗的惡習。戴都良曾說過：「如果羅馬信奉了天主，我們便對它全力效忠了。」

可惜皇帝們對這新興的教會全不了解，始終認為她是一種危險物，必須盡力予以摧毀；欲保全帝國，便非扼殺教會不可。直到現在，教難只是偶發的事件，以後卻要變本加厲，以堂皇的上諭來發動全面性的迫害了，簡直是從我者生逆我者死，教友如欲保全生命，便非背教不可。所幸普遍的教難為時不久，陰霾之後，便見晴天，教會又得了喘息的機會。最後帝國不得不認輸，看出來這個排山倒海的勢力，是無法抗拒的。

塞維盧教難

暴風雨終於在公元二〇〇年爆發，延長至二一二年。皇帝塞維盧 (Septimus Severus，在位期間 193~211) 出了一道上諭，嚴禁人民受洗入教。這道上諭的對象還不是全體教友，如果嚴格長期執行，當然要阻止教會發展了。慶幸此次教難沒持續多久，然而在各處已造成了不少的犧牲，尤其在埃及和北非一帶。這時期最著名的殉道者是蓓蓓 (Perpetua)、芬莉 (Felicitas) 和她們的同伴，地點是迦太基城 (現今的突尼斯境內)。

蓓蓓是一位年輕的貴婦，受過良好的教育，婚姻也很美滿，且生有一子，真可說是前途似錦；但她認識了基督教義以後，便決心皈依，雖明知禁令森嚴，仍積極準備受洗。她同一夥望教的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人——同遭逮捕，各階層的人都有，她同兩名奴隸：一名萊臥夏都 (Revocatus，男性)，一名芬莉 (女性) 繫於一起，投入獄中。一同繫押的還有兩位青年：一名撒督尼諾 (Saturninus)，一名賽公都 (Secundus)，不久他們的教義講師撒督魯 (Saturus) 也被逮下獄，在本省監獄拘押了一個時期。二〇二年秋，蓓蓓得在監中受洗；隨後便都被提解到迦太基大獄，準備受審。他們擁擠在一間狹窄而黑暗的監房中，天氣悶熱，穢氣薰蒸，情形異常悽慘。蓓蓓過慣了高貴舒適的生活，當然更覺難忍。有兩位六品修士以金錢賄賂了

獄卒，待遇稍得改善。蓓蓓邀得特准把孩子給她帶來，她便感覺心滿意足，視監獄如同皇宮一般了。對肉體的痛苦她倒毫不在意，她最感難受的是父母親友們的哀懇糾纏。她的老父來到獄中，痛苦得幾乎發瘋，向她哀求威脅，千方百計地誘她背教；無奈她的態度異常堅決，絲毫不為所動。她還同撒督魯鼓勵別人，不愧為獄中的模範。天主也不時以異象支持，就在這種氣氛下度過了冬季。到了春天，正是競技場開始娛樂節目的時期，總督命把他們提出；首先向蓓蓓說：「可憐妳白髮的老父和妳的幼兒，向神明獻祭吧！」——「我絕不祭祀邪神！」——「妳是教友嗎？」——「我是教友！」只這一句便可以定她的死刑。父親的要求，酷刑的威脅，都不能使她動搖；那麼只有等候受刑了。

行刑的前幾天，有這麼一段動人的插曲。芬莉懷孕已八個月；受刑的日子愈接近，她愈發愁；法律嚴禁孕婦受死刑，她深怕這樣展延下去，不能和其他教友們一同殉教。他們共同熱切祈禱了三天，求天主給他們解決這個難題。第三天晚上，芬莉開始陣痛，在生產的痛苦中，她不住地呻吟。守卒譏笑她：「這點兒痛苦妳已經吃不消了，那麼把妳投給野獸時，更該如何？」不料一個女奴竟說出了這樣富有深意的回答：「現在是我獨力吃苦；到那時候是在我心中的那一位代我吃苦，因為我是為祂而受苦啊！」她生了一個女嬰，被一名女教友領養去了。

他們凱旋的日子終於來到。這幾位殉教的聖人出了監獄向刑場走去；他們個個容光煥發，美麗動人，也顯得異常激動，並非由於懼怕，而是由於興奮。芬莉以穩重的步伐殿後，好似基督的一名貴婦，或被天主鍾愛的一個小女孩一樣。觀眾在她明朗的注視下都低了頭。他們走到刑場門邊，監斬官命給他們換上邪神司祭的衣服，以示訕笑。蓓蓓以異常堅決的口吻說：「我們是為保護我們的自由而甘心來到這裡；而且正是因為拒絕祭神，我們才犧牲生命；這是我們同你所交換的條件。」

行刑的時刻一到，首先把萊臥夏都和撒督尼諾投給了一隻熊和一隻豹，任牠們把二人撕爛大嚼。隨後給撒督魯放了一頭野豬，牠只把他撞了幾個翻滾，卻沒敢咬他，然後又放了一隻熊，仍屬無效；只好把他活著提上來。至對兩名婦女呢，他們卻要施以最惡毒的非刑表示更大的侮辱。先把她們剝光，用繩網罩起來放在刑場中央，以便被野牛蹂躪。不料觀眾竟動了羞恥心，給她們穿上了衣服。蓓蓓先被野牛撞翻拋在空中；她一眼看見自己的長衣被撕破了，於是連忙把衣服拉緊，蓋住自己的腿部；她對羞恥比疼痛看得更重。然後又尋到一副髮箱，把散開的頭髮縮起來；她認為殉道者在這光榮的日子，不該披頭散髮表示哀傷。裝束停當後又站起來，一眼看見芬莉已傷臥在地，便前去把她扶起來。沒想到，殘暴的觀眾見她們站在中央，竟軟化了，乃使她們由生活之門走出來。豈知過不了多久，羣眾又興奮起來，命把未

死的幾名殉道者再度牽至刑場。撒督魯首先出現，被另外一隻豹咬齧而死。又命一名劍手去砍殺二位聖婦。可憐那名劍手對行刑尚無經驗，一劍砍在蓓蓓的膀上；她大喊一聲，便捉住劍手拙笨的手，幫他砍斷了自己的脖頸。這位女英雄死時，還不滿二十二歲。

喘息時期及馬西米的教難

塞維盧之後，繼任的皇帝大致對教友不加干涉，有的是因為荒淫無度，無心國事，有的是賦性比較仁善，對基督宗教表示同情。因此除某處亂民暴動，偶爾殺害了幾名教友外，一般可說平安無事，教友們獲得了四十年喘息的機會。然而馬西米（Maximinus，在位期間 235～238）在位時仍不免興起了一次短暫的風波。原來他用打擊教會元首的政策來摧殘教會；於是逮捕了教宗聖秉天（St. Pontian，在位期間 230～235），把他充軍至薩丁尼亞島，不久便在該島受虐待而死。但馬西米不久也為亂兵所殺，這是當時屢見不鮮的事；教難一時又暫歸平靜。

戴西烏教難

公元二四九年戴西烏（Decius，在位期間 249～251）即皇帝位，他英武果斷，具

有古羅馬之風，不失為一位中興的英主。他的主要政綱是恢復古制，復興傳統的敬禮；這是他最大的決心，不容稍持異議，必欲將基督徒完全消滅始覺甘心。他在公元二五〇年頒布一道上諭，發動了全面性有系統的空前教難。在指定的日子，全國人民，至少有信教嫌疑的人，必須齊集廟宇行祭，或向邪神敬香；從者發給叛教的證明書，違者處死。不過官員們盡力使人背教而不願多行殺戮，因此在審訊時不求速決，威脅利誘交互利用，盡量拖延。那些希望早日犧牲以完成殉道的人，往往在牢獄中經年累月的羈押不決。奧利振（Origen）曾說過：「法官們見教友勇敢受刑，非常苦惱；如果他們能使一人背教，便覺欣喜異常。」被判的人身戴鎖鏈，在臭氣薰天的牢獄中長期關閉著，最後的結局不是火燒，便是投給猛獸，或受意想不到的種種非刑。在當時還有一種等於死刑的慢性凌遲，就是罰入礦穴的強迫勞役。被判的人先用燒紅的鐵如牲畜一般地加上烙印，然後兩個兩個的鎖在一起，被牽著步行長途，到礦坑內去工作；那裡邊不是窮兇極惡的罪犯，便是反叛的奴隸，男女老少，各等人都有；除了在光地上休息片刻外，應當晝夜無間地勞作；除非死後被拖出殭屍，否則永遠不能再見天日。

犧牲者的數目相當可觀。首先遭殃的是教宗聖法彬（St. Fabian，在位期間236～250）及羅馬的一大批司鐸和教友。逃脫的教友當然也不少，也有被教外的朋友掩護未遭

逮捕的。不過在無數的英雄中，畏刑叛教的想來也不會太少；若同第二世紀的教難相較，這項叛教者的數目可說相當龐大，已不像往日那樣視死如歸，絕少墮落的了。在這半世紀教難的中間，仍有不少勇敢進教的，不過總是少數。在叛教的人中，有的真正背教了；有的只是佯作拜神，心中仍保持著信仰；也有的並未行祭，只是以金錢購買了假證書，避免追捕而已。無論如何，以上種種都算是叛教。但在恢復了平安以後，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慈母教會對那些離叛的子女，不該表示一點兒憐憫嗎？迦太基的聖啟廉和羅馬的高略教宗規定了一項折衷辦法，既不太嚴也不過寬：只要他們誠心懺悔叛教之罪，也接受嚴厲的補贖，那麼在實行了法定的補贖之後，便予以赦免。

這時雖不免發生了幾宗怯懦的表現，但英豪的善表卻更多。在各個地域，各種階層，各樣不同的年齡內，都有過驚人的善表。在聖人行傳無數的英雄中，我們只引述斯米納的一位司鐸名叫比約尼伍（Pionius）作為楷模。他同許多其他的教友一齊被捕後，只有一個意念：就是要給基督作一個完美的見證。他在兵丁們的監視下，為給來觀看的浪人表示他們絕不去祭神叛教，他在自己的頸項並在同伴們的頸項上套上了一條繩子。他們遂被牽到看守廟宇的人前，這人應負責證明被告對信仰的意見；簡直可以說是他主持了這次審訊。他立刻對大眾公開發言，並對侮辱他的人們

以和平而堅決的口吻作答，他還向羣眾聲明迫害教會的不當，並預言他們將遭受天譴。他的態度和聲調非常善良，堅決而且動人，致使羣眾中響起了一片呼聲說：「比約尼伍，你是好人且是謙和慈愛的人！你絕不應輕生！所以你祭神吧！不要固執啦！生命是甜蜜的，光明是美麗的呀！」我們的英雄簡單地答說：「我知道，生命是甜蜜的，可是我們期待著更甜蜜萬倍的生命哪！不錯，光明是美麗的，可是我們所希望的才是真光明哪！」質問他的人還在嘵嘵不休地爭辯，他斬釘截鐵地打斷他的聲音說：「你的口號是說服或是打擊；你是不會說服我的，那麼你乾脆打擊好了！」他就這樣給自己定了死案。在受刑之前監押時，也是他自己選擇了最齷齪的監獄，以便在那裡更熱心祈禱。他對什麼事也不在乎，他既被判用火燒死，及至被帶至刑場時，還是他自己把衣服脫去，靠在木樁上，命刑役把他釘住。臨死時從火焰中喊道：「我急於早死，為能在復活日早點兒起來。」

這次教難為時不久。戴西烏在二五一年便死去。殉教者的英勇再度鼓勵了人們的信德，教會經過了這次考驗更加堅強了。並且，戴西烏的殘虐反而使民眾產生惻隱之心，對血腥的事件反覺厭惡了：輿論開始在轉變。

瓦勒利安的教難

戴西烏死後的平安為時甚短，不到十年，皇帝瓦勒利安（Valerian，在位期間257～261）便決心在帝國境內全面扼殺教會的生命，使她消滅於無形。他先下令禁止宗教性的集會，違者處死。首先罹難的自然為教會的領袖。教宗聖思道二世（Sixtus II，在位期間257～258）在地窟中做彌撒時被捕，同許多六品一起，當場斬首殉教。六品聖樂倫（St. Lawrence，或譯老楞佐），據傳說是在鐵籠上被焚燒致命的。此外聖福克都奧（St. Fructuosus）在西班牙，聖丹尼斯（St. Denys）在巴黎，還有其他不少的人，都是在這次教難中致命的。

這次教難在非洲最烈，最著名的犧牲品是迦太基的主教聖啟廉。他在戴西烏教難時，因鑑於教會的需要，曾逃避了警察的追捕。這次他卻認為時機已至，需要以生命來證道了。負責鞫訊他的法官說：「你曉得聖上命你祭神嗎？」——「是！不過那是辦不到的。」——「你當留神想一想！生死都在你手中啊！」法官這樣軟硬兼施，曉曉不休地說服，希圖使他叛教。他毅然打斷法官的勸誘說：「你乾脆遵命處理吧！這事很簡單，沒有商討的餘地。」法官本來不願打擊一位貴族，但礙於法令森嚴，不得不判決聖人斬首。聖人一聽宣判，立時回答說：「感謝天主！」

羣眾伴送主教往刑場，一路亂喊：「我們願和他同死！」當局不敢驅散民眾，連教外人也被主教視死如歸的態度所感動，不但未發敵視的喊聲，反而為主教求情。到達刑場以後，聖人自行脫去了外衣，先行跪下，隨後又伏地祈禱，然後立起身來，靜待受刑。刑役一到，主教先向他致候，繼命教友給他二十五元金幣作為行刑的酬勞，然後跪下，自己蒙上眼睛，命一位司鐸同一位八品把自己的手縛住，便伸頸就戮。晚間教友們手執蠟燭火把，口唱聖詩，來收他的遺骸，敬謹埋葬在私人塋地了。

公元二五九年，瓦勒利安同波斯人交戰被俘，受盡侮辱虐待，死於奴役。波斯人把他的皮剝下，填以芻草，塗上紅色，置於波斯廟內，以作為他們神明的戰利品。這就是迫害教會的下場。

太子賈連（Gallienus）繼位，或者有鑑於此；因為他即位不久便出了一道上諭，准許教會首長照舊盡職，平安延長了四十來年。教會乘機盡力發展，穩紮穩打，在帝國內贏得了相當的地位，預料決定性的勝利即將來臨；不過這樣的勝利得之不易，還須經過一段更長也更嚴酷的危險時期，始能獲得：那就是著名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在位期間 284～305）教難。那是羅馬邪教的最後一次掙扎，然而最後的勝利卻為聖而公教會所贏得。

殉道的意義

基督曾對自己的門徒預言過：「為了我名字的緣故，人們要下手把你們拘捕、迫害、解送到公堂，並囚於獄中，且押送到君王及總督之前，為給你們一個作見證的機會。」（路廿一12-13）殉道者實在是作證³。以種種的酷刑加之於各等級的男女、青年，甚至十四、五歲的少女；而且無論他們中哪一位，只要肯說：「我背叛基督，去向皇帝獻祭」，馬上便可以免刑獲釋。背教的人是有的，面對那樣的酷刑怎會沒有？他們一背教，便被釋放了。其他則是甘心受苦受死，且是寧死不背教。所以每位殉道者都是給耶穌基督作證。什麼證明能比流血的證明更具雄辯力。巴斯噶（Pascal）說：「我信甘心被斬頭者的證明。」什麼證明也沒有教難時殉道者的證明吸引更多信奉聖教。不止一次，行刑的劊子手被殉道者堅強的信德所感召，因而放下屠刀，皈依了聖教。戴都良向羅馬人說：「你們最嚴酷的刑罰毫無用處，反而成了引人入教的動機；你們愈屠殺，我們的人數愈增加；殉道者的鮮血實是教徒的種子……你們斥我們為執迷不悟，其實為你們和其他的人，更是莫大的教訓。誰見人面對如此的酷刑而能毫無畏懼，不探索其中的道理呢？」

其中的道理究竟是什麼？就是對基督的信仰。教友們所追隨的，就是為我們被

釘而死的基督，祂曾說過：「誰願追隨我，就該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這話為起初的教友並非一種隱喻。安提約基雅的著名殉道者聖納爵說：「我們若不準備賴耶穌基督的助佑趨赴死亡，以效法祂的苦難聖死，在我們內便沒有祂的生命。」殉教實在是效法耶穌最高的方式，給了人愛耶穌的最大證據。為初期的教友，這是實踐最高的聖德，和同基督完成最親密結合的方法。這種結合在現世便已開始實現；就如聖芬莉說的：「在受刑時，受苦的已不是我們，而是在我們內的基督。」是基督給他們那種超人的力量，是基督藉他們的口說話，祂啟示給他們那種絕妙的答詞，致使法官瞠目結舌，無法反駁。一位年輕的寡婦代奧尼拉受刑時被剝光衣服，她向法官抗議說：「這樣一來，你所羞辱的不只是我一人，你的母親和你的姊妹，都在我身上為你而蒙羞；她們也是女子啊！」年輕的主教宜仁（Irenaeus of Simium）⁴在受木馬刑時，總督一再地向他說：「祭祀吧！祭祀吧！」聖人在極端的痛苦中說：「祭祀？我這是祭祀我的天主啊，我常向祂獻祭！」致命聖人的傳記上，像這類的话觸目皆是；吾主信守祂的諾言，給祂作證的時機一到，祂便是在最平凡的人口中，放上最具真理和最英勇的言詞。

當他們的犧牲完成時，同吾主的結合也就完滿地實現了；他們確信，靈魂一出離軀殼，便去同復活的基督永享光榮。這就是他們赴刑場好像赴宴會那樣欣幸的原

困。在最激烈的戰鬥中他們是最後的勝利者，死亡為他們是凱旋。

但殉道者的英勇是有傳染性的；他們的表現和希望喚起了整個教會仿效的狂熱。那些為追隨基督而先犧牲了自己生命的人，還能是由於麻木冷淡嗎？奧利振親眼看見他父親被牽往刑場，他用一種羨慕的口氣回憶那英勇的時代說：「自教會成立，教友便受殉道的打擊，他們真是忠實；我們從瑩地給殉道者送葬歸來時，便立即開會，教會的全體教友毫不動搖；望教者是在殉道和死亡的氣氛中受訓，教友們堅持信心，至死不渝；望教者經得起考驗，一心信賴生活的天主，毫無畏懼；我們深知那一切都是奇蹟。當然那時的教友人數不多，可是都十足地忠實；走向永生的道路雖然狹窄難行，可是他們勇往直前，一點兒也不瞻顧。」

肆 教會初世紀的生活

教友在社會中的情形

有人一想教難時期，便以為教會初期的教友如常被追捕的逃犯一樣，都聚集在地窟內生活；那是錯誤的想法，與事實全然不符。教友除高尚的道德外，與其他的人並沒什麼分別；他們的宗教生活不敢公開，未免顯得有些神祕；但他們一般的生

活並無異樣，服裝、住處、飲食一如常人。戴都良說：「我們教友並非生活在世外桃源，我們經常出入議政廳、浴所、作坊、商店、市場和其他公共場所。我們也有水手、兵士、農夫和商賈，我們也以勞作和才智服務人羣……」

教友混跡社會當然有時也頗成問題。在許多光景上，外教團體生活和教友的信仰極不相容。例如，一位信教的商人要求一份貸款，債主教他指「神」發誓以表信用，在這樣的情形下該怎樣辦？再比如一個技術人員在工廠工作，如果廠長對他雕刻偶像該怎麼辦？公共節日到了，教友能隨大眾溜去欣賞傷風敗俗的表演嗎？如果拒絕參加，便有暴露身分招致被控訴的危險。最危險的是作政府官員或在衙門當書記；如果有人被控是教友，他該怎麼辦？

由此可知，教友願按照信仰生活便要冒被人嘲笑，喪失職位，甚或殉道致命的危險。

教友舉行敬禮的處所

教友很早便感覺有祕密集會的必要，一來為能更靜心敬拜天主，舉行祈禱；二來為避免羣眾的敵視，橫遭褻瀆聖事的危險。起初他們在私人宅第內聚會；皈依天主的貴族或世家，往往獻出自己寬大的宅第，為教友聚會舉行聖祭之用。在教難劇

烈時，他們也常以地窟為穩妥的避難所。

地窟

地窟原是教友埋葬死人和殉道者遺骸的地下塋地，免得被人焚燬。因為當時有火葬的習俗；然而教友們認為人的身體既是聖神的宮殿，日後又當復活，理應尊重，因此或葬於私人的塋地內，或埋在地窟內。那些作為地下塋地的土地，都是有錢的教友捐獻的，成了當時教會公產。

當局並非不知道地窟的存在，不過羅馬法律視墳墓為聖地，並鼓勵小家庭聯合起來購置公墓，因此教友能在地窟內平安隱蔽達三百年之久，很少受到騷擾。刑役到地窟去搜捕教友是極罕見的事。

最重要的地窟都在羅馬附近，不過在義大利其他地方如西西里、北非及埃及等地也有；是由縱橫交錯的許多甬道所組成，普通很低很窄，有些拓寬的地方，作為全家的墳塋、小堂或聚會之用。走廊兩旁鑿了許多壁龕，安放亡者的遺骸，多以石板封口；有時走廊多至上下四五層，以階梯相連。墳墓及牆壁上間或飾以圖畫，多屬象徵性的：如一牧人肩負一羊，象徵「善牧」，一個筵席的場面表示聖體。許多地方只畫了一條魚，因為希臘語的「魚」字，由五個單字拼成，正是「耶穌、基督、

天主、子、救世者」五個詞的第一字。內中有一幀美麗的古畫，是聖母抱耶穌聖像，其他多是新舊約的故事：比如亞巴郎祭子，拉匝祿復活等。

進教的程序

聖洗是進入教會的大門。最初幾世紀，大多數的教友都是由外教皈依的成年人，很少生後不久便受洗的。一經請求便給付洗的宗徒時期已成過去。在聖教遭難時，進教是一個嚴重問題，很可能有致命的危險；為此望教者必須經過一個準備時期，甚至可能延長幾年；先該學習並實行教義，證明堪當加入教友團體方可；愈接近受洗的日期，準備愈加緊。受洗一般在復活節：表示信友已死於罪惡，同耶穌一齊復活開始度新生命。

望教者須經過考試；該應許接受基督的一切誠命，及〈天主經〉和〈信經〉內所包括的全部真理。所謂〈信經〉，和我們現在所常念的〈宗徒信經〉相仿，稱為〈宗徒信經〉，意即宗徒們所傳的教義綱要。

受洗日被領至聖洗池旁，自行脫去衣服步入池內，由司鐸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受洗。然後穿一白袍——象徵清潔——跪在主教前，主教給他傅聖油並以手覆其頭上，呼求聖神降臨：這就是付堅振禮。

聖體的敬禮

最初舉行聖體典禮前，常先舉行所謂「弟兄宴會」，以紀念耶穌建立聖體前同十二宗徒所舉行的最後晚餐。每人應交納自己的「分子」，這是幫助貧乏者的一種方式。但這種領聖體前宴會最易使人心神散亂，為此不久便與領聖體分開，再後便行取消。聖體實在是一切禮儀的中心。最初儀式簡單，以後逐漸加添了其他經文和禮節，意味更形深長。（請參閱《格林多前書》第十一章）

現在我們描述一下第三世紀舉行彌撒的儀式。那時雖然已有了正式聖堂，究竟為數甚少，我們假定在教難時地窟內所舉行的彌撒吧！

聚會通常在深夜，子時後便開始，以便能在黎明前完結。由六品輔祭通知「弟兄們」（這是教友們彼此的通稱，不分階級地位）聚會的地點和時間，男女分夥由別墅或羅馬住宅區走出來，如黑影一般齊集聚會的地點。走下地窟的階梯以後，便由燈領導，沿著滿布殉道者及其他弟兄們遺骸的走廊前進。但這種情形為他們並沒有什麼悲哀的感覺，因為墳墓的旁邊都是些啟發希望的標語，例如：「安息吧！」「溫良忠實的靈魂息止安所吧！」「永光照之！」「安息主懷」等字樣，這類的詞句都能在信友的心中培養永生的期待。

到達比較寬闊的簡陋廳堂以後，便見油燈四處閃爍，廳堂深處有一殉道者的墳墓，那就是主教要舉行祕蹟的祭壇。信友們便聚精斂神，開始誦經祈禱。

主教問候在場的人說：「願平安和你們同在！」這時一位六品以大家的名義祈求說：「為世界的平和安靜——為聖教廣揚——為聖職人員——為眾信友——為患病的信友——為孤兒及貧困者——為旅行在外者——為被判在礦坑勞役的信友——為坐牢繫獄的信友——為迫害信友的人們」；在每節誦句之後，大家齊應：「天主矜憐我等！主俯聽我等！」可見信友們都看自己是教會的一分子，是基督所救贖的人類的肢體，拋開個人的私益，熱心為大家祈禱。然後主教把大家的祈禱簡短地聯合在一起，誦念一端祝文，就是現在彌撒中的〈集禱經〉。眾人齊應「阿們」。

隨後二品輔祭（司經）念一段古經或新經；最後念主教所選擇的一段福音，眾人肅立恭聽，念畢由主教講解。

有時誦讀別處教會記述該處信友殉教事蹟的來函；試想信友們聽了那些殉教的情形和他們所受的種種酷刑，聯想到自己也可能膺受同樣的榮冠，他們該有怎樣的心情！

到此，彌撒的第一部分，也叫「望教者的彌撒」，便算結束；在彌撒的主要部分——即成聖體和領聖體的祭祀部分——開始前，尚未受洗的人應當退席。

這部分的第一動作是奉獻；為同聖祭聯合，每人都當有所奉獻。有獻成聖體的餅酒，也有為賙濟窮人及孤兒寡婦奉獻其他什物的。奉獻完畢後，主教便以大家的名義祈禱說：「弟兄們，我們大家祈禱，為使我和你們的祭獻能被天主所歡納。」眾人齊應「阿們」。

現在到了最重要的部分。〈頌謝詞〉是成聖體的前奏曲。主教邀請參禮的人熱切祈禱說：「請舉心向上！」——「我們已經向主了！」——「請感謝主，我們的天主！」——「這是理所應當，分所宜為的。」主教繼續列舉天主的恩惠，記憶降生救贖，誦念基督在晚餐時所念成聖體的言詞。信友們心中默想著這莊嚴的詞句，耶穌便重臨他們當中了。

到了彌撒最後的一部分，就是領聖體，主教將麵形掰開；信友彼此行親面禮，然後到主教前去領聖體。主教將一塊麵形（聖體）放在每人右手上說：「基督的聖體」，領聖體的人答應「阿們」，表示信服。六品此時在旁捧著盛聖血的爵，每人前去就聖爵領一口聖血，然後各回本位靜默祈禱。主教將留為病人和坐監者的聖體暫供在祭壇上。

現在彌撒已告結束，念一端謝恩經，然後跪下接受主教的降福。最後說：「彌撒完畢，可以回去了！」

白天即將開始，教友們各回本家，耶穌在他們心中，他們已有勇氣去和生活的困苦相周旋。

從這簡短的敘述可以看出來，我們今日彌撒中重要的部分，都是自古相沿下來的，只是增加一些次要的成分而已。一位古代的信友，能在我們現在的彌撒經書內，找到他以前參與彌撒聖祭時所念經文的大部分。

祈禱

初期的信友並不只是每星期一次在參與彌撒時才想起天主來，他們是把吾主「當不斷祈禱」的教訓付諸實行。亞歷山大的聖克勉（St. Clement of Alexandria，或譯克雷孟）在第二世紀末葉曾寫道：「我們既相信天主無所不在，那麼我們一生可說常過瞻禮；我們在勞作時讚頌祂，在航海時唱聖歌聖詠。我們念經就是同天主交談。如果我們能同天主默默相契，雖然口中不念經，心中也是在祈禱。我們抬起頭來，向天舉臂，當我們念經的聲音停止時，在心靈的顫抖中，仍嚮往著精神的世界。無論是散步，是談話，是休息，是工作，是看書，可說是常在祈禱。在默想時，一人收斂心神，呼求在天上父，祂對呼求自己的人，常是接近的。」

主要的祈禱時間是那樣多，簡直數不過來！有黎明的祈禱，那是成聖體的時間；

有晚禱，那是在日落以後，掌燈以前。日中每種重要工作時都行祈禱：比如起身時、臨睡時、用飯時，直到現在教友還常遵守這樣的習慣；就連在拜訪、工作、更換一種工作等不甚重要的舉動時，也都行祈禱。每天另外有三個更隆重的祈禱時間：第三、第六和第九時辰（合現在九點、中午及下午三點），這是由猶太教繼承下來的習慣；隱修士到今日還保持著這種習俗。

教友生活與補贖

藉著聖事與祈禱的聖化，人心漸漸地變化了。開始度教友的生活，就是與基督同化，就是使自己的生活成為天主模範的肖像。初期教友作家之一聖猶定，曾如此描寫從外教歸化的人心，說他們漸漸清潔、解脫、與基督愛德的精神相貫徹：

「從前我們以荒唐為樂，現在貞操成了我們的幸福；從前實行魔術，現在奉獻自己與天主；從前貪財，現在把所有的充公而各取所需。從前怨恨、謀殺、彼此反對，風俗的區別不許我們在家裡收留外人；現在從基督降生以後，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為仇人祈禱，我們為不公道的仇教者求得回頭，為能使他們也符合基督高尚的教義而生活，也能如同我們盼望從天主，世界的主人那裡，獲得同樣的賞報。」

這樣高超的理想，是不是一切教友都忠心實行呢？教友雖有堅強的信心支持，

但人總是人；我們所熟悉的誘惑，初期教友同樣能遇到，而且加上更大的危險，如周圍的敗俗，普遍的拜偶像，和在刑罰的恫嚇前背教的誘惑。看到教友們犯罪墮落，很快便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領洗後所犯的罪，是不是還可得赦免？對那些輕微的過錯，由於人性軟弱而來的，教會認為可因祈禱、守齋和施捨，而獲得赦免。此外教會會有關赦免罪，甚至是大罪，大家都承認：這權能來自教會的創立者基督；她藉著聖洗聖事實行這權能，但赦免領洗後再墮落的人，不是鼓勵人再去犯罪嗎？有關這事的規則是逐漸確定的。第二世紀末期，已公開承認犯大罪的教友，在或長或短的時間中，應與教友團體隔絕，並取消其領聖體的資格，應當做謙抑與難堪的補贖，直到主教接手那天，他才能隆重地與教會重修舊好，並重新加入教友的行列中。

聖教會與各地教團

教友從未單獨孤立，而是團體的一分子；教友並不是個別地單單救自己的靈魂，而是每人對大家負責。所以哪裡有教友，哪裡便有團體，便有教團。初世紀，原則上每一城市有一教團，而且只有一個教團。每一教團的創建，務要使它逐漸自立，因教難能隨時打擊某教友團體，而使它與外界隔絕。所以每一教團有自己的領袖、神職班、經濟組織與慈善事業，甚至在某種程度下，也可說有自己的習慣與禮儀。

但這樣的獨立自治並不是絕對的；在各地的教團以上，有一聖教會。那是一切教友所公認的，異端與裂教都不能駁倒她。一切教友，都知道自己是耶穌基督教會的一分子，這教會按創立者的意願，該是一個大家的教會，或說公教會（Catholic），這是安底約的聖納爵在公元一〇七年左右所首創，直到現在還採用的名稱。

聖統的組織

聖教會如同其他社團一樣，不能沒有組織。從起初，信徒便顯明地分為兩種：社團的總體——教友，和他們的領袖——神職人員。後者負責社團的精神及物質利益；他們施行聖事，教育民眾，防衛教友免受曖昧道理的侵害，並負責攻斥異端與裂教的罪魁。但這並不是說，教友只處在被動的地位，他們對教會的事務都極感興趣；教會當局自願去請教他們，也就是他們用選舉方式選出他們教會的領袖。然而他們卻不能賦給神權；這權能的傳授是一種神聖的儀式，是由領有權能的人，行按手禮授與的。

每一教團的首領，是一位主教。主教真是首領，是羊羣的牧者，羊羣都該服從他；但他該用他的愛情、熱心、出力和德行的表率來對待他們。在主教以下有司鐸做他的顧問及助手，受他委任負責各種職務，特別是靈修方面的；再以下是執事，

幫助神聖職務，特別是管理物質方面的事，如管理教會財產、施捨及照顧窮人、寡婦、孤兒等。這實在是初期教會的一種特色⁷。

最後，因著教友團體的發展，還建立了其他更低層級的神聖人員：五品、誦讀者（負責在公共場合誦讀聖經）、輔祭、驅魔者與看守堂門的司閹。

教會起初的三個世紀中，神職界沒有守獨身的責任。然而我們從聖保祿致聖茂德與聖迪德的信中可以看出，結婚兩次以上的，不能晉鐸。保祿更看重獨身是明顯的，而且也符合耶穌的教訓。從第二世紀起，教會很尊重那些發貞潔願的男女，教會很早便寧要那些願意獨身的人晉鐸，不久以後獨身者一晉鐸便喪失了結婚的權利。

教會的統一與羅馬宗座

我們在上面已經見到，教友們對統一的感覺是那麼深，不但在內心，而且表現在行為上。當基督宗徒在世時，他們能親自管理那些自己創立的團體，在教友中維持友誼與親善的關係。宗徒們逝世後，同樣的友愛關係還存在著；這也是初生教會的動人事蹟之一，如在各地教會中，經常有客人來往，並交換報告與信件。幾時某教會可有推薦的善表，如殉教的英豪事蹟，便立刻傳達給其他教團知道。聖保祿和安底約的聖納爵書信，就是這樣流傳開來的。如果發生了什麼問題，一地地區的主教

也會集合起來開會研究。

但這種友誼的來往，也許只是各地教會的一種團結，以便保護「信仰的寶庫」純潔無瑕，並維持彼此間愛德的關係。事實上，若干重要城市的主教區，如埃及的亞歷山大、小亞細亞的安提約基雅、義大利的羅馬等等，創立最早，是自宗徒時代由宗徒親自創立的，所以漸漸地那些教區的主教便有了領袖的地位；而在他們當中，有一個教會已被大家公認，享有特殊的權威，那就是羅馬教會。時期可推到宗徒時代的末期。

公元九五年左右，希臘教友團體中最重要的一個——格林多教會，起了嚴重的紛爭不睦；若望宗徒雖還健在，但不是他負責去恢復秩序，而是羅馬主教聖克勉一世——伯鐸的第三位繼承人。是他自動去干涉的？還是格林多教會請求的？我們不能確定。但那封給格林多教會的信，真是才智與謹慎的模範。更可注意的：他不單是勸告，而是如同有權威的，明白表示該聽他的話；事實上格林多教會也承認這種權威，而俯首服從了。

我們還有其他的證據：公元一〇六年，安底約的聖納爵給羅馬主教寫信時，曾用了這樣的字句：「總理羅馬人地方的教會，理應受天主保護，受光榮，受祝福，受頌揚，應被（天主）垂允，相稱而貞潔的同僚會的主席。」這「同僚」二字，在初期教友的使用中，指教友的團體，也就是指教會自身。聖納爵更加添說：「你已

給他人施教，那麼，我希望你所勸的與所命的，常被奉行。」聖納爵是在東方坐第一把交椅的主教，竟說出了這些話，這是羅馬宗座被尊為最高權威的強有力證明！

公元一八〇年左右，里昂主教宜仁給了我們另一個證明。他自問說：「到什麼地方去找傳統的教訓，完整而不受異端影響呢？」他自己又回答說：「在宗徒們的教會中，真正教理的受託者，特別是在羅馬教會。事實上，只有羅馬教會，因她高級的優越性，該是一切教會，即散居在全世界的教友，都該同她一致；各地教友在她內保存了宗徒的傳統。」⁸

第三世紀時，各處教會屢次向羅馬求援，為能解決愈來愈多的各種困難。譬如迦太基教會，因寬免背教者的問題，而意見不同時，聖啟廉和他的敵手，都自動地奔赴羅馬。這證明在聖教史的更古時期，各地教會已承認羅馬教會是他們宗教的中心，他們統一的聖地。天主教不只是藉同一信仰而聯合成的聯邦，而是一個偌大的身體，她的頭是在羅馬。

為什麼羅馬教會公認有最高權威？為什麼那麼有名的人，如聖力康、聖宜仁、戴都良、奧利振等，要去拜訪羅馬呢？理由不是羅馬主教個人的價值。對第一、第二世紀的羅馬主教，除了克勉一世有一封致格林多人的信外，其他的我們一概不知。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名字和殉教事實；是不是能幹的人物？我們不知道，但這並不重

要。重要的是，這些主教都是繼承羅馬教會的創始者——聖伯鐸、聖保祿兩位宗徒；耶穌指著伯鐸曾說過這樣的話：「你是磐石，在這磐石上，我將建立我的教會，地獄的門，不能同她對敵。」（瑪十六18）

伍 公教文學與二、三世紀的異端

教父

天主教在羅馬帝國流傳的時候，面對著一個文明的社會：那裡有演說家，有哲學家，有歷史學家，也有各類的著作家。基督的福音，動搖了一切古代的觀念，如論現世，論來世，論天主；特別是那麼多深奧的道理，自然要遭受泥古派的攻擊。另一方面，教友都努力多知道一些，為能答覆反對者的攻擊。於是激起了不少熱烈的辯論和異端，假如受託者和守護者的牧人，不常常保護傳統的話，大有消滅教會的趨勢。

在這時期天主揀選了一些天賦特別強、聖德特別高的人，來闡明並教授信仰的真理。

人們尊稱這些教會初世紀（從第一世紀末葉起）的著作家為「教父」，他們都

是德學出眾的人。他們的著作雖不像聖經出於天主的默啟，教會也不擔保其中沒有錯誤，但他們在教會中享有特殊的權威，因為他們尚接近本源，有的甚至是宗徒的及門弟子；他們是初期教友生活的直接證人，和宗徒傳統的卓越代表。我們已提過安底約的聖納爵和聖力康。

護教者聖猶定——在這時期的教會著作家中，有一羣人稱為「護教者」；這些歸化的知識分子，把他們的才能用於服務聖教，駁斥以公教為目標的各種毀謗；他們盡心竭力為教友獲得宗教自由；他們指出自己的信仰，值得敬重，值得注意，值得信奉，因為她滿足人靈最高等的願望。

護教者中最著名的當推聖猶定，他生於巴勒斯坦，自幼就喜歡研究哲學。他旅行東方各地，在各派哲學中尋求真理，但沒有一派哲學能滿足他不安的心靈；最後他遇到一位教友老翁，使他認識了基督，並使他懂得天主教義是真實的智慧。猶定歸正後並不放棄哲學；他先居於厄弗所，以後去羅馬，並在那裡創立了一所學院，教授天主教哲學。他那麼有名，一個普通的教友，竟像教會的領袖之一。他寫了兩部護教著作，呈給外教教的皇帝。在公共集會中，他駁斥外教人對天主教的種種毀謗。一名鄰居的外教哲學家，因為無法回答猶定的論證，便去告發他是教友。他以言語證明後，又以血來作證。他曾這樣寫說：「沒有一人信從蘇格拉底（Socrates），以

致為他的教訓而死，但為基督，連販夫走卒都能視死如歸。」他用自己的死證實了自己的話。他和其他六名教友同時被捕，被解送到羅馬總督那裡。總督想動搖他的信仰，對他說：「聽著吧！人家說你能言善辯，你又希冀認識道理：倘若我先鞭打你，然後把你斬首，你就就可升天堂嗎？」——「倘若我能受你所說的苦，我希望領受賞報；我並不幻想，我知道，我確信這個。」——「那麼閒話少說；你們上來吧，大家一齊來祭獻神吧！」——「沒有一個通理的人會捨棄信仰而自甘忘本。」——「假如你們不服從，你們將受刑罰而毫不寬貸。」——「我們整個的希望，是為耶穌基督我等受苦，而獲得拯救。」其他的殉教者也說：「你任意做吧！我們是教友，我們絕不祭獻偶像。」他們終於都被砍頭而致命。

初期的異端

教會的護教者不但要攻打外來的敵人，而且還要克服那些接受基督而敗壞教義的內在勁敵。人們稱那些拋棄教會的一部分啟示真理，而自以為仍是基督徒的人為「異端者」。

天主教露面的時候，並非進入一個未開化的世界，那些受過教育的歸化者，他們對世界、對神、對人生命的起源，都有了既定的觀念；總而言之，他們已有了一

種哲學；奉教以後有人願意把新的信仰和得自外教主義的觀念互相調和。

這樣的例子，便是諾斯底（神祕或唯知）主義（Gnosticism）——聖教所面對的第一種異端。這些人自誇認識了祕密的道理，普通人所不曉得的知識，他們引起了這樣的問題：惡究竟怎麼來的？聖經既然把宇宙當作全能全善之神的工作，那麼怎樣會發生「惡」呢？他們以為聖經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太簡單了；他們自己要用很複雜的學說來答覆它，把天主教的啟示，用最幻想的推理，盡量地混合在他們的學說中。

諾斯底主義有多種形態，但不同的各派有共同的一點，就是主張精神與物質是絕對對立的；物質是惡，精神是善。至高的天主，只是純精神體，跟物質毫無關係；所以物質的世界，不是由天主造的，而是由更低級的神造的。

諾斯底主義者，自誇具有眾奧蹟之鑰，因著這知道，能達到救援。從他們的學說中引出的倫理，永遠在兩個極端之間擺動：或者是過激的苦修主義，既然物質被視作惡，就應躲避用物質，故婚姻本身也被視為惡；或者採取相反的不道德結論，主張讓身體任所欲為，既然他只能作惡。

最著名的諾斯底主義者，當推馬西翁（Marcion）。他過度的推敲古新經中間的相異點。以致不願相信猶太人的天主是真天主，甚至到拋棄全部古經和一部分新經的地步。馬西翁因著他的組織才能，曾組織了許多相當堅固的裂教團體，有些存在

到第五世紀，才壽終正寢。

異端中很特別的一種，是蒙丹（Montanus）的學說；蒙丹是在公元一七〇年左右，從外教司祭歸正到天主教的。他揚言聖神顯現的時候已到了，而他相信自己就是聖神的先知。兩個跟隨他的女信徒和他一樣的狂熱，他們散布預言，宣講嚴格的倫理，命令嚴厲的齋戒，禁止信徒逃避教難，並宣布若干罪過不得寬赦。

教會的答覆

這些充斥的異端雖使教會受到了損失，然而也有幸運的結果；它們促使教會確定她的教義，並在神學上日漸進步。

第二世紀最有名的護教學者，當推里昂的聖宜仁。他在公元一三五年左右生於亞洲的斯米納，幼年時曾認識聖力康主教，日後他感動地回憶自己十五歲時，怎樣和同學們圍坐在這位聖主教的四周，聽他講跟若望宗徒的談話，以及跟其他見過主的門徒的談話；這些事深深地刻在他心裡，所以他曾寫說：「我在幼年時所學習的，和我的心靈一起長大，而和它已合成一個了。」

宜仁從他的誕生地亞洲來到羅馬，再從羅馬來到高盧（今法國）的里昂；一次教難中該城的主教保丹殉道了，宜仁遂被選為他的繼承人。他為給當地人宣傳福音，

就學習了他們的語言。宜仁 (Irenaeus) 這名字，在希臘文的解釋是「平安」，他真是名副其實，到處顯出偉大的心胸，作一位和平使者，緩和教會間的衝突。

這位偉大的傳教主教，在忙碌的各種工作中，在他殉教前，竟能找出時間寫了許多著作；其中一部傑作，是把當時的異端一一列出，並一一加以反駁。他曾設問：異端的錯誤怎麼來的呢？來自人們想用人的理智來懂得天主和奧蹟。然而天主教的信仰不是由人任意仿造的一種學說，而是由基督賜給，宗徒接受並傳給教會的一種天主的訓言。誰願認識宗教方面的真理，只需知道那個教會完整地保存了這寶藏，那是宗徒們和他們的繼承者所建立的教會，她們的主教因著無間斷的繼承，和宗徒們一脈相傳；尤其是羅馬的教會，是由光榮的伯鐸及保祿建立的；因著羅馬教會和他的主教——宗徒的繼承者，把宗徒的傳統保存得完整無瑕。

亞歷山大學院及克勉與奧利振

在公元的初世紀，羅馬帝國的教育中心，不在雅典，也不在羅馬，而是在亞歷山大——當時全球大城之一。到了第二世紀末葉，又因該城主教所照拂的教理學院之故，它也成了天主教光耀的中心。教理學院可和我們現代的大學媲美，不但程度高而且學科廣泛；所不同的是只有一位老師在教學，學生在他那裡受到萬能的陶冶。

這學院起初本為訓練傳教員之用，但因著教師的聲望，吸引了各處受教育的人，來對哲學和宗教研究深造。

在這亞歷山大學府的前後老師中，留不朽之名的有兩位：即克勉與奧利振。

克勉（150~215 左右）是雅典人，生在一個外教的家庭。他受過當時所有文學與哲學的教育。他皈依天主教後，作了亞歷山大學府的老師，他最吸引人的，是提供天主教教義的方式，就是在教義中融合了他所吸收的古代文化的精華。但克勉不只是一位著名的老師，引領他的學生到達天主教義的科學知識，而且也是一位熱心的司鐸，領人到達成德的最高峰。

克勉的光榮之一，是訓練了一位青出於藍的弟子——奧利振。奧利振與克勉不同之點，是生在教友家庭，他約在一八五年誕生在埃及；父親李奧尼得（Leonides）以聖經教育他，孩子顯出早熟的才能。傳說李奧尼得屢次在孩子熟睡時，尊敬地口親他的心胸，因為這是被聖神的臨在所祝聖了的。公元二〇二年，奧利振十七歲時，埃及興起了教難。李奧尼得被捕；奧利振渴望和他的父親一起致命，母親為強迫他留在家裡，藏起了他的衣服。這青年既不能追隨父親，便寫信給他，鼓勵他堅持到底：「請十分留意，不要因我們的緣故而屈服。」

李奧尼得被斬首了。十八歲的奧利振成了一家之長，該贍養六個兄弟，他就以

教書維持生活。不久主教委他為重開的教理學院的教師；但危險還是很大，他屢次冒生命的危險，伴著殉道者，直到他們受刑的地方，給他們和平的親吻。他漫長的一生，充滿著工作和旅行，完全獻身於教育和保衛信仰。他未獲得像他父親那樣殉教的光榮，但至少嘗到了他日夜盼望的殉道苦痛。在戴西烏教難時，他曾被捕入獄，受過劇烈的刑罰。從暴君嚴刑中死裡逃生的他，不久便逝世了，時在公元二五四年。不可否認的，奧利振是教會的偉大思想家之一。他著作之多簡直使人難以置信，可惜只有一小部分留傳下來；但範圍很廣，包括當時全部的知識領域：聖經、神學、哲學、護教學、辯駁文、道理、倫理訓話和信件等。他如現代學者一般，連接並比較聖經的各種底本和譯文，然後在多次講道中，他細究聖經中最隱晦的意義，為滋養人的靈魂。對神學，奧利振是個拓荒者，他是第一個試想把全部天主教信條做出有系統的解釋之人。雖然他始終願作一個正統的學者，但他到達了尚未開發的領域，陳述了許多教會所不認可的道理。

非洲人戴都良與聖啟廉

第二世紀末葉和第三世紀，教會在非洲北部已很有生氣。兩位天主教作家在那裡很有影響力，甚至超過那行省的界限。這兩位就是戴都良和聖啟廉。這些非洲人

用拉丁文著作，不像過去我們所提的一切作家都用希臘文。

戴都良生於一五〇年左右的迦太基。他是受過堅實教育的出等律師，性急躁好爭辯，善於用新奇而華美的文筆表達他的思想，皈依天主教後，他成了神父，把他的才能用於服務教會上。他雖為教會勇敢地攻打了異端，自己卻因著性情的過激，陷於蒙丹異端，至死未表示悔改。

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護教論》，美麗的詞藻，堅強的辯證，向帝國的各省長指出信友的無辜，和他們相反信友的不合理。就在這本著作中，有那著名的句子：「殉道者的血是信友的種子」。在另一本名叫《神魂的證明》的著作中，他把平常用來歸化教外人的論證放在一邊，他說這些人只要聽他們心靈的呼聲便夠了，因為「基督教義正適合人的天性」(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這就是說，他們心靈的深處切望著創造他們的真天主。

聖啟廉約於二一〇年生在非洲一個富貴的外教家庭，年輕時相當隨便；但自從他皈依天主教起，便把自己整個奉獻給基督了。他宣誓守身如玉，又變賣了一大部分財產，用以贖濟窮人。晉鐸後，他的才能，他的教育，特別是他的德行，那麼引人注目，以致二四九年迦太基主教逝世後，該城神職界與信友一致選他為繼承者；從此以後，只因他的聲望便無形中成了非洲教會的領袖。

他稱戴都良為「老師」，但他本人的才智卻更為持重。在他自己的許多著作中，最值得紀念的一本便是《教會至一》。在他看來沒有再比裂教或異端更嚴重的了。他曾說過這樣美麗的句子：「誰不以教會為母，就不能以天主為父。」因他酷愛教會至一，甚至否認異端人付洗有效，這是他生活上稀少的弱點之一。他雖在這點上與教宗意見不合，但從未否認過羅馬主教的最高權威。當殉教的榮冠結束了他富饒的生涯後，教會便封他為聖人，敬他如最大的忠僕之一。

偽經

大約在第二世紀中葉，開始出現一種宗教的通俗文學；一些假託宗徒之名，而模仿新經的書籍。教友們覺得聖經提到宗徒們的事蹟太少，如他們的傳教旅行，他們的致命；教友也願意知道耶穌的兒童時代，聖母、聖若瑟的生活，救主整個家族等；有些作家就逞著自己的想像力，以補福音及《宗徒大事錄》的不足。這些作品就是那時代的宗教小說，有甘美和動人的插曲，也有許多荒誕的事。使讀者被奇異的敘述所吸引，因而想入非非，對歷史與地理也都自由捏造；所提的奇蹟屢次是滑稽可笑的。把它們和新經相比，粗俗卑下是顯而易見的。

從起初，教會就非常小心地把來自宗徒而受天主默啟或至少經宗徒認可的書，

同這些作品分清。戴都良曾講述在一七〇年左右，亞洲曾流傳著名叫《保祿行事錄》的書。是一位司鐸因愛保祿宗徒，而冒他的名寫的，這好心有餘而明智不足的司鐸，就因這事受了撤職的處分。從此我們知道：教會為保衛教友的信心，措施是非常嚴厲的。這些作品中如有教義方面的錯謬，教會就加以處罰；若只是宗教性的小說，教會便予以容忍；但總不在聖堂中公開誦讀。

中古世紀時，新經的書目已無異議，異端的危險也已過去，教會對這些滿足天真好奇的小說採取了寬大政策。從這些書中我們得知聖母雙親的名字是雅敬（St. Joachim）和安納（St. Ann）……〔它們講述〕了聖母獻於聖殿的故事，那是福音所沒有提及的。藝術家、畫家、雕刻家在各時代，都從它們中獲得靈感。從它們，我們開始布置聖誕馬槽非放牛驢不可；從它們，福音的「賢士」成了戴王冠的「三王」。

這些作品為我們有另一種興味；那就是教會初世紀教友們信仰的證據。例如那時期的教友對救世主之母有一種熱愛的敬禮，堅信她是卒世童貞，並蒙召升天等。

陸 最後戰爭與君士坦丁之和平

羅馬帝國反公教的最後一次試驗，是戴克里先教難，是所有教難中最長而最可怕的。一次。

戴克里先皇帝並非自始決心要做教友的仇人，在他執政的初期教友並不怕他，他表現得好像帝國的一位公僕；他和君士坦丁與狄奧多修（Theodosius，在位期間379～395）是使羅馬帝國延遲滅亡的三大皇帝。

當二八四年他執政時，形勢很困難；四周邊境有蠻族的威脅，內部有分裂的跡象。戴克里先敏捷的悟性早已看出倭大帝國的政府，為一個人負擔太重了。因此他把帝國一分為二：戴克里先自己保留東部，把西部的政府，託給同僚馬克米安（Maximian）管理；以後在這兩位首領以下各附一名更年輕的副座，預定為未來的繼承人；這樣帝國已一分為四，但藉著戴克里先的威勢尚保持著統一。另外他也勇敢地改革了行政、軍政與財政的設施。

這些方法都有好的結果；國內恢復了秩序，教友沾他的光不小。在戴克里先起初執政六年中，教會享受著從未有過的全面平安。教友能升為高級官吏，甚至為一省的省長；他豁免教友舉行法律要求官吏該行的外教祭獻，甚至在皇上親友中，也有教友存在；皇后與公主對天主教頗具好感，可能是望教者。信教的人愈來愈多，聖堂中常是滿堂教友，所以許多小聖堂都被改造成更大更華麗的聖堂。有些人甚至歎息這過於昌盛助長了鬆懈，使教友相信羅馬世界的歸主快將實現了。

大教難

但這希望還嫌太早，形勢很快便顛倒了過來。那位幫助戴克里先治理東部的人加萊（Galerius），是一個狂熱的外教人，並且性極殘暴；他漸漸操縱了衰老的戴克里先，首先要求刷新軍隊，一總軍人都需祭祀帝國的神祇；凡不願祭祀者，就得退出軍隊。之後在三〇三年，陸續公布了許多諭令，禁止教友集會；教堂一律拆毀，神職人員應監禁起來，教友的職務與特權都被取消。戴克里先尚不想使教友流血。加萊乘皇宮附近兩次失火的機會——有人推測他是放火的主使人——誣告教友放了火。這一次戴克里先誤信了，發怒若狂，於是教難便全面化了；一切教友都應祭祀神祇，否則處以死刑。

大屠殺立刻開始了，並且延長了十個年頭。諭令的執行並非到處一般嚴厲，全看地方當局的性格如何而定。帝國東部各省的教友受苦最多，人們屢次見到集體的處決。有些教友的城市或村子，居民全部被殲。還可見到長長的教友行列被紅鐵打上烙印，走向礦坑去做苦工；更殘忍的，是有人被挖去一隻眼或砍去一根腿筋。在埃及迫害到達了殘忍的最高峰，男人、女人、小孩無一能幸免；劊子手設法變換著用各種刑罰，以致外教人有時也起了同情心，冒險藏起教友，或幫助他們逃脫。這

樣輿論方面已從向來的仇視或輕視，轉為同情了。

在這時代的殉道羣中，我們只舉出幾個最著名的例子：在羅馬，有教宗聖才林（St. Marcellinus）和最受人敬重的年輕聖女雅妮（St. Agnes）。她被解往法庭時，只有十一歲，拒絕放棄所發的貞潔願，滿心喜樂地想和基督結合，最後受了斬刑。聖思天（St. Sebastian）是羽林軍的將軍，被亂箭射死。在西西里敘拉古（Syracuse）有貞女聖璐琪（St. Lucy）。在巴勒斯坦有聖高邁（St. Cosmas）和聖達勉（St. Damian），他們是出身阿拉伯的醫生，他們的名字已被列入彌撒的常典中。以上只是我們所知道的許多殉道者中的幾個名字而已，何況還有更多的殉道者，名字早已失傳，只有天主知道。

教難正方興未艾的時候，忽然帝國的兩位領袖，戴克里先和馬克米安同時讓位，將權力傳給上面提過的副座：康士丹（Constantius）和加萊。前者對教友有好感，停止迫害西部各省他轄區中的教友；相反在東部各省，加萊的轄區中，教友的痛苦則變本加厲。但是幾年以後，在公元三一一年上，這個教友的勁敵終於承認失敗：他染上了可怕的惡疾，發臭的毒瘡，繁殖著蛆蟲，而且漸漸蔓延全身，他終於承認他的病是一種懲罰，而要 and 教友的神和好；他請求教友們為他祈禱，並出令結束了教難。

這還不是決定性的和平，而且未伸展到整個帝國，但仇教者已察覺到使教友流

那麼多的血，毫無用處。殉道者的英豪所贏得的決定性勝利的日子，已經臨近了。

君士坦丁的勝利與《米蘭詔書》

自從戴克里先退位以來，帝國陷於無政府狀態。王位之覬覦者都以兵力來爭奪霸權。就在這角鬥的過程中，產生了確乎改變歷史進行的事情。

覬覦王位者之一是君士坦丁——康士丹的兒子。康士丹曾溫和地治理過西部各省，君士坦丁曾被任命為高盧羅馬軍的總司令。他是寬容的外教人，傾向一神主義。這位名將，深為兵士所愛戴，在他父親逝世後，他就決定恢復政府的統一，先在西部各省著手。一個僭權者馬森斯（Maxentius）已在義大利起事。君士坦丁越過阿爾卑斯山，領著他的軍隊，向羅馬進發；那裡他的敵人正以優勢的軍隊嚴陣以待。這冒險的企圖，關係著他整個的命運。在開戰之前，君士坦丁自覺需要呼求教友的天主，因祂在中止最可怕的教難一事上，已顯出了祂的能力。當他睡覺的時候，獲得了上天的暗示：他見到基督的十字架和這一句話：「因著這記號你要得勝。」他使兵士的盾上都刻上基督的名號¹⁰。第二天在羅馬近郊，台伯河（Tiber）上的米勒未（Milvius）橋頭，戰爭展開了。敵軍被打得落花流水，馬森斯的屍體在台伯河中發現。次日君士坦丁行凱旋入城禮，居民不論教內教外都高呼萬歲歡迎。從此他便成

了西羅馬帝國的唯一主人。從高盧出發時他尚是個外教人，抵達羅馬後心已是教友了，他把他的勝利歸功於教友們的天主（公元三一二二年十月）。

公元三一三年初，君士坦丁在米蘭與東羅馬皇帝利辛尼（Licinius）相會。帝國的兩位領袖共同建立了一個新政治的綱領，擬了一篇共同宣言，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米蘭詔書》（*Edict of Milan*）。其中包括良心自由的原則：每人可自由信奉自己所喜歡的宗教；天主教教友可自由實行他們的宗教，不得再受任何干擾。外教人也有同樣的自由。此外，為賠償過去，在最後一次教難中，教友的財產、聚會的地方、團體的共同財產被沒收的，該當一律歸還。

《米蘭詔書》成了歷史上的里程碑。以前外教政府總以為自己為保護他的權威，理應剷除那似乎妨礙他全能統治的信仰；那已是今日獨裁政府的觀念，視個人為服務國家的機械。因著《米蘭詔書》，國家元首首次公開承認：良心的領域，超越一切人的權力以上，而單單屬於天主。殉教的英豪已贏得了基督那句話的實現：「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

註釋

- 1 在羅馬附近有一個著名的地窟，名叫「聖嘉禮地窟」，裡面埋葬著好幾位教宗。起初，這個地窟單單是在某羅馬貴族大家庭的土地內所挖掘成的地下墓地，這大家庭名則濟利（Cecili），也就是聖女采琪（St. Cecilia）的祖先。在這地窟中有許多極著名的羅馬家族墳墓。
- 2 初世紀的殉道者我們都是藉著集為《致命實錄》一書看的各種著作而認識的，這些著作並非有同樣的歷史價值，應當分為三類：甲、官廳的審判實錄，所記的是法官的問詞，被告的口供和最後判詞。這些來自公家檔案庫的片斷，有不能否認的歷史價值。乙、來自目睹的證人或同時代的人的記述，例如里昂教友寫給亞洲教友的信，報告一七七年里昂教友的殉教情形；聖力康、聖婦蓓蓓與芬莉等的殉道錄等。這些文獻也有不能否認的歷史價值。丙、事件多年以後的追敘，目的是為動人觀摩，事實與虛構互混；雖然不能說沒有一點兒歷史根據，但往往很難從作者想像的渲染中，剔出歷史的事實。有些敘述全無歷史根據。我們在本書裡所引的致命敘述，都是根據前兩種的實錄。
- 3 致命或殉道者的拉丁文一詞（Martyr），原文是希臘字「證人」的意思。
- 4 這位是西米烏（Simium）（地近多瑙河）的宜仁，不可與里昂主教聖宜仁相混淆。
- 5 但在緊急的情形下，洗禮也以在領洗人的頭上倒水三次舉行，同時念「我洗爾，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聖而公教會至今還沿用這種儀式。這在新經以外最古老的文獻《十二

宗徒訓誨錄》(*Didache*) 一書中，說得很清楚。

6

第二世紀時，對告解聖事有兩種相反的見解：一種較嚴厲，主張領洗的教友所犯的大罪，尤其是拜偶像、奸淫和殺人，沒有希望獲得教會的赦免；這派意見太嚴，不久就無形消滅了。另一派意見較占優勢，更近人情，也更合福音的精神，主張只要罪人在和教會和好前做嚴厲的補贖。戴西烏教難後這派人的意見更占優勢了，因為有許多教友為避免死亡而祭過偶像的，懇求重歸教會懷抱。一名嚴肅主義的羅馬司鐸諾瓦西央(*Novatianus*) 主張某些罪不能赦免，並且造成了裂教，延至第五世紀始消滅。

7

我們現在所描寫的教會組織，是第二世紀中葉以後的實際情形。這組織如何形成的，那是相當模糊的問題，因為對這時期的教會歷史，我們所有的文獻很少。但我們可肯定，主教、神父、執事的區分，起源很古。至少這些名字在《宗徒大事錄》中已存在，雖然很難說那時的職務是否自當初便和以後的相同。特別在起初，主教和神父的區別不太清楚。此外，似乎在起初，在保祿手創的團體中，權力是由一個核心團體行使的。如果看他們的年紀，便稱他們為「長老」(希臘文 *Presbyteroi*)；如果注意他們的職務，便稱他們為「監督」(*Episcopoi*，或譯「主教」)。無疑地，這些團體的真正領袖是手創的宗徒本人，不必說，這樣的團體沒有一位主席，是不能行使職權的；他雖不在場，卻繼續遙遠地關心著新教友的神益。漸漸地由主教團的管理，進而為由一位主教管理了；這種改

變進行的或快或慢，全隨當地教會的情形而定。《十二宗徒道理》寫在第二世紀末期，上面只提「主教和執事」。反之，安底約的聖納爵書信，寫在一〇七年左右，清楚地說每一團體有一位主教和許多神父及執事。毫無疑問的是在第二世紀中葉，各地方都有了主事的主教。值得注意的是，從那時期起，便有人想編製一張各教團第一任主事主教的名單；那麼從起初，而且該是宗徒制定的，主教團的主席便享有主管的權柄，雖然在我們所獲得的少數文獻中，不甚顯明。

8

教宗維篤一世 (Victor I, 在位期間 189 ~ 199) 在位時，我們便見到行使這權威的顯明例子。很久以來，對舉行復活瞻禮的日子，便有兩種不同的慣例。亞洲的教友按照若望宗徒的傳統，在猶太人舉行逾越節的日子，即三月的月圓日，慶祝救主的復活。其他地方，很早就按照這個習慣了，他們是在月圓以後的星期日慶祝復活節。當然這歧異一點兒也不影響信仰，這只是一個紀律的問題，但總覺不相宜。教宗維篤一世要硬性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召集了全教會會議，命令一致遵守羅馬的慣例。亞洲的主教為忠實履行他們的古老習慣，拒絕服從。維篤一世下令開除不服從的主教的教籍，這未免太嚴厲了。宜仁固然不否認教宗措施的合法，但寫信勸他不要操之太急；為了紀律的問題，需要開除可敬主教們的教籍嗎？宜仁的斡旋發生了良好的效果，教宗聽從了宜仁的意見。從第三世紀，亞洲的教會也都採用了羅馬在主日慶祝復活節的習慣。這一衝突很清楚顯示第二

世紀末葉，羅馬教宗已行使了他的最高權力。

9 羅馬帝國一說西方，便指的是義大利、高盧、大不列顛、西班牙與北非洲。東羅馬包括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敘利亞與埃及。東方主要的語言是希臘語，西方是拉丁語。

10 我們所知道的事實，是從兩位歷史學家敘述的；他們是拉克坦斯（Lactantius）與安瑟伯（Eusebius），都是君士坦丁的同時人。拉克坦斯在事情發生後的幾年內，這樣寫說：「君士坦丁在夢中受到關照：在盾上刻上天主的天上記號，然後去交戰；他完全照做……他在盾上刻了基督的名號。」安瑟伯在事後十五年的《君士坦丁行傳》內敘說：一天下午在全軍前，君士坦丁看見在天上有一個發光的十字架，四周有這樣的字句：「你要用這個記號得勝！」當天夜裡他夢見命令他摹寫這記號。

兩種敘述在細節上有些不同，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拉克坦斯的證據，安瑟伯的敘述可能有些渲染。君士坦丁的皈依由下面的事情可以證實：他在他的軍旗上實在印上了X與P，這是希臘文ΧΡΙΣΤΟΣ（基督）為首的兩個字母。人們發現君士坦丁時代的許多碑銘與貨幣，都刻有這個記號。

在同馬森斯作戰時，君士坦丁還不關心教友，因西羅馬的外教人比東羅馬更多。反之當他向羅馬進軍時，更關心贏得外教人的好感，因為在羅馬城內他們還很有勢力。所以他的變化既不是因著利益，一定是因著他個人的折服。

第四章 第四世紀教會的勝利

教會一獲得平安與自由，就清楚地顯出：曾抵抗了各種迫害的這個教會，將要展翅高飛；厭倦了不道德與外教主義的羅馬社會，也已開始動搖而深感宗教生活的需要，對各種偶像崇拜既已失去了信心，人們更轉向那能給信友超人力量的唯一教會了。

第四世紀！在教會的歷史上，是一個轉捩點。君士坦丁不但給了教會和平，而且還給了她不少特恩。狄奧多修更宣布天主教為國教。至於教會的堅強生活在以下的事實中更為顯著：教會的機構不停地增加，隱修生活從此開始了，許多建築物公開地造了起來，公教文學尤其是教父們的作品大顯光輝。為教會有很大危險的各種異端，並沒有動搖了她，反促使在大公會議中，用清晰的字句確定了若干重要信條。

壹 第四世紀的教會與國家

君士坦丁與教會

君士坦丁的皈依，不像聖保祿那樣一開始就完全歸正；卻是按照一種教會雖不贊成，當時卻相當盛行的惡習，把聖洗延到了臨死前才領受的。他一生做著「半個教友」，外教主義的情欲有時也會發作一下。第一，他是個政治家，在他的統治中，政治的動機和宗教的信仰，同樣引導著他。再者，他是帝國的領袖，而帝國的大半居民尚是外教人；按外教慣例，國家的元首同時也是宗教的元首，他接受了外教崇拜之神的最高司祭頭銜，但他從未參加過祭禮。他忠心於《米蘭詔書》的條款，只要不直接妨害公共的風化，常保證外教崇拜的自由。時間一久，他漸漸地顯出對天主教的好感了。例如他建築或裝飾了許多聖殿。他把羅馬拉特朗宮（Lateran）贈給了教會，這座宮殿成為教宗的慣常住所直到中世紀；在宮殿旁蓋了拉特朗大殿，在梵蒂岡聖伯鐸的墳上，又蓋了華麗的大殿，一直保存到第十六世紀。

東羅馬皇帝利辛尼正和君士坦丁相反，他在《米蘭詔書》上簽字，只是為了政治的理由，當他一回到東方，便漸漸對外教主義青眼相加，對天主教毫無好感，且

用各種方法去難為她。君士坦丁以宗教自由保衛者的名義，向他宣戰，戰勝了他，而且最後處決了他。從此羅馬帝國統一，只有君士坦丁一位皇帝了。

君士坦丁獲得東羅馬後，立刻想把帝國的首都搬到東方去。他選定了拜占庭（Byzantium）古城，因為那是很容易保衛的海口，且地位連接歐亞兩洲，很是適中。在皇帝的命令下，許多的建築師和工人便開始工作起來，經過了六年的工夫，大功始告成；我們至今還稱它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即現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以紀念它的創建人。在這「新羅馬」城內，君士坦丁願意有公教的氣氛，所以許多的聖殿漸漸地蓋了起來，在諸宗徒之堂中，他為自己造了莊嚴的陵墓。

在這時代，朝聖者開始湧向巴勒斯坦，去敬禮救主以生活與苦難聖化過的地方。但自公元七〇年耶路撒冷毀壞，羅馬人又建築了一座新城以後，加爾瓦略山與聖墓的舊址，即完全湮沒了；教會仇敵為抹去基督苦難的記憶，又建立了許多神廟。現在在君士坦丁大帝命令之下，考古學家確定了聖地的舊址，大批的工人挖掘加爾瓦略山與救主的聖墓。君士坦丁的母親聖赫肋納（St. Helena），雖已是七十八歲的人，還親自在那裡，鼓勵並領導著工人。在發掘的進行中，找到了救主的十字架。這尊貴的遺物被分成無數的小塊，分散到全球以滿足教友們的虔誠敬禮。在聖墓，與基督誕生地白冷，都蓋了華麗的大殿。

建造聖堂比變更帝國的制度容易得多，因為後者是由多年的影響，與世世代代思想及生活的方式結晶而成。君士坦丁雖然努力，當然在短短的幾年內，他不能把敗壞的希臘羅馬社會，變成一個與基督理想完全相合的社會。但基督宗教的影響已滲入他的法律中。主日和耶穌復活的日子，已成了公共假日。有些法律專為保護窮苦病弱與孤兒等，保護奴隸免受主人的粗暴，他們的釋放也變得更容易了。為紀念救主的苦難，取消了十字架可怕的苦刑。另一道諭令是，禁止在犯人的臉上用燒紅的鐵去烙印，因為他說：「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的。」他企圖廢除角鬥者的比武，但因根深柢固，他的希望沒有實現。為糾正風俗的敗壞，他盡量堅固家庭、保護子女的權利，為提高母親和妻子的地位，他盡力攻擊通姦的惡習。

按照聖保祿的訓誡，教友中有爭論時，該請主教裁判。這種明智的措施，第一是為維持教友間的和睦，第二也為躲避壞表樣。君士坦丁使這習慣成了強制性的，承認天主教的判決有法定的價值。這是教會法庭的開始，到中世紀時將發展至最高峰。君士坦丁自稱為「額外主教」，意思是說：他自信負責向尚未奉教的國民宣傳福音。可惜他常想過問有關教義的問題，那是只有主教和教宗才有權判斷的事。他個人雖然沒有犯過太大的錯誤，但他的繼承者效法了他的榜樣，卻犯了重大的錯誤。教會剛脫離了教難的危險，卻又被另一個同樣重大的危險威脅著：那就是隸屬於政

治權下的危險。

君士坦丁既揚言為基督的信徒，並對教會表示了如許的善意，為什麼不領洗而正式加入教會呢？是不是為了政治的理由避免傷害外教子民的感情呢？或是想在臨死前領洗，可獲赦一生的罪過而直升天堂？誰都不知道。無論如何當他覺得死期臨近時，便請求了領受洗禮；他自己脫去了皇服穿上新教友的白袍。他還有力量說出了以下的話：「這是我久已渴望的日子，這是我懇求天主恩賜救援的時候……這時候我實在幸福；現在我看見了天主的光。那些得不到這些幸福的人真是不幸！」他死於公元三三七年的聖神降臨瞻禮日。

雖然他有當受人責斥的過錯，後世卻給了他「大帝」的封號；因他偉大的事業他實在也配享這個封號；他實實在在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天主教的原則滲入了法律與制度中，終於釀成了一個新的文化。

君士坦丁死後，他的三個兒子共分帝國。其中之一，康士丹二世（Constantius II，在位期間 350~361）在他的兄弟死後，成了獨一無二的總皇；雖然他是教友，他卻給教會招致了許多麻煩，因為他庇護亞略異端，有關這異端我們將來還要提到。

叛徒茹連

君士坦丁的繼承人中，只有一人想開倒車，想恢復外教主義，那就是歷史上有「叛徒」之稱的茹連（Julian the Apostate）。

他是君士坦丁的姪子，從小便受基督宗教的教育，但他的老師都是亞略異端者，教給他的教義，只是殘缺不全的、乾枯的，在這感情敏銳的青年心裡起不了作用。以後他研讀希臘的文學與哲學時，便沉醉在那上面，在心裡也放棄了基督。公元三六一年康士丹二世逝世後，他獨霸帝國達三十年之久，於是便放下了假面具，公開叛了教；羅馬皇帝重新成了外教人，另外他還自信上天召叫他復興瀕死的異教。被拋棄的偶像廟宇重新開放了；殺牛宰羊的祭獻與占卜等又盛行起來，他還親自在犧牲跳動的內臟中去找尋預兆。他恢復了古代崇拜的禮節，還不滿足，更願以新的精神加入異教中，於是他想以他所憎恨的天主教做模範；他嘗試以天主教的道德感動異教司祭；他要求他們成為祈禱的人，成為宣傳這新宗教的傳教士，成為苦行而有愛德的人。徒勞無益，邪神的司祭對這些異常的要求感到很大的驚愕，尤其對貞潔與禁欲的要求；因為他們所關心的，只是他們的光榮與特權而已。

人若不消滅耶穌（茹連輕蔑地稱他為加里肋亞人）的宗教，只恢復異教尚無補

於事。所以他命令教友歸還占有的異教廟宇，已毀壞了的再重建起來。茹連本人雖不要流血的教難，但在民眾的推動之下，有不少暴動的發生和教友的被處死。茹連特別開始了間接迫害的方式，許多現代的政府依法照做，並做得盡善盡美。教友喪失了獲得公職的希望，一切的職位都給了異教人；軍人與官吏，教友都沒有份兒。還剝奪了教友及一般民眾所應享的普通權利。在帝國內教育一向是完全自由的，國家從未干涉，茹連第一個對這問題立了法，就是禁止教友老師教授文規與古典文學。然而在那時代，整個文化是從攻讀古典文學得來的，文學為獲得一切公職都是必需的。教友老師自己雖輕看異教可笑的邪神，但知道欣賞文筆的美，而「在古代文學的軀幹上，留下荊棘而摘取玫瑰」，連這花，茹連也要在他視為仇人的身上剝奪。不准給教友教授文學，就是給教友家庭的孩子關閉了接近上等社會之門，而把他們降為次等國民。

漸漸地，這陰險的迫害，要發生嚴重的結果。幸而這暴風雨也只經過了兩年。茹連企圖征服波斯國——羅馬在東方最可怕的仇敵。願意在敵國的心臟地帶一決雌雄。兵法最忌的是孤軍深入，他卻帶著軍隊進入波斯國的無邊沙漠。在被迫撤退中，他壓著陣不許動搖，在後衛的交戰進行中，他中了一槍。一位古代歷史學家寫說：茹連自覺中了致命的重傷，便仰天大叫：「加里肋亞人，你已勝利了！」他是否真

的說過這樣的話，關係不大，事實上，復興古老異教的希望，真的隨著茹連一起壽終正寢了；從此沒有一人再做第二次試探。

狄奧多修與國教

在茹連繼承人的管理下，帝國的衰微更形尖銳。皇帝們屢次彼此交戰。篡奪者起來違反，也有能僥倖成功一時的；但大多數都落得悲慘的結局。乘著這混亂，蠻族漸漸地侵入帝國境內了。

最後一次統一帝國的皇帝是狄奧多修。他是勇敢的軍事家，同時也是能幹的政治家，他暫時延遲了帝國的滅亡。

就是這位狄奧多修，給了異教一個致命的打擊。君士坦丁使天主教如同其他宗教享受同樣的自由；狄奧多修更進一步，使天主教成為國教，排除了其他一切宗教。他用一連串的法律，禁止異教的各種外在表現，但並沒加以迫害，異教徒照常可保持他們的信仰，只是不准有公開的行動而已。大多數的廟宇很快便關閉或放棄了；有些改成聖堂，有些被破壞了。異教人並不願為他們的神祇犧牲性命；雖然有些地方有反抗的企圖。例如在亞歷山大，異教黨徒在俯瞰全城的尼羅河神賽拉比（Serapis）廟內，建起堡壘，抵抗了好幾個星期，他們相信一種傳說，保證地皮將裂開吞掉那

些敢褻瀆神像的人。當最後一些護神者逃跑以後，該城主教叫一名兵丁去破壞神像。一斧頭就把它打倒了，只見一大羣老鼠從裡面出來。

狄奧多修也把愛德的精神攙入法律中，因他真懂得了福音。用這方法，福音滲入了公共生活，有助於社會的進化。雖還有異教徒，尤其在鄉村裡，但他們的影響卻愈來愈小。

狄奧多修的懺悔

那時天主教在道德上的權威很大，連皇帝也不敢違抗，下面的事實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在得撒洛尼城，為了一件芝麻小事，鬧了很大的亂子：一個賽車選手被捕了；羣眾抗議，要求釋放他們心愛的選手，竟把該城的駐軍司令戕殺。狄奧多修大怒，於是詭稱演戲，命令在競技場上召集民眾，然後加以集體屠殺。皇帝駐在地的米蘭主教當時是聖安博（St. Ambrose，或譯盎博羅修），他曾設法取消這在盛怒下所出的亂命。曾經顯示有成功的希望，但在左右慫恿之下，狄奧多修終於執行了他已發出的命令；七千個生命包括男人、女人、小孩死於非命。這為一位奉教的皇帝實在令人驚駭！無異回復了最壞的異教皇帝時的野蠻作風。聖安博相信為了衛護道德，對這種罪惡必須懲罰。在皇帝回城前，他先離了城，用一封非常莊嚴而又非常

堅決的信，使他知道：在他公開懺悔以前，不得進入聖堂禮拜。主教在信上說：「你既學了達味犯罪，也學他懺悔吧！罪只能用眼淚和苦行洗刷。在我這一面，如果你來參加，我便不敢奉獻彌撒。事實上我既不願在殺一個無辜者的人面前獻祭，何況在屠殺了多數無辜的人的面前呢？」

一個月的工夫，狄奧多修掙扎不肯屈服。最後他的信德和良心的斥責，戰勝了他的自愛，接受了暫時不得進入聖堂的處罰，直到公元三九〇年的聖誕夜，人們看見那位帝國的君主脫去了皇服，穿上了懺悔者的衣服，雜在一般教友中參與了彌撒。

狄奧多修的懺悔，在聖教史甚至在世界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國之君自承屬於更高的法律下，在一位代表天主以道德名義說話的人面前低頭。

帝國分裂

狄奧多修臨死時，又把帝國給他的兩個兒子分為兩部分：阿卡地 (Arcadius) 在東部，洪諾利 (Honorius) 在西部。但這次的分裂，成了決定性的；兩部分的命運，日見不同，且不停地加劇，尤其當西部落在蠻族手中以後 (公元四七六年)，國事日非；以君士坦丁堡為京城的東部，卻一直維持到十五世紀。東部取名「拜占庭帝

國」，因為君士坦丁堡的古名是「拜占庭」。拜占庭帝國，在公元一四五三年陷於土耳其人手中。

帝國的這種分裂，對聖教歷史關係非常重大，因為成了以後十一世紀東方教會由羅馬公教分裂的遠因，就一直存在到今日的裂教。

貳 教會的擴張

三世紀來一向被迫害的天主教，從君士坦丁起，一變而為公開自由了，並受到皇帝們的優待。一般常是勝利有人趨附，可是，雖然異教的勢力已大見低落，若你以為這時代的民眾都成了天主教教友，那就大錯特錯了。無疑地在小亞細亞與埃及，教友占大多數；但在帝國西部如義大利、高盧與西班牙等卻大不一樣；尤其在鄉村裡，居民還是依戀著祖傳的信仰。主教們肩起了艱苦的責任，去歸化鄉村的羣眾；其中最平民化而又盡人皆知的是聖瑪定。

聖瑪定

瑪定 (St. Martin) 在公元三三八年左右抵達高盧時，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軍官。他生在今日的匈牙利，兒童時便奉了教，他本希望做一個隱修士，但他既是軍人的

兒子，依法必須參加軍隊；不過他常保持著獻身於主的志願，他出奇的愛德也有許多表現。

一天他遇到一個乞丐冷得發抖，他毫不躊躇地用劍把他的外衣割開，給了那可憐的人一半。當天夜裡，耶穌顯現，穿著那半件外衣；那是因愛祂的緣故而施捨的。

他領洗以後請求退役，終於實現了他追隨聖召的志願。他起身到普瓦泰 (Poitiers)，為該城的主教聖怡樂 (St. Hilary，或譯依拉略) 的大名所吸引，遂拜他為師。主教願祝聖他為六品，但他因謙遜而婉拒了。主教充軍後，他也離開高盧回歸本鄉。在家，他感化了自己的母親。他先在義大利試度修會的生活，以後回到高盧，在那裡創立第一座隱修院。

都爾城 (Tours) 主教逝世後，該城居民要求這位聖德出眾顯過奇蹟的瑪定修士出任主教。瑪定雖不願意，但無法拒絕這榮銜。這位奇異的主教，一點也不注意外表，穿著粗糙的衣服，頭髮不修。他的志願是隱修士，職務卻是主教，他盡可能地保持著隱修士生活的簡單樸素。

他開始了向鄉村宣傳福音的工作：騎著騾子或驢子，在各鄉村停留，和他的徒弟們直達異教的廟宇召集民眾，宣傳福音，屢次有集體的歸化；於是廟宇拆毀了，樹林砍伐了，聖堂代替了廟宇。這樣，天主教便擴展到從未聽過福音的最偏僻鄉村了。

天主教在帝國以外的發展

在羅馬帝國境外，也展開了傳教工作。

帝國最重要且唯一具有高度文化的鄰國是波斯帝國，天主教很早便傳到了那裡。第四世紀時，波斯的天主教在沙波一世（Sapor I）與沙波二世（Sapor II）的王朝遭受最殘酷的迫害，延續了四十年，無數的教友殉了教。波斯的天主教還要繁榮兩個世紀，但是已註定要消滅在回回手中。

在波斯，教友只占少數；但在波斯北鄰的亞美尼亞（Armenia）國內卻大不一樣；一下子都信奉了天主教。一位亞美尼亞貴族國瑞（Gregory），外號叫「啟發民智者」，領洗以後，也勸化了國王受洗（公元三〇〇年左右）；國王命他的屬下都信奉天主教，偶像的廟宇改成了聖堂；我們可以想像，這初次的歸化是相當膚淺的，但一世紀以後，天主教在那地方便根深深厚了。

在紅海沿岸，天主教傳進了阿拉伯和厄提約丕雅（即現今的衣索比亞）。福音剛傳到厄提約丕雅時，有過動人的故事：有一隊商人在厄提約丕雅海邊登陸；全隊的人都被殘殺了，只有兩名教友兒童得免於難；他們被收養在朝廷上，竟成了年輕國王的家庭教師；他們從國王那裡為教友爭取到自由。他們回到羅馬後講述了他們

的奇妙遭遇。其中一名叫弗呂孟斯 (Frumence) 的，被聖達修 (Athanasius，或譯亞大納修) 祝聖為主教，並回到厄提約丕雅領導那裡的教會。以後在第六世紀，厄提約丕雅的國王還要和他的百姓一起歸化。可惜這次傳教者是來自埃及信奉「基督一性論」的異端人。這個羅馬帝國以外，信教最早的國家，直至今日雖然還信仰基督，可惜仍是和羅馬公教分離的。

參 教會組織與教友生活

教會組織

教會一面發展，一面確定她的組織。如同前一時代，每城常有一位主教，而他真是教友團體的領袖。但因著教友數目的增加，必須把重要的城市分成若干區，把它們託給司鐸們管理，這就是本堂區的起源。

教會的組織有模仿帝國組織的趨勢。在國家的每一行省，省會的主教每自視對本省其他主教有些權力，故稱他為都會主教 (Metropolitan)，也是他，在其他兩位主教的贊助下，祝聖省內新選出的主教。

在各都會主教座位中，有四處享受著特殊的威望，那就是羅馬、敘利亞的安提

約基雅、埃及的亞歷山大，因為它們遠源於宗徒時代，還有君士坦丁堡，那好像是「新羅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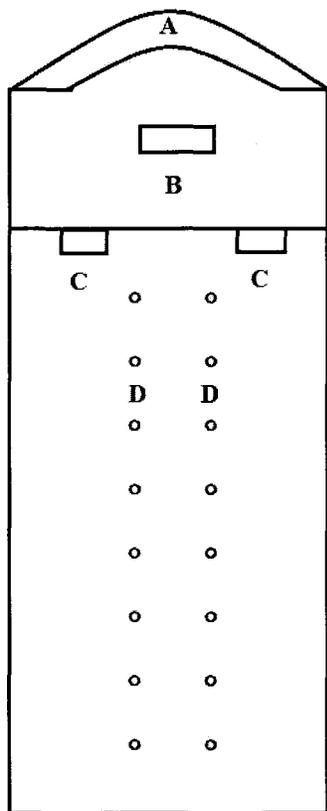
自從君士坦丁堡建立，羅馬首都遷至米蘭以後，羅馬雖然喪失了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但羅馬教宗還是位在其他一切主教之上。幾時別的主教向他請求有關紀律與教義的問題時，教宗的決定有法律的力量。他親自主持在羅馬召開的教務會議，並派代表主持大公會議。

禮儀敬禮與大殿

自從米蘭詔書以來，教友的力量與生氣，便在教會敬禮的禮儀中展開。一直到那時，一切禮儀往往在私人的宅第內舉行，當然不太容易鋪展；一旦獲得自由，許多的聖堂便建立起來，禮儀也立刻顯出了它的富麗堂皇。

教友為建築聖堂，很自然地由眼前的建築物取得靈感。並不是由偶像的廟宇，因那不是民眾聚會的場所，而是偶像供奉的地方。羅馬人為開會，例如為法院開庭審判，曾建築了「大殿」(Basilica)³，是長方形的大廳，常常被支撐屋頂的兩行柱子分為三部分，後面是半圓形的奧殿，官長的座位便設在那裡。這種大廳對教會的敬禮很合適；直到今日，建築聖堂的圖案，還和這種大廳差不太多。教會大殿的牆

壁和鋪地屢次有鑲嵌細工，現在我們還可見若干遺跡。禮儀舉行時，神職班在奧殿內（A），奧殿前面有一石質平台——祭台（B），位於神職班與教友之間，是眾人注目的中心；在祭台前面的兩邊，有兩個小講台（C），附有上升的台階，五、六品在那裡誦念書信及福音；（D）則是支撐屋頂的兩行柱子。



就在這廣大的建築中，舉行大禮彌撒。彌撒常是教會敬禮的中心。從那時起，現在舉行彌撒的主要禮節便已成立；所不同的只是細節而已，如主教坐在祭台後面的寶座上舉祭，便走上祭台，面向教友祝聖聖體。

週年禮儀

週年禮儀也是從第四世紀開始組織的，為紀念救主生平事蹟的幾個瞻禮。最早的瞻禮是救主復活；在這瞻禮前有四十天的嚴齋做準備，同時也為給望教者預備領受聖洗。教會所表現的喜樂，從復活節一直延長到聖神降臨節，後者是紀念天主聖神降臨在宗徒身上的日期。

在第四世紀中葉，人們才開始慶祝聖誕節。耶穌誕生的正確日子既無法確定，就規定在十二月廿五日⁴慶祝這個瞻禮了。東方在一月六日慶祝基督的顯現和受洗，但不久十二月廿五日的瞻禮傳到了東方，一月六日的主顯節也在西方舉行了。其他瞻禮，如耶穌升天也開始舉行。在耶路撒冷，人們習慣在各個當地紀念救主在世最後幾天的事蹟：如建立聖體、苦難、埋葬；就這樣產生了聖週的禮儀，不久全教會都採用了。

聖人的敬禮

也在這時代，人們開始了對聖人的敬禮。先是敬禮殉道者，紀念他們逝世的日期，看作他們「誕生在天上」的日子；漸漸地也敬禮「證道者」，也稱「精修者」，

一切為信仰受過苦，修過英豪德行的人，苦行者或獻給天主的貞女。這些人立過高超的德表，難道不是教友當然的嚮導和代禱者嗎？

遺骸的敬禮

一有了殉道者，教友們便習慣敬謹收殮他們的遺骸。保存心愛人的紀念品，本是人心最自然不過的情感；但為教友還有另外一層理由：殉道者的遺骸，不是曾作過聖神的宮殿嗎？當他們受各種酷刑時，正是聖神在心內堅強支持他們。

教友們早就尋覓聖人的遺骸，當作庇護的保證。找不到他們的遺骸時，就分散接觸過他們身體的衣服或布帛。只要按聖業樂（*St. Jerome*，或譯熱羅尼莫）所說的那種精神去做，教會便認可這種民間的敬禮。聖人說：「我們並不崇拜殉道者的遺骸，更不崇拜日月或天神；我們尊敬他們，就是尊敬他們所作證的；我們尊敬僕人，尊敬便反映到他們的主人，這正是愛屋及烏啊！」

但為粗俗和知識水準不夠的人，這種熱心的方式屢次變為嚴重的弊端。例如無恥的販賣或自異教繼承的迷信；教會是常加以攻斥的。

隱修生活的起源和獨修士

最初三世紀的天主教，教友團體較小而且非常熱心；大家彼此都認識，常互相鼓勵；殉教的憧憬激發了他們的勇氣；這些都足以支持虔誠與熱心。

到了教友眾多的日子，進教不但毫無危險，反因天主教的勝利，成了更有光明的前途。因此教會的光明，反被沒有多大理想的望教人所掩蔽。然而在冷淡的羣眾之外，常有一些專心致志地習修成全德行的人。

在最初幾個世紀，有些教友矢志修成，人們稱他們為「苦行者」。他們放棄婚姻，度著淡泊的生活，躲避世俗的集會，而專心祈禱行善，但他們還留在世俗中。從第四世紀起情形便不同了。有些人拋棄一切，遠離世俗，為能嚴格地遵從耶穌的勸諭：這就是隱修生活的起源。

這樣隱修生活便在埃及開始了。一名埃及青年，名叫安當（Anthony），是一個受教育很少的鄉下人，但出身熱心教友家庭。他二十歲時，剛失了父母。有一次他進了聖堂，正在念福音的時候，恰巧是耶穌給富家少年說的那一段：「你若願意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分施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安當被這話感動了，回到家裡，立刻把田地都變賣了，把所得的錢分施給窮人，便去

隱居在曠野山洞中。他祈禱、勞作並讀聖經。魔鬼用盡各種方法誘惑他，他卻用愈來愈嚴厲的補贖反擊魔鬼。

他的名聲很快就傳了開來；在他周圍的曠野裡，住滿了仿效他的人；他成了許多隱修士的神修指導人。再者他並非不關心教會的生活；在公元三一一年的教難中，他曾從曠野出來，去幫助那些被罰在礦坑工作的教友。以後為恢復他的隱修生活，他進入了更深的曠野；他在那裡又隱居了四十年，直到公元三五六年，高壽一百零五歲時逝世。

安當的表樣具有感染性；聖達修所寫的《聖安當行實》，感動了許多讀者；不少有輝煌前途的青年，一讀《聖安當行實》，便拋棄一切，退居到曠野裡去。

這些隱修士每人住在自己的斗室或在山坡所挖成的洞中。他們的生活並不是安居無事；為防衛自己不受世俗的誘惑，他們實行嚴齋，盡力制服仇敵、肉身與情欲，為能到達專心默觀天主的地步，並在現世就能預嘗天上的幸福。有一個訪客請一位隱士珍惜自己的身體，那隱士回答說：「它殺害我，我也殺害它。」那時為祈禱刻苦，尚無一定的規則；每人按照他為自己神修的進步，認為有益的去做了；因此常行驚人的大齋、熬夜和出奇的苦工。

聖巴各莫與聖西略

以上所述的隱修生活，並不是沒有危險；隱修士很容易墮入有害的自欺幻想中，有些人甚至想打破一切刻苦的紀錄；故在他們瘋狂的刻苦中，可能滲入自愛的成分。

這種無限制的慷慨漸漸地有了組織，而修會有規律的生活也逐漸興起。一名埃及獨修者聖巴各莫（St. Pacomius）想把隱修士集合在一座隱修院，受一位長上的管理，可能更為有益；而且服從比刻苦更是成德的試金石。這樣，隱修士的生活便由嚴密的規矩固定了：定時祈禱，定時讀書，定時勞作。許多男女隱修院便按照這種規矩創立了起來。

不久在整個東方，到處有獨修或度團體生活的隱修士。教友們去拜訪他們，很羨慕他們的生活。這時期的許多名人，往往騰出一段時期來，去同他們過隱修的生活，如：聖西略（St. Basil，或譯巴西略）、金口聖若望（St. John Chrysostom）、聖業樂和聖瑪定等。

聖西略對兩種隱修生活，都非常熟悉，而他對獨修生活，興趣較少，對團體隱修卻大感興趣。他為團體隱修的修士，曾編著了一本規矩，包括有節制的刻苦，用手與用腦的工作調和，祈禱以及絕對服從長上等。聖西略的這本規矩，看來非常完

善，致使以後東方的一切修會都奉為圭臬，就如日後西方的修會都以聖本篤（St. Benedict）的為模範一樣。

修道制度發源於東方，不過正式的修會形式卻在第四世紀末與第五世紀初才形成。聖瑪定在法國，聖奧斯定（St. Augustine）在非洲，才是主要的發起人。

從那時期以來，團體生活成了修會生活的正常方式，隱修生活反成了教會中例外的聖召。

在教會史上，隱修院也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從那裡培植了大批的主教，在蠻族入侵時，成了教會和社會的保護人。就是他們，在最惡劣的風暴中，用他們的學校，和他們抄寫者的工作場所，保全了古文化的寶藏。

肆 教會對社會的影響

上面我們已經見到，奉教的皇帝如何努力設法把基督的理想灌輸在法律中。不過，假如人心在福音的影響下不先變化，法律也只是具文而已。外教人是最重榮譽的，因此就不免要輕視弱小、窮人和奴隸。教友的謙遜打破了這些障礙。基督視作自己門徒標誌的互愛和寬仁，終於薰陶漸染，使古老社會的殘酷無情軟化了。

教友的仁愛

聖教初興時，教友對仁愛互助、接待旅客和救濟貧困，多麼不遺餘力地奉行，那是我們已經見到的了。《米蘭詔書》給了教會完全的自由以後，她的仁愛更積極地展開，已能公開地實行；於是成立了救助各種患難的機構，以後逐漸發展，不停地創建收容朝聖者、旅客和貧窮人的招待所，以及醫院、殘廢院、孤兒院、養老院等；這永遠是聖教的光榮。這些機構普遍都設在主教住宅的附近，以便管理，至於維持它們的經費，則有賴於教友們的慷慨解囊。

最卓著的例子，是凱撒勒雅的主教聖西略所建立的療養城，把一切仁愛的機構都聚集在一起：如什麼招待所、收容所、醫院以及為傳染病尤其麻瘋所建的隔離病房，製造食糧和衣服的作坊，乞丐也能在那裡學習手藝，以便能在社會上重新立足。

教會以及劍客的決鬥

聖教會在改良風俗上所擔任的角色最動人的例子，就是改革那養成羅馬人怠惰、嗜好血腥和荒淫的競技場與露天劇場上的遊戲。教會的首長對這道德的畸形偏差常表示抗議；但為改除民眾的嗜好，只靠抗議是無濟於事的。為達成改革的目的犧牲

了一位名叫德來瑪竹（Telemachus 或稱 Almachus）的修士。在公元四〇〇年左右，他從東方來到羅馬，跳入遊藝場，來到決鬥者的中間，把他們分開；他被憤怒的羣眾以石擊斃；但這卻促使皇帝禁止了劍客們的決鬥，只代之以野獸的比鬥以及賽車等遊戲；至公元六〇〇年左右，連這些遊戲也取消了。

教會與奴隸

古代最嚴重的問題，是奴隸制度，整個經濟制度都建立在它上面；面對這種制度，教會持什麼態度呢？

聖保祿以為奴隸制度實際已被廢除，因為他宣告這種制度與一切教友在基督內的結合是水火不相容的；「再沒有奴隸，也沒有自由人了，因為你們一總人在耶穌基督內，只成了一個。」唯一的真正奴隸，便是罪惡的奴隸，基督親自來解放了我們。奴隸一得了天主兒女的生命，便獲得了真自由；他固然該忠心事奉他的主人，但主人應待他如同兄弟一般。保祿致費肋孟（Philemen）的信很清楚地指出這些原則的應用：這個教友的一名奴隸逃跑了，到保祿處去避難；保祿歸化了他，給他付了洗，並把他送還給他的主人，要求主人接受他，不再看他是一個奴隸，而應待他如同一個親愛的弟兄，甚至如同保祿本人；他不願出命，只是請求費肋孟恢復他的自由。

教會對奴隸問題的態度，在保祿這封書信中早已明白表出。教會並不號召奴隸叛亂；她用出奇的明智，避免一切能擾亂社會安寧的事；她的行動純粹是精神和道德的；她的表樣足以證明：取消自由人與奴隸之間一切區別的社會才能夠存在。她招待、歸化、授洗許多來投奔她的奴隸；她給他們和給自由人一樣地施行聖事。降福他們的婚配，准他們埋葬在同樣的墓地。奴隸也能晉升司鐸，甚至有一個早期的奴隸——聖嘉禮一世曾登上了教宗的寶座。當主人和奴隸參加同一的祕蹟（彌撒）時，彼此也交換平安的親吻，一起走向聖體欄杆，主人再不能輕蔑地對待他的奴隸，該準備著聽主教的勸告，先使奴隸學會一種技藝，然後讓他們自由。

有些外教哲學家，論眾人的平等及輕視財富等，也有過美麗的思想，如：塞內加，但他對這問題寫了美麗的聲明後，並不想釋放一個奴隸，也避免邀請他們採用他的生活方式。他擁有廣大的財產，但他從未做過一點兒表示，為把自己從這無用的財富中解脫出來。反之，許多奉教的主人，不但給他們的奴隸自由，而且還用他們的財產贖回俘虜，修蓋醫院。人能見到羅馬貴婦們忘掉了自己的地位，拋棄了自己的財產，把她們的住宅改為修院，甘受貧窮，去作痛苦人的女僕。

教友仁愛的風範——聖婦美拉妮

聖婦美拉妮（St. Melany, 383~439）的故事，真是教友仁愛的一個美麗榜樣。她是皇室宗親好幾個爵位的繼承人，許多遺產集合在一起，領域綿亙義大利、非洲、西班牙、法國與大不列顛等地，真是一望無際。這位獨生女、豪富而美麗的女孩，只有一種理想，就是去追隨她祖母的芳蹤；原來她的祖母，在丈夫死後，捨棄鉅富而赴白冷，在獨居和基督的貧窮中生活著。然而美拉妮十四歲時，卻被迫嫁給她的表兄比尼亞奴（Pinianus）。新郎也是廣大產業的繼承人。她同意結婚時附有這樣的條件：在生下兩個孩子後，他們將如兄妹一般生活。兩個孩子幼年夭折，這對年輕的夫婦廉價變賣了他們那異常豪華的財產：大廈、田地、企業、藝術品、價值連城的珠寶等。無數的金圓堆積著，閃閃發光，使這對熱愛神貧的年輕夫婦有時也不免為之心動。但很快他們便把它分散了，如建立醫院、旅舍、孤兒院、修院，修蓋聖堂，贍養著大批的貧困者與逃難者，替無法償債的奴隸償債；八千奴隸給資嫁人的嫁人，釋放的釋放，在兩年中都辦完。他們既成了窮人，便在他們所創的修院中，分頭作了修士、修女，且甘心執賤役成為他人的奴僕。

伍 異端

像天主教那樣的酵母，不但深深地震撼了人靈，還要進而改造社會。如此動人而又如此充滿奧祕的宗教，必然地要喚起人努力更了解她；於是便興起了討論、爭辯。假如牧者們的權威不恆心不懈地保護傳統，就是經基督啟示而託給他們看守的真理，恐怕早被異端淹沒了。

你若詳細研究這些爭論的歷史，便會發現那是極為複雜的，往往給人的印象是：爭論是在討厭的煩瑣中兜圈子。有時在教義的爭論中，還攙雜著個人的野心與敵對；但多次情感的激動，是來自那時代的教友對保存真理的關心。經過了這些爭論和破裂，神學的基本問題得以深研細究，這樣逐漸制定了基督信條。

亞略異端

亞略異端 (Arianism) 可能是教會在她的歷史過程中所面臨最危險的異端，因為它動搖了信仰的根本。

這異端的創始人亞略 (Arius)，在公元三一三年，任亞歷山大某堂區的本堂。他已有相當年紀，品行端方，且有一副莊嚴的外表，聰明敏捷，能言善辯，具有吸

引人的各種優點，聽眾都趨之若鶩。此外他還富有野心，驕傲自負，而且固執己見。然而他所講的道理和教會的傳統信仰是不符合的。

他倡導的道理可撮要如下：天主是唯一的，祂是唯一不受生的，唯一永遠的，唯一真天主。降孕在耶穌基督內的聖言，是由聖父從無中造的。以前祂（聖言）並不存在，是由永遠的天主自由創造的。聖言創造了世界；天主預先見到他將來的功勞，就收他為義子。所以他不是和聖父平等的，也非和聖父有同一的性體。

結論是相當嚴重的。假如基督不是真天主，而只是一個受造物，無論他怎麼偉大，整個天主教便要坍塌了。因為既無天主降生，基督的救贖也沒有無限的價值了。

埃及的主教們在亞歷山大集會責斥了這種學說；但它卻到埃及以外去傳布。不只是主教和神學家們，整個東方興起了熱烈的爭辯，因為亞略有本領使民眾對他的事件發生興趣。他把他的學說譜入歌曲中，這樣使水手、旅客、商人，在甲板上、路上，反覆歌唱，至於家喻戶曉。在戲院中觀眾也彼此爭論著神學，在公共場所人們也交換著意見，而外教人更以那些能削弱教會的爭論為笑柄。

尼西亞大公會議

君士坦丁剛統一了整個帝國，發現整個東方已被這些爭論所分裂。他雖不是神

學家，但首先關心和平與統一的維持，對教友中的分裂深感痛心；何況他以為那只是文字上的爭論。但他的宗教顧問更了解爭論的重要性，於是向他建議開大公會議，以便徹底審查爭論。

很久以來早有教務會議的存在，那就是地方主教集合在一起，商討教義與紀律方面的重要問題；但在最初三個世紀的過程中，教難時刻威脅著，根本不可能集合整個天主教世界的主教開會。君士坦丁於是興奮地接受了召開大公會議的意見。他親自寫信邀請各位主教，並把驛站的車輛交給他們任意支配。

大公會議於公元三二五年，在小亞細亞的尼西亞城（Nicaea）揭幕；與會的主教達三百一十八位之多。他們中有些在大教難中，為信仰受過刑，人們驚訝地瞻仰他們的傷痕。有些主教來自帝國以外的地域，例如波斯、亞美尼亞和哥德人的地方。教宗聖思維一世（St. Sylvester I）因年事已高，未能前來，乃派兩位代表出席。

亞略雖盡力施展他的辯才，但終屬徒勞，因為那些學說顯然與天主教的教義相抵觸，所以終於被摒棄。為確定教會的道理，大會的教長編輯了一篇〈信經〉，就是直到現在主日彌撒中所常誦念的〈信經〉，清楚地確定了關於耶穌基督的信條：「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子。祂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祂是出自天主的天主……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大會神學家

中最特出的一位，是亞歷山大的青年六品，名叫達修。

三百十八位在場的主教，只有兩位拒絕在信仰宣言上簽字；君士坦丁便把他們倆和亞略一起放逐。

尼西亞大會議後的亞略異端

亞略異端雖如此莊嚴地被絕罰了，但並未完全連根拔除。在尼西亞宣言上簽字的主教中，許多人只是為了不願公開表示反對多數人的意見，暗中卻還是亞略的信徒；他們設法規避大會議的定義，把希臘精神的機智，都用在這事件上；他們無理取鬧，強辯，開小組會議，編造模稜兩可的信仰條文。他們欺騙了皇帝君士坦丁。亞略雖未放棄他的謬說，卻從放逐地被召回。已決定了要給他恢復教籍，不料在指定日的前夕他忽然死去；大家都認為是天主的顯罰。事件的經過是這樣：他正在驕傲地穿過君士坦丁堡街道，咀嚼著他勝利的滋味，忽覺不適；於是急忙退入附近一盥漱室，當人去看時，發現他橫臥在地上，腹部迸裂，五臟流出而死。

君士坦丁的繼位者，康士丹二世與瓦倫斯（Valens），都是亞略學派，他們極力擁護這個異端。他們把忠於〈尼西亞信經〉的主教放逐，以亞略派的主教替代他們。他們還擅自召開會議，親任主席，強令與會的主教們接受信仰條文。於是異端更加

猖獗，蔓延日廣，甚至使聖業樂慨嘆說：「整個世界在嗟嘆，在驚奇到處都是亞略異端派！」

但亞略異端的歷史證明了一件事實，那也是每一個異端都發生過的：就是人一拋棄正統信仰的約束，就必跌入無數的波動與變化中；亞略異端又分裂成若干派別彼此攻擊。但正統的勝利，當特別歸功於大博學聖師們，如聖達修、聖怡樂與聖西略等，當狄奧多修大帝毅然自任為尼亞西亞信仰的保護者時，異端人失去了政治力量的支持，過去把教會鬧得天翻地覆的亞略異端，便在帝國境內消失了。不過它已傳入了許多日耳曼民族中，在那裡還要繼續存在兩個世紀⁶。

聶斯托里派異端（即景教）

亞略異端被摒棄後，教友們才看清楚耶穌是真天主；但因為祂也是真人，生於瑪利亞，生活並死在巴勒斯坦，怎麼樣調和這兩件事實呢？正因這問題，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聶斯托里（Nestorius），約在第五世紀初葉，墮入了另一錯誤中，他想解決這問題，宣稱基督不只有兩性（天主性和人性），而且還有兩位。照這樣說，天主降生便成了兩個有行為者的合作了。由此引伸，那麼瑪利亞便不能稱為「天主之母」，而只是「耶穌之母」，那就是說，她只是那個名叫耶穌之人的母親。

聖母的敬禮，在那時雖沒有像以後那樣廣泛，但已習慣稱聖母為「天主之母」，那是教友對聖母的孝心所珍視的。所以教友對這有傷聖母特恩的謬說羣起抗議。大神學家——聖啟祿（St. Cyril，或譯濟利祿）——亞歷山大城的主教，便掀起了反對聶斯托里的論戰。在厄弗所地方召開了一次大公會議，聖啟祿受教宗委任，領導這會議，絕罰了聶斯托里，並斷定耶穌基督雖有兩性，但只有一位，那就是天主第二位。因此瑪利亞既是這一「位」的母親，而這「位」乃是天主，所以她應得「天主之母」的尊號。羣眾深幸大公會議的決議，是傳統信仰和天主之母的勝利，為表示他們的喜樂，在教宗代表和主教們散會出來時，就拿著火把遊行表示慶祝。

有關基督性體的神學工作，延續了下去，並藉批駁第五世紀一個新謬說的機會，加以補充；新謬說的創始人是叫歐迪克（Eutyches）的一名修士，他主張在耶穌基督內只有一性，因為耶穌的人性被天主性吸收了。這個名叫「一性論」（Monophysism）的謬說，被四五一年的加采東（Chalcedon）大公會議絕罰了。大公會議決定基督是真天主也是真人。

我們可以說：從此有關天主聖三和耶穌基督的道理已穩定了。聖教會並沒有什麼革新，只是迫於需要，把自古以來的信仰，用確切而清楚的方式予以說明而已；在這信條以外只是旁門左道的異端。

白拉奇主義（或稱否認原罪論或自救論）

有關天主聖三與天主聖子降生奧蹟的大異端，都產生在東方。它們引起了形而上學的問題，在希臘的微妙精神裡兜圈子。西方拉丁地方的精神，更重於心理的分析，故特別產生有關：人、自由、聖寵等異端。

異端中最嚴重的一個是白拉奇主義（Pelagianism）。白拉奇（Pelagius）生於大列顛，年輕時便來羅馬。他有卓越的才能和嚴肅的道德。他的目的是攻擊那些掛名教友的鬆懈，隨人溜地進教，而留滯在半個教友的狀態中。他在講道中勸人，脫離財富，敦促人實行福音的貧窮與貞潔，為修務德行他強調意志的力量。

在天主教的救靈道理中，有一個重要而艱難的問題，那就是天主的聖寵和自由的關係；這個問題同原罪的問題是分不開的。天主教常常相信原祖父母犯過罪，並把這個罪流傳給了整個人類；就是為洗去這個原罪，教會自始便給小孩兒付洗。原罪的一個結果是人本性的軟弱，而為救靈魂需要天主的幫助。

白拉奇的錯誤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首先他主張原祖父母的罪不會流傳到後代子孫身上；他說我們生下來是無罪的。但我們的本性是不是衰弱了呢？白拉奇回答說：「沒有，我們的本性是完美無缺的；既然我們的自由意志完美無疵，我們只憑自己

就能守好一切的誠命，因而救得靈魂。」

試想在這樣的學說中救贖還有什麼意思？假如沒有原罪，我們便不需要救世主，聖洗也不是絕對必要的了。假如我們能憑自己的力量救靈，祈禱還有什麼用呢？這種學說在某些方面看來，天主教的氣氛太少了；然而它既要求人以個人最大的努力趨赴聖德，便顯得有個偉大的外貌，而白拉奇本人又度著一個可作表率的生活，因此有許多人擁護他。

白拉奇異端的主要反對者是聖奧斯定。奧斯定起初放任青年的情欲，自回頭，他便感覺到聖寵的需要。白拉奇的學說在四一六年迦太基會議中被公然棄絕，四三一年的厄弗所大公會議又把他和聶斯托里一併予以絕罰。

對某些人來說，大公會議的定義似乎太細密微妙而無關緊要；其實那正是實際的問題，是天主教的基礎，是福音與宗徒書信啟示給我們的愛的奧蹟。那些神學的條文所宣布的，是一個生活在第一世紀，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生活，也是天主的生活；藉這個人——耶穌——真人的口，天主說了「我」；在這人身，本身無限而永遠的天主，有了成為人的經驗；藉著這個「人」我們獲得了救援，在祂以外沒有救援。自從對亞略異端、聶斯托里異端和白拉奇異端三次絕罰以後，降生和救贖的信條清楚地確定了，總沒有再發生變化。我們會驚訝：這些異端可慶幸的意外效

果，它促使教會在享受自由之初，便使這些基本信條大放光明。

摩尼異端

摩尼異端 (Manichaeism) 嚴格地說不是天主教教義的異端，而更是一個擷取若干天主教因素的新宗教。

摩尼 (Mani, 約215~275) 生於波斯，他有廣大的旅行經驗，到過印度、土耳其、中國、西藏，到處聆聽名人的宗教教訓。他由此草成了一種教義，把佛教、天主教、諾斯底主義等最不同的因素混合在一起，他教義的基礎是建築在波斯古老宗教的二元論上，以便解釋善惡的起源。摩尼主張有兩個永遠為敵的神：善神是光明，惡神是黑暗。在人心中也找到這種對立：光明的因素（靈性）和黑暗的因素（肉體）混合在一起。

按照摩尼派的原則，肉體是完全惡的，因此傳生肉體生命的婚姻同樣是惡的；他們誇稱一種極端嚴厲的道德，但既然大多數人無法做到，就只有向一個卓絕的階級「純潔者」要求了，至於普通的信徒則在品行方面可以完全自由。

摩尼曾給他的教會一種堅強的組織，第四世紀時已流傳很廣，從中國一直到摩洛哥。但因它的不道德和反社會的影響，到處被政府追擊；最後摩尼終於在他的發

祥地波斯被國王判罪，被活剝皮而死。同樣的，羅馬帝國的皇帝也不容它存在，所以從未流傳很廣；只在第四世紀時有過不少的信徒。聖奧斯定年輕時曾被這學說迷惑，同他們廝混了九年之久；但以後無論在言語和著作中，他都成了他們最可怕的勁敵。第五世紀時摩尼異端在帝國已幾乎絕跡；但如隱藏的病菌一樣，到中古世紀又死灰復燃。

陸 教父

教會的信仰，雖經各種異端衝擊，而仍能保持她的純潔和詳明正確，大部分當歸功於一羣德學兼優的卓越人物；他們大多數是主教、演講家、神學家；他們被敬謹保存下來的著作，培養了後世的教義和熱心。多數被稱為「教會聖師」⁹，統稱為「教父」。他們偉大的風采照耀著這一時代；其中大多數我們在這一章內已經提到，然而簡短地追敘一下這些光耀當代的偉大人物，想來也合宜。

聖達修

聖達修 (St. Athanasius, 296-373) 的歷史和反亞略異端的論戰簡直成了一體。就是他，一位亞歷山大的小小六品，早已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中，因他的神學知識嶄露

頭角了。他透闢非凡的智慧，為駁倒一切詭辯運用適宜，外加一個堅強的意志。

三年以後，他被任命為亞歷山大城的主教，那時他只有三十三歲，在任四十五年。在這漫長的主教任期中，他常顯出屹立不搖的正派和不可制服的性格。他不停地告發那些有損於〈尼西亞信經〉的任何學說；他以同樣的毅力，抗議皇帝對教會事務的干涉。他因此受了一連四位皇帝的磨難，五次被放逐。第一次被放逐到萊茵河邊，他利用那個機會，使西方人士得以認識埃及曠野中隱修士的生活。另一次他在埃及曠野中隱藏了六年，逃過了兵士的追逐搜索；但即使在隱居的時候，他仍繼續領導著他的教會。經過如許的鬥爭與痛苦以後，終於在三五六年回到了亞歷山大城，平安度過了他的晚年。他的年事雖老，但精神不衰，對各地來請教他的人，答覆一切問題，鼓勵、堅強並指導他們。他死後全體教友都向他敬禮，他是最初非致命的主教中榮受公共敬禮者之一。

達修是講究工作第一的人，他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仍撰寫了許多著作；筆戰的著作、教義與倫理的著作不必說，還有最通俗的一本《聖安當行實》，這對隱修生活的推行，貢獻了不小的助力。

一切的著作，都寫得質樸而清晰。在亞略派引起的混亂爭論中，達修能直攻要害，他為證明耶穌是天主，不用高深的理論，只在各種方式下重複幾個簡單的論證，

即能動人心弦。譬如：基督來拯救我們，使我們能分享天主的生命。假如他自己不是真天主，怎麼能把天主的生命通傳給我們呢？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為使人成為天主：這都是蘊藏在新經內的真理，也是教友生活的依據。

卡帕多西亞的教父

在小亞細亞中部的卡帕多細亞（Cappadocia），產生了三位第一流的主教，他們組成了一個小團體，人們每稱之為「卡帕多細亞的教父」，那就是聖西略、他的弟弟聖國瑞·尼沙（St. Gregory of Nyssa，或譯尼沙的聖額我略）和他們的朋友聖國瑞·納祥（St. Gregory of Nazianzus，或譯納齊盎的聖額我略）。他們都出身教友家庭，在雅典受過卓越的文學陶冶，茹連叛徒就是他們在那裡的同學；他們的文學著作證明了他們對古典文學的修養，可躋身於希臘最佳的作家之林。

聖西略（St. Basil, 329-379）是一位隱修士，一位勇敢不怕權勢的主教，一位大作家和教會聖師，因此被同時代的人稱為大西略。

聖西略從雅典學成歸國後，便決心做隱士，但在實現這計畫前，他先去拜訪了埃及、敘利亞以及巴勒斯坦最有名的獨修者。他創立了一座隱修院，很快地便有許多人前來請他收為門徒；因著他的經驗，聖西略為他們編了一本非常明智的規矩，

上文已有提及，茲不贅述。

但從三六〇年，西略從修院中被請出，為輔佐他出生地凱撒勒雅的主教，以後並繼承了他主教的職位。瓦倫斯皇帝強迫各地教友信從亞略異端，他便參加了反對亞略的論戰，省長代表瓦倫斯皇帝要求他在異端信條的宣言上簽字。

他那剛毅的態度，可在他的答詞中充分看出來。省長問：「你憑什麼拋棄皇帝的宗教？」

「皇帝和我同樣是天主的受造物，我不朝拜受造物。」

「什麼！你不怕我的權力嗎？你不怕刑罰嗎？」

「什麼刑罰？」

「財產沒收，人被放逐，還有拷打，甚至於死！」

「你用別的威嚇我吧！我沒有什麼可以沒收的，只有一件外衣和幾本書。至於放逐，我在這世界上本是一個外鄉人，到處是天主的旅客。談到拷打嗎？我的肉體如此脆弱，禁不起一擊就會完結。至於死，為我更求之不得，我為天主而生，為祂而工作，長久地嚮往著祂；死亡能提早使我接近祂。」

「從來沒有一個人，向我堂堂省長，說過這樣的話。」

「那顯然是你從來沒有跟一位主教打過交道；假如他有同樣當護衛的問題，他

也要以同樣的話回答你。談到天主的問題，除了天主，其他為我們便一文不值了！火、劍、猛獸、鐵爪，與其說使我們恐怖，還不如說使我們快樂。」

傳說瓦倫斯皇帝本人在主顯節日，曾經進入聖堂參加禮節，他被禮儀的莊嚴和主祭主教的道貌，感動得幾乎在去祭台前獻禮時昏厥；而他準備在放逐西略的判決書上簽名的筆，曾三次毀壞。反之，皇帝還給了西略一大塊地皮，幫助他建蓋一所大醫院。西略體質素弱，加以工作、操心與刻苦的侵蝕，漸感不支，終於在三七九年正月一日去世，享年四十九歲。適值仇教的皇帝剛死不久，這樣，基督的偉大戰士，正死在風暴停止的時候。

聖國瑞·納祥

聖國瑞·納祥天生是一個沉思的人，他最喜歡獨居靜修，所以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隱修士生活中度過的。但他拗不過朋友們一再的懇求，終於接受了主教的職位，第二次是在三八一年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職。他對主日聖經的講解十分美妙動人，吸引了大批的聽眾，並引領許多異端者回歸了正教。但他最有效的道理還是他的善表，因為他在虔敬熱心上超過了同時代的一切人；往往整夜祈禱。他對窮人的愛德也是超羣出眾的。但單單過了一年他便離開了那紛擾喧囂的京城，而退

居到本鄉去了。他覺得自己生來不是為做主教的；他那多慮善感的氣質，更喜歡撰寫各類的著述：詩歌、演講、書信，真是反映他善感和高尚心靈的真正傑作。

金口聖若望

金口聖若望因他那不可比擬的口才，被後世稱為「金口」。他身體矮小，體質孱弱，面龐瘦削而美麗，感情活潑。生於安提約基雅的富家，母親二十歲就開始守寡，她為孩子的教育，矢志不肯再嫁。若望在本城受了第一流老師的教育。他有最光明的前途，但自幼就聽到了天主的召叫；他同摯友聖西略一樣愛好隱居，因而退居山中，一連六年度著獨修的生活；但因節食過度，健康大壞。回到安提約基雅後，晉升了司鐸，不久便成了該城的大講師。他用有時排山倒海、有時溫和親切的非凡口才，征服了人心；連異教人和猶太人都爭先恐後地來聽他的道理。

講道的成功，引起了眾人的注意，他雖毫無野心，仍在公元三九七年被選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他在這喧囂的京城十年的主教生活，是最煩擾的，但也是一生中最豐饒的。依他看來，主教的地位只是使生活更聖化的一種鼓勵而已。因為主教更該用善表作福音的註腳，比用言語講解更有效果。這繁華京城的主教金口聖若望，在主教宅內排除一切奢侈的設備，繼續度著隱修士的淡泊生活，日間做愛德工作，

夜裡大部分時間用在研讀聖經上。他特別喜歡聖保祿，而他解釋保祿的書信又那麼好，致使有人說大宗徒保祿曾多次顯現出來，為他說明其中的含義。

他在京城講道如同在安提約基雅一樣，沒有一人解釋聖經能如他那樣好，並能從中擷取神益；他毫無困難地使聖經的教訓適合聽眾的情形和需要；他不僅說明教義，且能爽直地貼合在道德問題上。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清楚地認識那時代的社會情形。他不怕猛烈攻擊並毅然譴責教友們的惡習，甚至神職人員的陋習，並揭發富人之及當權者的罪行；他雖不能常做到使人懺悔改過，有時也引起怨聲，但他並不介意，因為他的任務無非是大聲疾呼，總不使真理退縮讓步而已。

人民對這位貧人之父，這位替他們在富人與當局之前說公道話的，很快地就使人感到興奮，但他的過分直爽也替他招來了不少的仇敵；朝中的敵人，甚至女皇本人、偽君子和被他揭穿陋習的神職人員都同他作對。一羣嫉妒的主教，召開了一個偽教務會議，把若望撤職，而皇帝更判他放逐異域。但因教民的抗議，終又恢復原職，金口聖若望勝利地回到君士坦丁堡。但他的仇敵陰謀百出，聖人第二次又被判放逐，皇帝也批准了，把他放逐到一個窮鄉僻壤，氣候惡劣，盜匪出沒的地方。雖然他的健康大受損傷，但並沒有使他一蹶不振；他還專心在那些地方宣傳福音，推動蠻族間的傳教事宜。

他距離君士坦丁堡那麼遠，受的苦又那麼多，只要他還活著，他的仇敵便不能高枕無憂；何況教宗始終不贊成對他的處罰。於是又來了一道命令，把他發配到更遠的高加索地方去。三個月之久在烈日與風雨下，衙役押著這位老人走著山路，終於筋疲力竭，死於途中。他臨死時還說著這麼一句話：「願天主在一切事上受讚美！」

聖怡樂

我們以上所敘述的教父，都是屬於希臘語的；下面便要介紹拉丁語的了。

拉丁教父中時間最早的是聖怡樂（St. Hilary, 315~367），他是高盧普瓦泰地方的主教，人們往往把他比作聖達修。因為他同聖達修一樣，一生的重要工作，是攻打亞略異端；他英勇地抵抗袒護異端的皇帝康士丹二世，為此被放逐至小亞細亞。怡樂利用這個機會研究了希臘教父們的神學，而撰寫了一本《論天主聖三》的巨著。他從流配返回以後，使用他的全部力量保衛真信仰，終能在臨死前把高盧從亞略異端解救出來。

聖安博

公元三七四年十一月的某日，北義大利的米蘭城騷動起來，本城主教（信從亞

略異端的)逝世了，正統派與亞略派正在為選舉繼承人互爭。兩派的代表聚集在大殿中爭論不休，很可能引起暴動；北義大利的長官安博親自去那裡彈壓。忽然在人叢中有一個孩子的聲音高喊說：「安博主教！」這位長官的廉潔正直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兩派立刻同意選他為主教，於是羣眾異口同聲地高呼：「安博主教！」

這次選舉似乎使人驚奇，因為聖安博 (St. Ambrose, 339~379) 雖生在教友家庭，三十四歲的他尚未領受聖洗。他試圖逃避，但在神職與教民一致的同意下，只得俯首順命。於是便領受了聖洗 (這在今日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數天後便被祝聖為主教；從此一直到死，二十四年之久，擔任了米蘭主教的職務。

這個職務相當困難，因為當時米蘭是皇帝們經常駐蹕之地，而他們又每每干涉教會的事務；事實上沒人比安博更能肩負這個責任了。他很自然地表現了羅馬良好長官的一切優點，他是一個實幹的人，一位卓越的領袖；但他更是一位有聖德的主教，是教民的慈父；他的門常為一切的人開著，窮苦人認識他無限的慷慨，常來圍著他，他甚至提議賣掉聖器為贖回被擄的人。

他在主教任內曾經是前後三位皇帝的顧問，在他們身上影響力很大，領導他們攻擊亞略異端和古老的外教主義，他從未使教會在政權面前低頭；相反地，他卻為教會爭回了以基督聖律的名義審判世間元首的權力。他曾說：「有關信仰的問題，

主教有權審判皇帝，皇帝不能審判主教。」我們已經看見他如何把這個原則運用到事實上，以致加給了有勢力的狄奧多修皇帝一個公開的補贖。

聖安博也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和多產的作家。他以誨人不倦的熱忱給教友講解聖經，奧斯定在留居米蘭期間，恆心聽這位主教的道理，他曾說：「他的話吸引著我。」而這話給奧斯定帶來了光明，幫助他從異端的黑暗中解脫出來。

為鼓舞教友們的熱心，安博很注意禮儀，並加以改良。特別是對禮儀的歌詠，他貢獻很多。主教和皇權衝突時，他同許多教友都被軍隊包圍在大殿中。為訓練這些無所事事的羣眾，安博想起了教他們更替著歌唱，像東方教會那樣，結果非常良好。他自己描寫說：「男人、女人、小孩、羣眾的聲音，一升一降，如海浪一般的洶湧澎湃，互相衝擊，然後緩緩低落下去，真是美妙至極！」他親自編了許多歌詠，至今司鐸們還在日課裡奉誦。兩隊更番輪唱的方式，很快便傳到了整個教會，至今還被採用。

聖業樂

在第四世紀的大教父中，只有聖業樂（St. Jerome, 340~420）不是主教，單是一位司鐸。他生於今日義大利與南斯拉夫交界處一個教友家庭。他和聖安博一樣，在

羅馬研究了雄辯術與法律，這是當時進身之階。這位青年潛心致力於修辭學、歷史和哲學。他也曾有過一段浪漫的時期，可是很快地便被成聖的真實願望所喚醒，動身往東方去了。剛抵達目的地就生了一場大病；那時他曾有一個「神見」，事後他自己敘述說，他發覺自己在天主的審判座前：「你是誰？」「我是教友。」「你說謊，你是西塞羅（Cicero）的門徒，不是基督的門徒；你的寶藏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西塞羅代表拉丁古典文學）聖業樂於是立誓放棄世俗的書籍，而專心研究聖經。他在敘利亞的曠野中隱修，為壓制他的情欲，曾做了令人吃驚的苦工，但同時他也攻讀了撰寫聖經的語言：希臘語、希伯來語和阿拉美語。

公元三八二年聖業樂已登鐸品，回到了羅馬。教宗聖達甦一世（St. Damasus I.）在位期間（366~384）很快地便看出了他的才學，任他為祕書；不久又命他釐訂聖經的古拉丁譯本。但這些文學工作，還不能占據他的全部活力。他給一些熱心婦女講授他的神修理想，一些出身顯貴的羅馬婦女做了他的門徒。寡婦小姐們都聚在瑪則拉（Marcella）家受他的栽培（瑪則拉是一名富家寡婦，度著貧窮、祈禱、行善工和研讀聖經的生活）。他教她們希伯來語，給她們解釋聖經，並引導她們的神修生活。但業樂對這些熱心婦女的影響，引起了猜疑與惡意的批評。老實說，業樂並不是性情和易的人，立刻反駁並攻擊那些偽隱修士及世俗化神職人員的譏言。

他的保護人教宗聖達甦一世死後，聖業樂本來可能被選為教宗，但他在神職人員中仇敵太多，未能當選。他重赴東方，定居在白冷，靠近基督誕生的山洞，那些熱心婦女也跟蹤而至。他就在那裡度過了牠一生最後的三十四年，他的時間都用在祈禱、補贖、學術工作，引導附近修院的修女，以及廣泛的通訊上。四面八方都有人來請教他，因他對聖經的一切問題，有不可思議的知識。

聖經的拉丁譯本是聖業樂最重要的著作，那就是眾所周知的「通俗本」(Vulgate)。這個譯本是拉丁禮教會的法定本。業樂在獨居的學術工作中，給予教會的貢獻極大¹⁰。

在希臘羅馬世界快要結束的時候，教父們把古代文化中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吸收同化了¹¹。教父中最偉大的一位，便是現在我們要介紹的聖奧斯定，他對這項工作比任何人都做得好。

柒 聖奧斯定

在非洲的少年時代

非洲的陽光可能助長了奧斯定 (St. Augustine, 354~430) 天賦的激烈、熱情和傾向極端的氣質。公元三五四年生於現今阿爾及利亞 (Algeria) 東部的達加斯特

(Thagaste) 小城；他的父親是外教人，母親曼尼 (Monica，或譯莫尼加) 是教友，奧斯定從小就被登錄在望教友的人數中。

本城的學校給奧斯定的印象很壞；原來他不喜歡讀書，故常被殘忍地責打；但他早熟的悟性震驚了一切的人。起初送他到鄰城，以後到省城迦太基，以繼續他的學業。在這繁華享樂的城市中，他一住三年，真可說是放浪形骸。以後他將說：「當時我愛談愛。」他真是盡情去愛；但他得不到幸福，他覺得他是為更高的愛而造的。他試向友誼中平服自己的心；這樣他便和未來的達加斯特主教亞里比伍 (Alypius) 以及其他青年訂了交，他至死作了他們的忠實朋友。念了一部西塞羅頌揚哲學的著作，使他有了愛智慧的靈感，和一個對真理不知饜足的欲望。他以為能在摩尼學說中找到這個真理；他也在聖經中去找，但他不能深入研究，聖經為他便顯得不可究詰而文筆乏味。

回本城後，始任文法教員。染上了摩尼異端的他，便傳布著這個學說。他的母親深痛他的墮落，便不停地為她的兒子祈禱。一天她去向一位主教求救，在主教前她忽然號啕大哭起來。主教勸解她說：「放心吧！妳為他流了這麼多眼淚的兒子絕不至喪亡。」

奧斯定在達加斯特居留不久，他決定回到迦太基去開一所學校。但這城的學生

非常調皮，連最好的教師也得不到什麼好成績。我們的青年教師失望了，他重新陷入不安的心境中，他愈推究摩尼學說愈理會他的論證脆弱。

在義大利回頭

公元三八三年，奧斯定決定離開迦太基，為能在羅馬找到一個更能表現他才能的地方，及一些更馴良受教的學生。事實上他只有失望，那些學生不給老師束脩，加上居處的惡劣，他便病倒了；那時候他不想請求領洗，變成了懷疑論者。他病癒後正在頹敗無聊的時候，有人請他去帝國的第二都會米蘭教授雄辯學，他的前途才有了保障。

奧斯定於三八四年到達米蘭，那時他正三十歲。他一到那裡就去拜訪主教，那時的主教是名聞全國的聖安博。奧斯定被主教父親般的接待征服了，開始去聽他給民眾講聖經。他對主教的口才很感興趣，對他所講解的聖經尤其欣賞。那些從前顯得毫無趣味的聖經，經聖安博一講，顯得光明耀眼了。從那時起，奧斯定對情欲的奴役愈來愈難忍受。他已看見真理，不過他說：「情欲好似老朋友拉住我的肉軀，咕噥著說：怎麼！你想拋棄我們麼？你若拋棄了我們，某某事情便再也摸不著了啊！」這時他母親已來到米蘭，曼尼不停的勸告，和朋友們的交談以及閱讀聖經，

漸漸地使他動搖，天主的聖寵也加緊工作。一個朋友來告訴他，兩名在朝供職的青年忽然棄絕紅塵皈依天主了。於是奧斯定對自己說：「他們所做的，為什麼我不能做？」他心中亂極了，於是進入花園去哭個痛快。忽然從鄰居傳來一個孩子的聲音：「拿起來，念吧！」奧斯定以為是上天來的吩咐。他手中有保祿的書信，就展開來讀，正好遇著這麼一段：「不可狂妄豪飲，不可淫亂放蕩，不可爭鬥嫉妒；但該穿上主耶穌基督，而不應只掛念肉身的事，為滿足私欲。」（羅十三13）從此他心內便獲得了光明和平安；他已成了基督徒，甚至已開始走上聖德的道路。

經過了幾個月的退省靜思後，奧斯定終於在公元三八七年領受了洗禮；他想回非洲本鄉，度一個祈禱、工作的生活。

懺悔錄

這個靈魂追求光明的整套故事，我們能知道得那麼詳細，是因為聖奧斯定在那最動人的《懺悔錄》（*Confessions*）中敘述了自己¹²；在這本書中可看到本人歷史的若干事件。奧斯定在那本書裡把自己完全暴露了出來，廣潤而透關的理智，對人的深刻了解，天才作家……尤其是一顆具有無比熱烈愛情的心。中古時代的藝術家畫奧斯定像時，常加上一顆燃燒的心，這個象徵實在是性格的特別標誌。這顆不安

的心在天主內一找到了能滿足他的唯一對象，天主便成了他生活的中心，他把全部心願和整個兒熱情都集中於祂了，並在祂內愛一切的人。奧斯定在《懺悔錄》中講論他自己，他的過失，和他的不幸，並不是要鋪陳自己，而是要用一個具體的例子，顯示天主的全能與聖寵的效果；是天主在他身上做了一切，感謝並不停地稱頌祂真是理當的。很多次他中斷了他的敘述，以便發抒他愛慕讚頌的呼聲。

奧斯定主教

奧斯定回到本鄉，就變賣了他的產業，把賣價調濟了窮人，然後和幾位朋友度著貧窮、祈禱和讀書的生活。但他那絕頂的聰明和捨己為人的心，不能長久地沒沒無聞。在一次去希波（Hippo，即今阿爾及利亞境內的安納巴 Annaba）的旅行中，他正在聖堂裡祈禱，民眾忽然高呼，要求主教祝聖他為司鐸；他雖然流淚婉拒，終於俯順輿情晉登了鐸品。主教教他作輔理，主教逝世後，奧斯定於三九六年繼承了希波主教。他任主教直至逝世，共三十五年之久。

那時一座小城的主教有什麼事可做呢？第一是講道，在三十五年中，奧斯定幾乎每日講道，有時早晚兩次，雖然他的肺部不是很強健，這種工作使他很辛苦。但從來沒人像他的道理那樣深刻，那樣扼要，同時又那麼生動，那麼容易使民眾了解。

再說那時的主教還該是他教民的法官，他整個上午，有時整天得開庭審理糾紛。此外還得管理教會的財產，看護貧病，巡視堂區，同政府官員商議要公，參加非洲會議，同異端人反覆辯論。

這些繁重的工作為身體不很強健的奧斯定已足夠了嗎？絕不，一股對天主對人靈永無厭足的愛火，鼓舞著他虛弱的身體。盡主教的重重職務時，還要抽暇撰寫偉大著作。把他的工作推廣到整個教會，一直到現在還繼續供給教友們真理的光明。

他還有一個廣大的通訊網，整個公教世界都有信寄給他；從羅馬、義大利、高盧、西班牙、白冷等地；從未曾謀面的朋友，從高官大吏，以及普通的隱修士，都有信來向他請教各種問題，他的回信多次是一篇真正的論文。

其次牧童還該保護他的羊羣，以防殘酷的豺狼和危害教友信德的異端人，那就是摩尼黨人。奧斯定對他們的奸計，認識得相當清楚，因為他曾有九年之久被這謬說所束縛。多那特（Donatus）的黨徒¹³在非洲建立了一個裂教教會；還有白拉奇派，他們主張人靠自己可獲得救援；奧斯定已充分地體驗過，人無天主的幫助是如何的軟弱無能，因此他比任何人更有資格駁斥這個驕傲的學說，比任何人更會發揮聖保祿這句話：「你所有的哪一樣不是領受的？」

他強調我們的一切善工，連信德在內，只能靠天主的相幫才能存在；所以他贏

得了「聖寵聖師」的榮銜。

天主之城

《天主之城》(The City of God) 和《懺悔錄》都是聖奧斯定的不朽之作，是最膾炙人口又最有影響力的著作。

這部著作，一如奧斯定的其他著作，是由環境的要求而產生的。公元四一〇年，一個使眾人驚駭不止的新聞傳到了非洲：那被人慣稱「永城」的羅馬，被日耳曼蠻族侵占而搶掠了。當時的人見到羅馬的勢力屈服於蠻族，都驚呆了。外教人乘機控告教友說：在敬禮神祇的時代，羅馬多麼昌盛，現在基督徒的天主為什麼不知保護羅馬呢？假如帝國滅亡，不也是文化的末日嗎？

奧斯定是生活在那時代的人，他分沾著眾人的憂慮和悲傷。他決心答覆外教人的控告，而堅固教友的信德；但他的天才使他的視線高出在個別的境遇之上，而包羅了整個世界的命運。《懺悔錄》是敘述天主在一個靈魂上的工程，而《天主之城》則說明天主對整個人類的計畫。歷史是一部悲劇，那裡對立著兩座城：一是天主的城，就是各時各地天主僕人的團體，只在天堂上方能完全實現，現世的聖教會是一個預像和準備；另一是地上的城，是天主一切仇敵的團體。現世這兩座城常混在一

塊兒，不能分開；歷史要逐漸把被選者和被罰者分開，並把天主的城建造起來。帝國能消滅，人類的文化也能消失，但聖教會常在。在這偉大的結構中，奧斯定面對著使人心煩擾的一切問題，並增加了許多獨創而高深的觀點。

逝世

奧斯定寫《天主之城》時，差不多用了十五年的工夫。他完成這部偉大著作後不多幾年，便眼看著帝國在蠻族的打擊下滅亡了。汪達爾（Vandals）族人蹂躪了高盧和西班牙之後，越過直布羅陀海峽，橫掃北非，到處殺人放火，便在希波城前紮了營。在這被包圍的城內，難民充塞，七十六歲的老主教支持著他們的勇氣。在包圍的第四個月，主教忽患惡性瘡疾，他懂得死期已近；在他斗室的牆上，他教人釘上用大字寫的悔罪聖詠，為能常在眼前，並熱切地念著，懇求天主寬恕他的罪過。他在痛苦的病床上，還有人把病人及附魔者送來，請他救助他們。他於四三〇年八月廿八日逝世。

精神不死

在他最後的謙遜祈禱中，這位非洲小城的老主教，想得到他的思想要照耀後代，

他的天才要影響大劫後的世界，他的聖德要成為千秋的芳表嗎？

奧斯定在各方面都可說是基督思想的巨人。他被時間催促，被環境窘迫，並在需要的壓榨下寫作。但在漫長的歲月中，他觸及了困擾人心的各種問題，而且在他所討論的各種不同問題上，都有很深刻的看法。奧斯定是最尊重傳統的人物；他尊重教會為真理的保母，但他把傳授給他的那些教訓加以咀嚼和更深的研究，使它們確定清晰。在他身上總結了古代天主教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我們找到了最豐富最正確的說法。中古時代神學也由他開始展開，中古時代所有的大神學家都承認自己是奧斯定的門徒。作為中古天主教社會秩序之基礎的一切觀念，在《天主之城》中都有了胚胎。聖奧斯定真是光前啟後的功臣。

結論

當聖奧斯定逝世時，聖教會已誕生四個世紀。聖神降臨日在耶路撒冷發芽的小種子，已長成偌大的樹，樹枝蓋滿了已開化的整個西方，又延伸到近東的若干部分，已抵抗了許多風暴。天主教誕生不久，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這個教會是否同其他古代宗教只限於一國呢？還是萬國普遍的宗教？按當時一般人的思想：天主教既從猶太團體的內部誕生，最早的信徒也是猶太人，聖神降臨日伯鐸付洗的數千人，都

是來自各地的猶太僑民，而新宗教開始傳布也是在這猶太團體中。那麼為進天主教，是否也需要先成為猶太人，遵守梅瑟給猶太人的法律呢？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天主教就算自認只是一個猶太教的宗派，總不會普及全球了。耶路撒冷會議時，宗徒們因著聖神的光照，把問題徹底解決，把教會的門為一切民族敞開了，並大膽地和猶太教分離。

從此聖教會利用羅馬和平給她的方便，在羅馬帝國內的各民族中，開始發展起來；但另一方面，卻碰到了羅馬政府的反對。在兩個多世紀中，皇帝們對基督徒常進行著一種殲滅戰。可是如同迎著風頭的大樹，根子扎得更深，更能抵抗暴風雨的勢力，教會從考驗中出來，也顯得更堅強了；羅馬帝國終於承認了失敗。藉著米蘭詔書，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從此每個人可自由敬拜他所崇奉的神。

自從信仰自由實行以後，羅馬帝國內的人成羣地進入了教會，到第四世紀末葉，非天主教人士已退居少數。天主教反成了皇帝們所崇奉的宗教，和各行各省的宗教，而且還一直伸展到帝國的邊境。

但天主教既成了西方最強大之帝國的宗教，而該國人民都以為他們的祖國是萬世不拔的，那麼天主教也和這帝國在一起嗎？天主教的文化將成為羅馬的文化嗎？請看陰雲已在天邊堆起，預兆著新的風暴，帝國的邊境已在蠻族的壓迫下衝破。

帝國是否要被蠻族消滅？天主教是否也要在同一的劫數中消滅？這是第五世紀初葉的教友所面臨的問題。

聖奧斯定的天才已料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天主教並未和任何文化結合在一起。羅馬帝國也沒有不滅亡的保證。耶穌只給建立在「磐石」上的唯一教會許諾說：「地獄的門必不能戰勝她。」在羅馬帝國陷沒的廢墟中，教會毅然放棄了那失效無用的一切，而採取了那些值得保存的；她大膽地轉向野蠻民族，耐心地教育他們……在黑暗時代的深坑中，她使一種新的文化興起；這將是她在漫長的中世紀中的工作。

註釋

1 這裡的「第四世紀」是廣義的；歷史既不能忽然截斷，我們所敘的事情，也有已超過公元四百年者，如聖奧斯定逝世於四三〇年，而厄弗所大公會議則舉行於四三一年，均劃歸第四世紀。

2 英文 Pagan（外教人），來自拉丁詞 Paganus，本是鄉下人的意思。因為當時在城市內的人，大多數已經奉教，在鄉村裡則大多數仍然是外教人。

3 現在「大殿」是一個榮譽的名號，某著名的聖堂，能由教宗賜以大殿的稱呼。大殿分甲級和乙級。甲級大殿事實上只有羅馬的救世主大殿、聖母大殿、聖伯鐸大殿、聖保祿大殿，是為得「聖年大赦」所該朝謁的四座大殿。別的都是乙級大殿，例如我國上海附近的佘山聖母大殿，是在一九四七年敕封的，也是東亞的第一座大殿。

4 聖經上常用的比喻，是把默西亞比作「光照一總來到這世界人的光」，或「正義的太陽」、「真理的太陽」。可能因這熟悉的比喻，把救主的誕辰，和冬至太陽的誕辰，放在同一天了。為教會最重要的，不是慶祝的日子，而是慶祝的事實——贖世主的誕生。十二月二十五日，外教人慶祝一個普及民間的節日，叫做「常勝太陽」節；在同一日建立一個教友瞻禮，是跟外教敬禮競爭，為能有一天可以取而代之。為取消外教敬禮，利用天主教的節日去代替的例子，並不只是這一個。同樣地不止一次，在廟宇的舊基上蓋起聖堂，或用建廟宇的材料建造聖堂；同樣教會也吸收外教的成分，加上完全不同的意義，而成了天主教的敬禮。

5 這裡有一個微妙的著名例子：尼西亞大公會議斷定聖子和聖父「同體」，用的希臘語是 *Homousios* 一字，亞略派人給它加上一個字母，成了 *Homoiousios*，意謂「相似一體」。這種竄改，外表上是極微小的，實際上關係太大了；第一個字含蓄地肯定了基督的天主性，第二個字，單單相似，根本不包括基督的天主性。

6 另一種謬說——亞略異端的產兒，發生於三六〇年左右，由君士坦丁堡主教馬才道尼（Macedonius）所傳布。如同亞略稱基督是高等的受造物，同樣，馬才道尼稱聖神是高等的受造物。後者被三八一年的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所絕罰，並且乘此機會，在（尼西亞信經）加上了肯定聖神天主性的字句：「我信聖神，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祂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受光榮。」

7 聶斯托里被絕罰後，他的學說仍有人擁護。他在波斯創立了一座神學院。從那裡聶斯托里異端將要傳到阿拉伯、印度、中國（即唐朝的景教）以及蒙古。大部分在印度和近東的聶斯托里派，存在到十六世紀的，都回到了天主教的懷抱；其餘的到一八九七年，或加入基督教，或加入俄國正教。目下殘留在印度和近東的該派信徒最多不會超過十萬。

8 不幸在這次絕罰後，埃及的主教們並未服從，不久他們便在埃及建立了「一性論的裂教會」。一性論異端又從那兒傳到了衣索比亞。目下在印度和近東仍有一小部分一性論的信徒，在埃及比在衣索比亞更多。而且在衣索比亞，一性論教會是國教。

9 「教父」與「教會聖師」並不是同義詞。就廣義說：第八世紀以前所有的教會作家統稱教父。並非一切教父都是聖師。只有幾位學問卓越，嚴格正統，而又聖德出眾的，才被教會加以聖師之名。各時代都有聖師，是教會自己鑑定的。現今只有教宗或大公會議有權授與聖師的榮銜。

10 古經大部分是用希伯來文寫的，新經則是用希臘文。有關新經及古經的聖詠、聖業樂改訂了古拉丁譯本。以後他把古經的大部分，由希伯來文直接譯成拉丁文。這全部譯文組成了通俗本。內行的人一致認為是一部傑作；不過各部分並非有同樣的價值。十六世紀的特利騰大公會議才宣告通俗本為聖經的法定本。這並不是說通俗本是完美的譯本，但大體上那足夠達到信的標準，特別是在有關信仰與倫理的事上無誤，所以在訓誨和講道時可放心採用它。這絕非禁止人去研究希伯來文與希臘文的原文，也不阻止人從原文翻譯成現代言語。

11 我們不能把第四、第五世紀的教會作家一一列舉；為使人對這時代豐富的教會文學有一個概念，再舉出幾位如下：用希臘文者有凱撒勒的安瑟伯（Eusebius of Caesarea, 265 ~ 340）。他是一位傾向亞略異端的主教，但更是一位博學的作家，也是《聖教歷史》的作者；這本書替我們保存了初世紀教會的許多寶貴史料。耶路撒冷的聖啟祿（St. Cyril of Jerusalem, 313 ~ 386）：亞歷山大的聖啟祿。用拉丁文者有教宗聖達斐一世（在位期間 366 ~ 384）；詩人普當斯（Prudence）是幾首讚美歌的作者，司鐸們在日課經中還常誦念；諾拉的聖博嵐（St. Paulinus of Nola, 353 ~ 441）；賽味爾（Sulpicius Severus, 360 ~ 425）。他是歷史學家，著有《聖瑪定傳》。用敘利亞文者有聖義範（St. Ephraem, 306 ~ 378）。

12 聖奧斯定的這部傑作——《懺悔錄》，已由耶穌會士吳應楓神父譯成中文，在上海土山

灣出版，台灣版由光啟文化事業發行，出版以來很受教內、外人士的歡迎。

多那特的裂教，是第四世紀初戴克里先大教難後在非洲創立的。藉口若干主教在教難的過程中顯得不夠堅強，已不能有效地行聖事，多那特就主張這些人因此當摒之於教會之外。這裂教擾亂非洲教會達一世紀之久。

從教義觀點來看，多那特主義有兩種錯誤：一、公開的罪人，特別是瀆職的主教和司鐸，已不屬於教會。二、在真實的教會以外一切的聖事都是無效的。多那特派人自視為基督獨一無二的真教會。

公元四一一年在迦太基召開了一次教務會議，多那特派與正統派相持不下。計有二百八十六位非洲正統主教，反對二百七十九位多那特派主教。這就是說，幾乎在非洲的每一城內，有一位正統的主教和一位多那特派主教。在會議中賴著奧斯定的口才與聖經知識，使多那特派人羞愧無地。政府用嚴厲的手段對待他們，返回聖教的亡羊一天比一天多，異端終於漸漸消滅了。

和多那特派的激烈辯論，產生了良好的結果，正式聲明了：一、罪過即使是大罪，並不使人因此脫離教會。二、行聖事者的有罪無罪，不影響他所行聖事的有效或無效。

人名中文索引

二畫

- 力康 St. Polycarp 140-141,170,172,175,187
卜郎娣納 Blandina 142-144

三畫

- 才林 St. Marcellinus 184

四畫

- 丹尼斯 St. Denys 153
巴各莫 St. Pacomius 211
巴斯噶 Pascal 155
巴爾耶穌 Bar-Jesus 85

五畫

- 比尼亞奴 Pinianus 216
比拉多 Pilate 49
比約尼伍 Pionius 151-152
加萊 Galerius 183-184
加瑪里耳 Gamaliel 24,78,96
尼祿 Nero 100,102-105,115,119,132,135,145
弗呂孟斯 Frumence 204

- 本篤 St. Benedict 212
瓦倫斯 Valens 220,229-230
瓦勒利安 Valerian 153-154
甘達刻 Kandake 67
白拉奇 Pelagius 223-224, 242

六畫

- 多那特 Donatus 242,251
多默 St. Thomas the Apostle 105-106
安東尼·皮亞士 Antoninus Pius 119
安納 St. Ann 181
安博 St. Ambrose 199,233-235,239
安瑟伯 Eusebius 190,250
安當 St. Anthony 209-210
安德 Andrew 105-106
次雅格 St. James the Less 72,87,112
色爾爵·保祿 Sergius Paulus 85,132
西略 St. Basil 211,213,221,228-231
西塞羅 Cicero 236,238

七畫

- 伯鐸（也稱西滿伯鐸）St. Peter 39-40,45-46,50,52-55,58-60,
65-72,74,80-81,87-89,98-99,101-102,104-107,112-115,169,
171,176,192,246,248

- 克勉（亞歷山大） St. Clement of Alexandria 164,176-177
 克勉一世 St. Clement I 114,169-170
 利辛尼 Licinius 186,192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114,185-186,190-196,
 218,220
 弟督 Titus 110-111
 李奧尼得 Leonides 177
 沙波一世 Sapor I 203
 沙波二世 Sapor II 203
 狄約尼 Dionysius 93
 狄奧多修 Theodosius 182,191,198-200,221,235

八畫

- 亞巴郎 Abraham 34,70,109,160
 亞里比伍 Alypius 238
 亞納 Annas 60,109
 亞略 Arius 217-220
 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124
 宜仁（西米烏） St. Irenaeus of Sirmium 156,187
 宜仁（里昂） St. Irenaeus of Lyon 114,170,175-176,187,189
 岳厄爾 Joel 52
 怡樂 St. Hilary 202,221,233
 拉匝祿 Lazarus 46,160
 拉克坦斯 Lactantius 190

- 法彬 St. Fabian 150
秉天 St. Pontian 149
芬莉 Felicitas 146-148,156,187
采琪 St. Cecilia 187
金口聖若望 St. John Chrysostom 211,231-232
阿加波 Agabus 95
阿卡地 Arcadius 200
阿耳斐 Alphaeus 112
阿桂拉 Aquila 84,94
阿納尼雅 Hananiah 58
阿納尼雅（大馬士革）Ananias 76

九畫

- 保丹 Pothinus 142,175
保祿 St. Paul 39,55-56,64,74,76-102,105-107,112-115,119,
127,128,130,132,168,171,176,181,188,192,194,214-215,232,
240,242,248
哈德良 Hadrian 119
威巴先 Vespasian 110
思天 St. Sebaestian 184
思維一世 St. Sylvester I 219
思道二世 St. Sixtus II 153
洪諾利 Honorius 200
科爾乃略 Cornelius 68-69

- 美拉妮 St. Melany 216
若望 St. John the Apostle 39-40,50,59-60,66,71,106,108,
111-112,140,169,175,189
洗者聖若翰 St. John the Baptist 65,70
茂利斯 St. Maurice 133
茂德 St. Timothy 84-85,90,100-101,168
迪德 Titus 84-85,101,168

十畫

- 息拉 Silas 84,88,90-91
納博 Barnabas 58,64,74,80,85-87,89,100
納爵(安底約) St. Ignatius of Antioch 114,139-140,156,167,
170,172,189
般雀比拉多 Pilatus Pontius 24,34
茹連 Julian the Apostate 196-198,228
馬才道尼 Macedonius 249
馬西米 Maximinus 149
馬西翁 Marcion 174
馬克米安 Maximian 182,184
馬森斯 Maxentius 185,190
馬爾谷 St. Mark 39,71,84,100,107-108,131
高略 Cornelius 130,151
高邁 St. Cosmas 184

十一畫

- 啟廉 St. Cyprian 131,133,151,153,170,178-179
啟祿（亞歷山大） St. Cyril of Alexandria 222,250
啟祿（耶路撒冷） St. Cyril of Jerusalem 250
國瑞（啟發民智者） 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203
國瑞·尼沙 St. Gregory of Nyssa 228
國瑞·納祥 St. Gregory of Nazianzus 228,230
崩弟古 Ponticus 143-144
康士丹 Constantius 184-185
康士丹二世 Constantius II 195-196,220,233
掃祿（後改為「保祿」） Saul 64,75-78,85
梅瑟 Moses 37-38,52,59,61,63-64,76,79,85-89,108-109,246
荷馬 Homer 124
曼尼 St. Monica 238-239
術士西滿 Simon Magus 66

十二畫

- 博嵐（諾拉） St. Paulinus of Nola 250
提庇留 Tiberius 24
斐力斯 Felix 97
斐理 Philip the Deacon 62,65-67,106
斐斯托 Festus 97
普理尼 Pliny 136-137

- 普當斯 Prudence 250
普黎史拉 Priscilla 84,94
猶大 Juda 76
猶定 St. Justin 133,165,172
猶達 Jude 88
猶達斯 Judas 49
萊臥戛都 Revocatus 146,148
雅妮 St. Agnes 184
雅格 St. James the Greater 71-72,87-89,96,106,109,111-112
費肋孟 Philemon 214
雅敬 St. Joachim 181
黑落德·安提帕 Herod Antipas 70
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 Herod Agrippa I 70,72,105,111

十三畫

- 塔彼達 Tabitha 67
塞內加 Seneca 102,215
塞維盧 Septimus Severus 146,149
奧古斯都 Augustus 118,125,127
奧利振 Origen 150,157,170,176-178
奧里略 Marcus Aurelius 119
奧斯定 St. Augustine 212,224,226,235,237-247,251
業樂 St. Jerome 208,211,235-237,249
祿茂 St. Bartholomew 105

- 賈連 Gallienus 154
路加 St. Luke 39,56,84,97,100,107-108,113,132
道米先 Domitian 106,119,132
達味 David 52
達尼爾 Daniel 111
達勉 St. Damian 184
達修 St. Athanasius 204,210,220,221,226-227,233
達甦一世 St. Damasus I 236-237,250
達瑪黎 Damaris 93
義範 St. Ephraem 250

十四畫

- 嘉禮一世 St. Calixtus I 132,215
圖拉真 Trajan 119,136-139
瑪定 St. Martin 130,201-202,211,212,250
瑪則拉 Marcella 236
瑪竇 St. Matthew 39,105,107,108
碧岳十二世 Pius XII 114
福克都奧 St. Fructuosus 153
維篤一世 Victor I 189
蒙丹 Montanus 175,179
蓋法 Caiaphas 49,60
蓓蓓 St. Perpetua 146-149,187
赫肋納 St. Helena 193

十五畫

- 德來瑪竹 Telemachus 214
德宜（格林多）Dyonisius of Corinth 114
德宜（雅典）Dyonisius 132
德範 St. Stephen 62-65,70,73-75,79,112
摩尼 Mani 225
撒斐辣 Sapphira 58
撒督尼諾 Saturninus 146,148
撒督魯 Saturus 146-149
樂倫 St. Lawrence 153

十六畫

- 諾瓦西央 Novatianus 188

十七畫

- 戴西烏 Decius 149,152-153,178,188
戴伯德 Zebedee 111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154,181-185,250
戴都良 Tertullian 131,133,135,138,145,155,158,170,178-181
戴業勞 Daniel-Rops 26,27
璐琪 St. Lucy 184
賽公都 Secundus 146
賽味爾 Sulpicius Severus 250

十八畫

聶斯托里 Nestorius 221-222,224,249

廿畫

蘇格拉底 Socrates 172

人名英文索引

A

- Abraham 亞巴郎 34,70,109,160
Agabus 阿加波 95
Alexander the Great 亞歷山大大帝 124
Alphaeus 阿耳斐 112
Alypius 亞里比伍 238
Ananias 阿納尼雅（大馬士革） 76
Andrew 安德 105-106
Annas 亞納 60,109
Antoninus Pius 安東尼·皮亞士 119
Aquila 阿桂拉 84,94
Arcadius 阿卡地 200
Arius 亞略 217-220
Augustus 奧古斯都 118,125,127

B

- Bar-Jesus 巴爾耶穌 85
Barnabas 納博 58,64,74,80,85-87,89,100
Blandina 卜郎娣納 142-144

C

- Caiaphas 蓋法 49,60

- Cicero 西塞羅 236,238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 114,185-186,190-196,
218,220
Constantius 康士丹 184-185
Constantius II 康士丹二世 195-196,220,233
Cornelius 科爾乃略 68-69
Cornelius 高略 130,151

D

- Damaris 達瑪黎 93
Daniel 達尼爾 111
Daniel-Rops 戴業勞 26,27
David 達味 52
Decius 戴西烏 149,152-153,178,188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154,181-185,250
Dionysius 狄約尼 93
Domitian 道米先 106,119,132
Donatus 多那特 242,251
Dyonisius 德宜（雅典） 132
Dyonisius of Corinth 德宜（格林多） 114

E

- Eusebius 安瑟伯 190,250

F

Felicitas 芬莉 146-148,156,187

Felix 斐力斯 97

Festus 斐斯托 97

Frumence 弗呂孟斯 204

G

Galerius 加萊 183-184

Gallienus 賈連 154

Gamaliel 加瑪里耳 24,78,96

H

Hadrian 哈德良 119

Hananiah 阿納尼雅 58

Herod Agrippa I 黑落德·阿格黎帕一世 70,72,105,111

Herod Antipas 黑落德·安提帕 70

Homer 荷馬 124

Honorius 洪諾利 200

J

Joel 岳厄爾 52

Juda 猶大 76

Judas 猶達斯 49

Jude 猶達 88

Julian the Apostate 茹連 196-198,228

K

Kandake 甘達刻 67

L

Lactantius 拉克坦斯 190

Lazarus 拉匝祿 46,160

Leonides 李奧尼得 177

Licinius 利辛尼 186,192

M

Macedonius 馬才道尼 249

Mani 摩尼 225

Marcella 瑪則拉 236

Marcion 馬西翁 174

Marcus Aurelius 奧里略 119

Maxentius 馬森斯 185,190

Maximian 馬克米安 182,184

Maximinus 馬西米 149

Montanus 蒙丹 175,179

Moses 梅瑟 37-38,52,59,61,63-64,76,79,85-89,108-109,246

N

Nero 尼祿 100,102-105,115,119,132,135,145

Nestorius 聶斯托里 221-222,224,249

Novatianus 諾瓦西央 188

O

Origen 奧利振 150,157,170,176-178

P

Pascal 巴斯噶 155

Pelagius 白拉奇 223-224,242

Philemon 費肋孟 214

Philip the Deacon 斐理 62,65-67,106

Pilate 比拉多 49

Pilatus Pontius 般雀比拉多 24,34

Pinianus 比尼亞奴 216

Pionius 比約尼伍 151-152

Pius XII 碧岳十二世 114

Pliny 普理尼 136-137

Ponticus 崩弟古 143-144

Pothinus 保丹 142,175

Priscilla 普黎史拉 84,94

Prudence 普當斯 250

R

Revocatus 萊臥戛都 146,148

S

Sapor I 沙波一世 203

Sapor II 沙波二世 203

Sapphira 撒斐辣 58

Saturninus 撒督尼諾 146,148

Saturus 撒督魯 146-149

Saul 掃祿（後改為「保祿」） 64,75-78,85

Secundus 賽公都 146

Seneca 塞內加 102,215

Septimus Severus 塞維盧 146,149

Sergius Paulus 色爾爵·保祿 85,132

Silas 息拉 84,88,90-91

Simon Magus 術士西滿 66

Socrates 蘇格拉底 172

St. Agnes 雅妮 184

St. Ambrose 安博 199,233-235,239

St. Ann 安納 181

St. Anthony 安當 209-210

St. Athanasius 達修 204,210,220,221,226-227,233

St. Augustine 奧斯定 212,224,226,235,237-247,251

- St. Bartholomew 祿茂 105
- St. Basil 西略 211,213,221,228-231
- St. Benedict 本篤 212
- St. Calixtus I 嘉禮一世 132,215
- St. Cecilia 采琪 187
- St. Clement I 克勉一世 114,169-170
- St. Clement of Alexandria 克勉（亞歷山大） 164,176-177
- St. Cosmas 高邁 184
- St. Cyprian 啟廉 131,133,151,153,170,178-179
- St. Cyril of Alexandria 啟祿（亞歷山大） 222,250
- St. Cyril of Jerusalem 啟祿（耶路撒冷） 250
- St. Damasus I 達甦一世 236-237,250
- St. Damian 達勉 184
- St. Denys 丹尼斯 153
- St. Ephraem 義範 250
- St. Fabian 法彬 150
- St. Fructuosus 福克都奧 153
- St. Gregory of Nazianzus 國瑞·納祥 228,230
- St. Gregory of Nyssa 國瑞·尼沙 228
- 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國瑞（啟發民智者） 203
- St. Helena 赫肋納 193
- St. Hilary 怡樂 202,221,233
- St. Ignatius of Antioch 納爵（安底約） 114,139-140,156,
167-170,172,189

- St. Irenaeus of Lyon 宜仁（里昂） 114,170,175-176,187,
189
- St. Irenaeus of Sirmium 宜仁（西米烏） 156,187
- St. James the Greater 雅格 71-72,87-89,96,106,109,111-112
- St. James the Less 次雅格 72,87,112
- St. Jerome 業樂 208,211,235-237,249
- St. Joachim 雅敬 181
- St. John Chrysostom 金口聖若望 211,231-232
- St. John the Apostle 若望 39-40,50,59-60,66,71,106,108,
111-112,140,169,175,189
- St. John the Baptist 洗者聖若翰 65,70
- St. Justin 猶定 133,165,172
- St. Lawrence 樂倫 153
- St. Lucy 璐琪 184
- St. Luke 路加 39,56,84,97,100,107-108,113,132
- St. Marcellinus 才林 184
- St. Mark 馬爾谷 39,71,84,100,107-108,131
- St. Martin 瑪定 130,201-202,211,212,250
- St. Matthew 瑪竇 39,105,107,108
- St. Maurice 茂利斯 133
- St. Melany 美拉妮 216
- St. Monica 曼尼 238-239
- St. Pacomius 巴各莫 211
- St. Paul 保祿 39,55-56,64,74,76-102,105-107,112-115,119,

127,128,130,132,168,171,176,181,188,192,194,214-215,232,
240,242,248

St. Paulinus of Nola 博嵐（諾拉） 250

St. Perpetua 蓓蓓 146-149,187

St. Peter 伯鐸（也稱西滿伯鐸） 39-40,45-46,50,52-55,
58-60,65-72,74,80-81,87-89,98-99,101-102,104-107,112-115,
169,171,176,192,246,248

St. Polycarp 力康 140-141,170,172,175,187

St. Pontian 秉天 149

St. Sebaastian 思天 184

St. Sixtus II 思道二世 153

St. Stephen 德範 62-65,70,73-75,79,112

St. Sylvester I 思維一世 219

St. Thomas the Apostle 多默 105-106

St. Timothy 茂德 84-85,90,100-101,168

Sulpicius Severus 賽味爾 250

T

Tabitha 塔彼達 67

Telemachus 德來瑪竹 214

Tertullian 戴都良 131,133,135,138,145,155,158,170,178-181

Theodosius 狄奧多修 182,191,198-200,221,235

Tiberius 提庇留 24

Titus 弟督 110-111

Titus 迪德 84-85,101,168

Trajan 圖拉真 119,136-139

V

Valens 瓦倫斯 220,229-230

Valerian 瓦勒利安 153-154

Vespasian 威巴先 110

Victor I 維篤一世 189

Z

Zebedee 戴伯德 111

天主教史：卷一 / 穆啟蒙(Joseph Motte, S.J.)編著；侯景文，陳百希合譯。-- 六版。-- 臺北市：光啟文化，2015.2
冊： 公分
譯自：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I)
ISBN 978-957-546-797-5(卷 1：平裝)

1.天主教 2.歷史

246.2

103020207

天主教史 卷一

1964年11月初版

2015年2月六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 者：穆啟蒙(Joseph Motte, S.J.)
譯 者：侯景文、陳百希
執行編輯：江姿蓉
出 版 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 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A棟
電 話：(02) 2740 2022
傳 真：(02) 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戶名：光啟文化事業)
發 行 人：甘國棟
E - m a i l：kcg@kcg.org.tw
網 址：http://www.kcg.org.tw
承 印 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 話：(02) 2367 3627
定 價：320 元

光啟書號 209002a

ISBN 978-957-546-797-5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天主教史

/ 卷一 /



第五世紀時，天主教之所以被稱為羅馬公教，是因她的領袖——教宗——兼羅馬的主教，但她的發祥地卻是猶太的宗教聖地——耶路撒冷；當時巴勒斯坦已劃為羅馬帝國的行省。天主教的起源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絕非傳說的神話，無數的文獻和古物的證據，都能給我們確切地指明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及羅馬帝國的種種情形。

本書介紹第一至第五世紀基督宗教信仰的發展，包括耶穌基督的生平和初期教會、宗徒時期教會在羅馬帝國內的成長、羅馬皇帝一再企圖消滅教會的教難時期，以及第四世紀後整個羅馬帝國都皈依聖教，教會的發展和擴張。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SBN 978-957-546-797-5



9 789575 467975

光啓書號 209002a

定價32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